

三国志卷五十五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 徐潘丁传第十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也。初为州郡吏，有容貌计略，善于应对。从孙坚征伐，讨黄巾于宛、邓，破董卓于阳人，攻城野战，身被创夷。

坚薨，复随孙策在淮南，从攻庐江，拔之，还俱东渡。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转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骑五十匹。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余杭，普功为多。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后徙丹杨都尉，居石城。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穀诸贼，皆破之。策尝攻祁郎，大为所围，普与一骑共蔽扞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后拜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从讨刘勋于寻阳，进攻黄祖于沙羨，还镇石城。

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又从征江夏，还过豫章，别讨乐安。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袁，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县。

先出诸将，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性好施与，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领南郡太

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卒。权称尊号，追论普功，封子咨为亭侯。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孙坚举义兵，盖从之，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坚薨，盖随策及权。擐甲周旋，蹈刃屠城。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委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撻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盖亦嫌外懈怠，时有所省，各得两掾不奉法数事。乃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盖曰：“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杀之。县中震慄。后转春谷长，寻阳令。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

盖姿貌严毅，善于养众，每所征讨，士卒皆争为先。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拜武锋中郎将。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

门贼半人，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迄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加偏将军，病卒于官。

盖当官决断，事无留滞，国人思之。及权践阼，追论其功，赐子柄爵关内侯。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为别部司马。及孙策东渡，从讨三郡，迁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骑五十匹。从征刘勋，破黄祖，还讨鄱阳，领乐安长，山越畏服。后以中郎将与周瑜等拒破曹公，又与吕蒙袭取南郡，迁偏将军，领永昌太守。宜都之役，与陆逊、朱然等共攻蜀军于涿乡，大破之，徙威烈将军，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当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权善之。黄武二年，封石城侯，迁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之号。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讨丹杨贼，破之。会病卒，子综袭侯领兵。

其年，权征石阳，以综有忧，使守武昌，而综淫乱不轨。权虽以父故不问，综内怀惧，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魏以为将军，封广阳侯。数犯边境，杀害人民，权常切齿。东兴之役，综为前锋，军败身死，诸葛恪斩送其首，以白权庙。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人也。孙策之袭袁术，钦随从给事。及策东渡，拜别部司马，授兵。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会稽冶贼吕合、秦狼等为乱，钦将兵讨击，遂禽合、狼，五县平定，徙讨越中郎将，以经拘、昭阳为奉邑。贺齐讨黠贼，钦督万兵，与齐并力，黠贼平定。从征合

肥，魏将张辽袭权于津北，钦力战有功，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后召还都，拜(津)右护军，典领辞讼。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初，钦屯宣城，尝讨豫章贼。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权以钦在远不许，盛由是自嫌于钦。曹公出濡须，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盛常畏钦因事害已，而钦每称其善。盛既服德，论者美焉。

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领兵拒刘备有功，还赴南郡，与魏交战，临阵卒。壹无子，弟休领兵，后有罪失业。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与蒋钦随孙策为左右，服事恭敬，数战有功。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策深德之，补春穀长。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复补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

从讨黄祖有功。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荆州平定，将兵屯岑。曹公出濡须，泰复赴击，曹公退，留督濡须，拜平虏将军。时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伏也，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拜泰汉中太守，奋威

将军，封陵阳侯。黄武中卒。子邵以骑都尉领兵。曹仁出濡须，战有功，又从攻破曹休，进位裨将军，黄龙二年卒。弟承领兵袭侯。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孙策在寿春，武往修谒，时年十八，长七尺七寸，因从渡江征讨，有功，拜别部司马。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及权统事，转督五校。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尤为权所亲爱，数至其家。累有功劳，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权哀之，自临其葬。

子脩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抚循得意，不失一人。权奇之，拜为校尉。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脩都亭侯，为解烦督。黄龙元年卒。

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并侍东宫，皆共亲友，尚书暨艳亦与表善，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从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后，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若母不能，直当出别居耳。”表于大义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敌场，求用为将，领兵五百人。表欲得战士之力，倾意接待，士皆爱附，乐为用命。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继旧爵。表皆陈让，乞以传脩子延，权不许。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杨太

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事捷当出，会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败，遂降。陆逊拜表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北屯章阨。年三十四卒。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复为司马代敖。延弟永，将军，封侯，始施明感表，自变行为善，遂成健将，致位将军。

董袭字元世，会稽馀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策见而伟之，到署门下贼曹，时山阴宿贼黄龙罗、周勃聚党数千人，策自出讨，袭身斩罗、勃首，还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从策攻皖，又讨刘勋于寻阳，伐黄祖于江夏。

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众皆壮其言。

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凌统、步骧、蒋钦各别分讨。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旌旗，便散走，旬日尽平，拜威越校尉，迁偏将军。

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楫闾大纆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凌统

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明日大会，权举觞属袭曰：“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权改服临殡，供给甚厚。

甘宁字兴霸，巴群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毳带铃，民间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于是归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权遂西，果禽祖，尽获

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当口。

后随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后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雒两县。

后从攻皖，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拜折冲将军。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餼，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于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

宁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才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觐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

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赉礼礼蒙母，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毕，敕

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守。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跳出谏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属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宁死之日,纵至尊不问,汝是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泣泣歔歔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

宁卒,权痛惜之。子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

凌统字公绩,吴郡余杭人也。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守永平长,平治山越,奸猾敛手,迁破贼校尉。及权统军,从讨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

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权亦以操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后从击山贼,权破保屯先还,余麻屯万人,统与督张异等留攻围之,克日当攻。先期,统与督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因督祭酒,陵辄一坐,举罚不以其道。统疾其侮慢,面折不为用。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及当攻屯,统曰:“非死无以谢罪。”乃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披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还,自拘于军正。权壮其果毅,使得以功赎罪。

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权以统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遂攻曹仁,迁为校尉。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土之风。

又从破皖,拜荡寇中郎将,领沛相。与

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阳,从征合肥,为右部督。时权撤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拜偏将军,倍给本兵。时有荐同郡盛暹于权者,以为梗概大节有过于统,权曰:“且令如统足矣。”后召暹夜至,时统已卧,闻之,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善不害如此。

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过本县,步入寺门,见长吏怀三版,恭敬尽礼,亲旧故人,恩意益隆。事毕当出,会病卒,时年二十九。权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

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

徐盛字文向,琅邪莒人也。遭乱,客居吴,以勇气闻。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拒黄祖。祖子射,尝率数千人下攻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伤射吏士千余人。已乃开门出战,大破之。射遂绝迹不复为寇。权以为校尉,芜湖令。复讨临城南阿山贼有功,徙中郎将,督校兵。

曹公出濡须,从权御之。魏尝大出横江,盛与诸将俱赴讨。时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兵上突斫敌,敌披退走,有所伤杀,风止便

还 权大壮之。及权为魏称藩 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 贞有骄色 张昭既怒 而盛忿愤 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 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 而令吾君与贞盟 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 谓其旅曰：“江东将相如此 非久下人者也。”

后迁建武将军 封都亭侯 领庐江太守 赐临成县为奉邑。刘备次西陵 盛攻取诸屯 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 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 船人多丧 盛收余兵 与休夹江。休使兵将就船攻盛 盛以少御多 敌不能克 各引军退。迁安东将军 封芜湖侯。后魏文帝大出 有渡江之志 盛建计从建业筑围 作薄落 围上设假楼 江中浮船。诸将以为无益 盛不听 固立之。文帝到广陵 望围愕然 弥漫数百里 而江水盛长 便引军退。诸将乃伏。

黄武中卒。子楷 袭爵领兵。

潘璋字文珪 东郡发干人也。孙权为阳羨长 始往随权。性博荡嗜酒 居贫 好酤酤 债家至门 辄言后豪富相还。权奇爱之 因使召募 得百余人 遂以为将。讨山贼有功 署别部司马。后为吴大市刺奸 盗贼断绝 由是知名 迁豫章四安长。刘表在荆州 民数被寇 自璋在事 寇不入境。比县建昌起为贼乱 转领建昌 加武猛校尉 讨治恶民 旬月尽平 召合遗散 得八百人 将还建业。合肥之役 张辽奄至 诸将不备 陈武斗死 宋谦、徐盛皆披走 璋身次在后 便驰进 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 兵皆还战。权甚壮之 拜偏将军 遂领百校 屯半州。

权征关羽 璋与朱然断羽走道 到临沮 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 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 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 封溧阳侯。甘宁卒 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 璋与

陆逊并力拒之 璋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 所杀伤甚众 拜平北将军、襄阳太守。

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 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 渡百里洲上 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 未知所出 而魏兵日渡不绝。璋曰：“魏势始盛 江水又浅 未可与战。便将所领 到魏上流五十里 伐苇数百万束 缚作大筏 欲顺流放火 烧败浮桥。作筏适毕 伺水长当下 尚便引退。障下备陆口。权称尊号 拜右将军。

璋为人粗猛 禁令肃然 好立功业 所领兵马不过数千 而其所在常如万人 征伐止顿 便立军市 他军所无 皆仰取足。然性奢泰 末年弥甚 服物僭拟。吏兵富者 或杀取其财物 数不奉法。监司举奏 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嘉禾三年卒。子平 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 赐田宅 复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渊 庐江安丰人也。少以骁勇为小将 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 战斗常冠军。每斩将搴旗 身被创夷。稍迁偏将军。孙亮即位 为冠军将军 封都亭侯。

魏遣诸葛诞、胡遵等攻东兴 诸葛恪率军拒之。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 上岸必遁走。”奉独曰：“不然。彼动其境内 悉许、洛兵大举而来 必有成规 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 恃吾有以胜之。”及恪上岸 奉与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 俱从山西上。奉曰：“今诸军行迟 若敌据便地 则难与争锋矣。”乃辟诸军使下道 帅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 奉举帆二日至 遂据徐塘。天寒雪 敌诸将置酒高会 奉见其前部兵少 相谓曰：“取封侯爵赏 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著胄 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 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 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 魏军遂溃。迁灭寇将军 进封都乡侯。魏将文钦来降 以奉为虎威将军 从孙

峻至寿春迎之。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

太平二年,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来降,魏人围之。遣朱异、唐咨等往救,复使奉与黎斐解围。奉为先登,屯于黎浆,力战有功,拜左将军,孙休即位,与张布谋,欲诛孙琳,布曰:“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休召奉告曰:“琳秉国威,将行不轨,欲与将军诛之。”奉曰:“丞相兄弟友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下兵以诛之也。”休纳其计,因会请琳,奉与张布目左右斩之。迁大将军,加左右都护。永安三年,假节领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军还。

休薨,奉与丞相濮阳兴等从万彘之言,共迎立孙皓,迁右大司马、左军师。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征还。建衡元年,奉复帅众治徐塘,因攻晋穀阳,穀阳民知之,引去,奉无所获。皓怒,斩奉导军。三年卒。奉贵而有功,渐以骄矜,或有毁之者,皓追以前出军事,徙奉家于临川。奉弟封,官至后将军,先奉死。

评曰: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

【译文】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起初他任州郡的官吏,举止有度,很有谋略,善于应付酬对。他跟随孙坚出征,在宛城、邓县等地讨伐黄巾,在阳人击败董卓,攻打城邑,野外交战,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

孙坚去世后,他又追随孙策在淮南作

战,参加了攻打庐江的战斗,占领了庐江,返回后和孙策一起渡江到江东。孙策到横江、当利,打败张英、于麋等人,转而攻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等地,程普都有战功,兵员增加两千人,战马五十匹。孙策进军攻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余杭,程普的战功是很多的。孙策进入会稽,任命程普为吴郡都尉,治所在钱唐。后来改任丹杨都尉,住在石城。又去讨伐宣城、泾县、安吴、陵阳、春谷等地的各路强盗,把他们都打败了。孙策曾攻击祖郎,遭到祖郎的重重包围。程普和一名骑兵共同保护孙策。他驱马怒吼,用长矛刺强盗,强盗向两边分开,孙策趁势跟着程普突出重围。后来程普被任命为荡寇中郎将,兼任零陵太守,在寻阳参加了讨伐刘勋的战斗,在沙羨向黄祖发动了进攻,然后又返回镇守石城。

孙策去世后,他和张昭等人共同辅佐孙权,为此他奔波于三郡之间,平定讨伐那些不顺服的地方。还参加征伐江夏的战斗,回来时路过豫章,另外讨伐乐安。乐安平定之后,他接替太史慈守卫海昏,和周瑜分别担任左右督,在乌林打败曹操,又进攻南郡,赶跑曹仁。此后被任命为裨将军,兼任江夏太守,治所在沙羨,食邑是四个县。

最早崭露头角的各位将领中,程普的年龄最大,当时人们都称他“程公”。他的性情喜欢施与,热爱将士。周瑜去世后,他接替周瑜兼任南郡太守。孙权分割荆州给刘备,程普又回去统领江夏,升任荡寇将军,以后便去世了。孙权称帝后,追论程普的功劳,封他的儿子程咨为亭侯。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起初任郡吏,被推举为孝廉,调到三公的官府任职。孙坚发动组织义军时,黄盖就追随孙坚。孙坚往南击溃了山越,向北赶走了董卓,任命黄盖为别部司马。孙坚去世后,黄盖追随孙策和孙权,他身穿铠甲,出入沙场,亲

临险境，屠戮城邑。

凡山越不顺眼，有侵扰战乱的各县，总是任用黄盖为镇守的长官。石城县的官员，特别难以约束驾御，黄盖就安排了两个掾史，分管诸曹。他教训石城县的官员说：“县令品行不好，只依据武功任用官员，不把文官作为考虑的对象。如今贼寇没有平定，凡有军队的事务，一律写成文书交付两个掾史，他们将监督诸曹，纠正其中的错误。两个掾史署理的工作，凡有事报进来，就应当给予回复，如果有偷奸欺诈的行为，我根本不用鞭杖施刑。你们应当各自尽心工作，不要成为众人受处罚的开端。”起初大家都很害怕，早晚坚守职责。久而久之，官员们因为黄盖不查阅文书，渐渐地就有了说情请托的事。黄盖因为嫌弃外部工作懈怠，时常加以省察，每每得到两个掾史不按照制度查点文书的情况。于是他把所有的官员全部请来，赏赐他们酒食，利用这个机会把有关事务提出来诘问。两个掾史无话可答，都跪下叩头认罪。黄盖说：“先前我已经告戒，我根本不用鞭杖施刑，这不是欺骗你们。”说完就把他们两人杀了。县里的官员都被震惊了。后来黄盖转任春谷县长，寻阳县令。他总共镇守九个县，所在的县都很安定。他升任丹杨都尉，打击强暴，扶助贫弱，山越人非常顺服。

黄盖外表严肃刚毅，善于供养训练部队，每当出征讨伐，士兵都奋勇争先。汉建安年间，他跟随周瑜在赤壁抗拒曹操，向周瑜建议采用火攻，这件事情记载在周瑜的传记里。尔后他被任命为武锋中郎将。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谋反叛乱，攻掠占据城邑，孙权就任命黄盖兼任这个地区的太守。当时武陵郡的士兵只有五百人，黄盖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于是打开城门，乘强盗们有一半人进入城门时，才攻击他们，斩首几百个，其余的人都逃跑了，于是夺回了全部被占领的城邑。黄盖专打击谋

反的首恶，胁从者则予以赦免。自春天到夏天，他就把暴乱全部平定了，所有边远地区，如巴地、醴地、由地、诞等地的县令和其他官员都改变操守气节，奉守礼节请求召见，武陵郡境内终于安定下来。后来长沙益阳县被山越的强盗攻击，黄盖又予以平定惩治。他被加官偏将军，病死在任上。

黄盖处理公务很决断，没有拖延耽搁的事情，吴国人都很思念他。到孙权登上皇位时，追论他的功劳，赐他的儿子黄柄关内侯的爵位。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由于骑射精熟，有膂力，为孙坚所宠爱。他经常参加征伐，出入沙场，多次冒着危险和困难，陷入敌阵擒拿敌人，因而被任命为别部司马。到了孙策渡江东进时，他参加了讨伐三郡的战斗，升为先登校尉，并授予他兵员两千人，战马五十匹。他参加征讨刘勋，击溃黄祖的战斗，回来时又讨伐鄱阳，兼任乐安县令，山越人很敬服他。后来以中郎将的身分与周瑜等人抵抗并击败了曹操，还和吕蒙偷袭夺取了南郡，升为偏将军，兼任永昌太守。在宜都的战役中，他和陆逊、朱然等人在涿乡共同攻打蜀国军队，使蜀军大败，因而升为威烈将军，封为都亭侯。曹真攻打南郡，韩当负责守卫东南方向。他在外面担任将帅，能激励将士同心同德地固守阵地，又能尊敬上司，奉守法令，孙权很喜欢他。黄武二年，他被封为石城侯，升任昭武将军，兼任冠军太守，后来又增加都督的称号。他率领敢死兵和解烦兵一万人，讨伐丹杨的强盗，并击溃了他们。正在这时，他因病去世，他的儿子韩综继承侯爵，统领军队。

这一年，孙权征伐石阳，因为韩综有丧事，就让他留守武昌，而韩综却淫乱不堪，不走正道。孙权尽管看在他父亲的面上没有追问，韩综心里却害怕，他用车载着父亲

的灵柩,带领母亲、家属和部下男女几千人逃奔魏国。魏国任命他为将军,封为广阳侯。他多次来侵犯边境,杀害百姓,孙权恨得咬牙切齿。东兴的战役中,韩综任魏国前锋,军队惨败,他也身亡,诸葛恪斩下他的首级,送到孙权的宗庙里,祭告孙权的亡灵。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人。孙策袭击袁术时,蒋钦跟随服事。到孙策渡江东进后,任命他为别部司马,并授予他兵权。他和孙策往来奔波,平定了三郡,还参加了平定豫章的战斗。以后调去任葛阳尉,历任三个县的县长,讨伐平定了盗贼,因而升为西部都尉。会稽冶县的强盗吕合、秦狼等人制造骚乱,蒋钦率兵讨伐攻击他们,终于捉住了吕合、秦狼,使五个县得到平定,蒋钦也因而升为讨越中郎将,把经拘、昭阳作为食邑。贺齐讨伐黟县强盗,蒋钦督率万人的军队和贺齐协力作战,平定了黟县的强盗。蒋钦又参加征讨合肥的战斗。魏国将领张辽在津水北面袭击孙权,蒋钦努力奋战,立下功劳,升任荡寇将军,兼任濡须督。后来被召回京都,任右护军,主管诉讼工作。孙权曾经进入他家的室内,他的母亲使用着粗劣的帐子和浅青色的被子,他的妻妾都身穿布裙。孙权赞叹他身居高位却坚守节俭,马上命令御府给他母亲做锦绣的被子,改换帷帐,他的妻妾也全都换上锦绣的衣服。

起初,蒋钦屯守宣城,曾去讨伐豫章的强盗。芜湖县令徐盛收捕蒋钦留守的官员,呈表要求处以斩首,孙权因为蒋钦在远方作战,没有批准,徐盛由此自以为被蒋钦怨恨。曹操进军濡须,蒋钦和吕蒙掌握各军统一调度使用。徐盛时常害怕蒋钦借事故迫害自己,而蒋钦则屡屡称赞他的优点。徐盛终于佩服蒋钦的德行,议论的人也都赞扬蒋钦的为人。

孙权讨伐关羽,蒋钦督率水军进入沔水,回来时,他在半路上病死。孙权身穿丧服表示哀悼,并把芜湖百姓二百户、田地二百顷作为食邑,供养他的妻室儿女。他的儿子蒋壹封为宣城侯,统领军队抗拒刘备有功,回来后奔赴南郡,与魏国交战,却临阵去世。蒋壹没有儿子,他的弟弟蒋休统领军队,后来因为有罪而丢掉官职。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他与蒋钦跟着孙策为随从,服事孙策很恭敬,多次参加战斗,立下功劳。孙策进入会稽,让他署理别部司马,并授予他兵权。孙权喜欢他的为人,请求孙策把周泰赐给他。孙策讨伐六个县的山越强盗时,孙权驻守宣城,他用来保卫自己的士卒,不足一千人,而他的思想还那么大意,不去治理周围的军营,这时,山越的强盗几千人突然来了。孙权才刚刚来得及上马,强盗的刀刃已经在他四周同时出现,有的已经砍中他的马鞍,众人没有谁能从慌乱中定下神来。只有周泰奋力冲向前,献身保护孙权,胆气超人。周围的人在周泰的鼓舞下,都能投入战斗。强盗被打散以后,周泰身受十二处伤,很久才复原。那天如果没有周泰,孙权就很危险了。孙策深深地感谢他,让他补任春谷县长。后来他参加攻打皖县的战斗,和讨伐江夏的战斗,回来时路过豫章,又补任宜春县长,所在地方的赋税都归他享用。

他参加讨伐黄祖的战斗有功。后来他和周瑜、程普在赤壁抗拒曹操的入侵,在南郡攻击曹仁。荆州平定后,他率兵屯守岑地。曹操进犯濡须,周泰又前去迎击,曹操退兵后,他就留下督理濡须,被任命为平虏将军。当时朱然、徐盛等人都在他的率领下,对他都很不服气。孙权专门为此到濡须坞巡视。他利用这个机会召见各位将领,大设酒宴,尽情欢饮。孙权亲自到周泰面前劝酒,让周泰解开衣服,孙权用手指着

周泰身上的伤疤,询问这些伤疤的来历。周泰就回忆从前战斗的经历来回答。问完以后,孙权又让他穿好衣服。欢快的盛宴一直到了深夜。第二天,孙权派使者授予周泰御用的伞盖。这时徐盛等人才服气了。后来孙权击败关羽,打算进一步谋取蜀国,就任命周泰为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为陵阳侯。周泰在黄武年间去世。他的儿子周邵以骑都尉的身分统领军队。曹仁进犯濡须,周邵作战有功,还参加打败曹休的战斗,晋升为裨将军,黄龙二年去世。他的弟弟周承统领军队,并继承侯爵。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孙策在寿春时,陈武前去拜谒。这年他十八岁,身高七尺七寸。他随着渡过长江,因为征战有功,被任命为别部司马。孙策击溃刘勋,得到很多庐江人,他从中挑选精悍的组成部队,就任命陈武为大将。陈武率领这支部队所向无前。到孙权执政时,转任督五校。他为人仁厚,喜欢施舍,他的老乡以及远方客人有很多来投靠他。他尤其为孙权所喜爱,孙权曾多次到他家看望。因为他屡有功劳,官职升到偏将军。汉建安二十年,他参加攻击合肥的战斗,奋力拼命而战死。孙权为他感到悲哀,亲自莅临他的葬礼。

他的儿子陈■有他的风度,年龄十九岁,孙权召见并奖励他,任命他为别部司马,授予他五百人的军队。当时各支新兵组成的队伍叛逃的人很多,而陈■抚慰士兵卓有成效,他的队伍没有减少一个人。孙权认为他与众不同,又任命他为校尉。建安末年,追记功臣的后人,封陈■为都亭侯,并任命为解烦督。黄龙元年陈■去世。

他的弟弟陈表,字文奥,是陈武的庶子。陈表从小就有名气,和诸葛恪、顾谭、张休等人共同侍奉太子,互相之间关系都很密切。尚书暨艳也和陈表友善,后来暨艳犯了罪,当时的人们都只知保护自己,尽

管对暨艳深信不疑,言语上则很冷淡。陈表却不这样,士人因此都推崇他。从太子中庶子又被任命为翼正都尉。他的哥哥陈■死后,他的母亲不肯侍奉陈■的母亲,他就对母亲说:“哥哥不幸提前去世,我统理家务,应当侍奉嫡母。母亲如果能为我委屈自己,侍奉顺从嫡母的话,这当然是我最大的意愿;如果不行,只能搬出去分开住。”陈表在大义面前就是如此公正。由此他的两个母亲都很受感动,也领会他的心意,因而关系很融洽。陈表因为父亲是死在敌人阵地上的,就要求任用他做将官,孙权就让他统率五百人的队伍。陈表想得到战士们的效力,就竭尽心意地对待他们,战士们也都喜欢接近他,乐于为他拼命。当时有人盗窃宫廷物品,怀疑是无难士施明干的。施明一向强壮剽悍,逮捕以后使用最残酷的刑法拷问,他死也不开口,廷尉把情况呈报给孙权。孙权因为陈表有取得将士们拥戴的能力,就下令把施明交给陈表,让陈表用自己的办法弄清案情的真相。陈表就给施明去掉刑具,并让他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大摆酒宴款待他,在欢快的气氛中开导他。施明这才自首服罪,并把他的党徒全部开列出来。陈表把案情呈报孙权。孙权感到他的做法异乎寻常,因而想成全他的名声,特地为他赦免了施明,而把施明的党徒处以死刑。孙权又提升陈表为无难右部督,封为都亭侯,以继承陈■原有的爵位。陈表一概表示推让,要求把陈■的爵位传给陈■的儿子陈延,孙权不同意。嘉禾三年,诸葛恪兼任丹杨太守,讨伐平定了山越,孙权就任命陈表兼任新安都尉,与诸葛恪形成互援的形势。起初,陈表被赏赐免除徭役的人共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陈表查看了那些人,都可以充当好兵,就上书表示推让,要求把这些人交还官府,来补充精锐部队。孙权下诏书说:“已故的偏将军对国家有功,国家以此来报答他,

您怎么能推辞呢？”陈表就解释说：“要消灭国贼，为父报仇，就应把人作为根本。白白使这样强壮精悍的人作为奴仆使用，不是我的心愿。”他就把这些人挑选出来，以补充部队。他所在的地方官府把事情呈报上去，孙权十分赞赏陈表的做法。于是他向郡县下达命令，选择当地居民中身体比较差的人来补充陈表送到部队的那些人的位置。陈表任职三年，广泛开通来投降和投奔的门径，得到兵力一万多人。他的队伍组成后，将要出发，正碰上鄱阳百姓吴遽等人制造骚乱，攻陷城邑，鄱阳郡所属的县都被震动了。陈表马上越过边境前去讨伐，吴遽由于被击败，终于向官军投降。陆逊任命陈表为偏将军，进而封为都乡侯，在北部驻守章■。他三十四岁时去世。他家里的财产全部用来供养将士，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孩儿立在露天之下。太子孙登为他们建起住宅。他的儿子陈敖十七岁，被任命为别部司马，授予兵员四百人。陈敖去世后，陈■的儿子陈延又任别部司马接替陈敖。陈延的弟弟陈永是将军，封为侯爵。最初施明由于感谢陈表，自己改变行为做好事，终于成为健勇的将领，得到将军的官位。

董袭，字元代，会稽余姚人。身高八尺，武力过人。孙策进入会稽郡，董袭在高迁亭迎候。孙策见到他，感到他相貌奇伟，到了郡所便让他署理门下贼曹。当时山阴作恶多年的强盗黄龙罗、周勃聚集党徒几千人，孙策亲自出兵讨伐他们。董袭一人就砍下黄龙罗和周勃的脑袋，回来后被任命为别部司马，授予兵员几千人，又升任扬武都尉。他跟随孙策攻打皖县，还在寻阳讨伐刘勋，在江夏进击黄祖。

孙策去世后，孙权年轻，刚开始主事，太妃为他担忧，就召见张昭和董袭等人，问他们江东能否保守安定，董袭回答说：“江

东的地势有山川的险固，而讨逆将军的恩德深入百姓，讨虏将军继承基业，大小官员遵奉命令，张昭掌管所有的事务，我们这些人都是助手，这正是地利人和的时候，绝对没有必要担忧。”大家都认为他的话很有力量。

鄱阳的强盗彭虎等聚众几万人，董袭和凌统、步骧、蒋钦各自率兵讨伐他们。董袭所到之处，敌人总是被击溃，彭虎等人远远看见他的旗帜，就四散而逃，十天时间就平定了这些强盗。因而董袭被任命为威越校尉，又升为偏将军。

汉建安十三年，孙权讨伐黄祖。黄祖横置两条蒙冲把守沔口，又用棕榈编的粗绳捆绑石头作为船锚来固定船只，船上有一千人，用弩弓同时发射，飞箭如雨，军队无法前进。董袭和凌统都是前部先锋，各率领敢死兵一百人，每人披两层铠甲，乘舸船冲进敌人蒙冲之间。董袭亲自用刀砍断两条蒙冲的棕榈绳，使两条蒙冲在水中任意漂流，大军终于前进。黄祖马上打开城门逃跑，士兵们追上去杀了他。第二天大聚会，孙权举杯对董袭劝酒说：“今日的聚会，是祝贺砍断绳索的功劳。”

曹操进犯濡须，董袭跟随孙权前去迎战。孙权让董袭督率五条楼船驻守濡须口。夜里突然来了暴风雨，五条楼船翻在水中，手下的人四散而去，纷纷往舸船上跑，并要求董袭出来。董袭大怒说：“我接受将军的职守，就是在这里防备强盗，怎么能离开呢？谁敢再说这话就斩首！”于是大家谁也不敢再求他。当天夜里，楼船破了，董袭被淹死。孙权改换丧服亲临葬礼，为葬礼提供的物品十分丰厚。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他年轻时很有力气，喜欢交游行侠，招集聚合一群轻浮放荡的年轻人，他自任他们的首领。他们成群结队，在甘宁的带领下，携带弓弩，

头饰羽毛,手持铃铛。百姓听到铃声,就知道是甘宁。他们对相遇的人,以及所属城邑的地方官员,如果接待丰厚,就和他们结交,彼此取得欢心,如果接待不丰厚,就扔掉对方送的东西,抢夺对方的财物。在地方官员中,有人受他们的迫害,成了他们发财的财源,长达二十多年。后来他停止了这种行为,不再抢掠他人财物,读了一些诸子百家的书,就前去投靠刘表,因而住在南阳,却不被进用。后来他转而托身黄祖,黄祖又以普通人供养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归顺了吴国。周瑜、吕蒙都荐举他,孙权对他施以特殊的待遇,视他如同那些老臣。甘宁献计说:“如今汉朝的气数一天天衰微,曹操更加骄横,终有一天要篡夺帝位的。在他们南边荆州的土地,山势便利,江河畅通,实在是我国西部有利的形势。我已经观察刘表,他考虑问题既不长远,他儿子又不成才,不是能继承基业的人。您应当及早算计这块土地,不能落在曹操后面。图谋这块土地的计策,应当先去攻取黄祖。黄祖如今已经年老,昏愤至极,财物粮食都不足,手下的人欺骗他,一心贪图财货,侵夺下面将士的利益,将士心中怨恨,舟船和武器装备废弃不修整,农耕方面懈怠,军队没有严明的纪律。您如果前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一旦打败黄祖的军队,一鼓作气再向西进军,在西边占领楚关,我们的政治局势进一步发展,就可以逐渐地图谋巴郡、蜀郡了。”孙权很赞同他的意见。当时张昭在座,向他提出责难说:“吴国目前局势危急,如果军队武断出动,恐怕一定造成混乱。”甘宁对张昭说:“国家把萧何那样的重任交给您,您留守而担心混乱,怎么向古人学习的呢?”孙权举杯向甘宁劝酒说:“兴霸,今年出兵讨伐,就象这杯酒,决定权交给您啦。您只管努力计划谋略,使这次出兵一定要战胜黄祖,那么这就是您的

功劳,何必计较张长史的话呢?”甘宁于是西进,果然擒获黄祖,把他的部众也全部俘虏了。孙权就授予甘宁兵权,让他驻守当口。

后来甘宁跟随周瑜在乌林抗拒曹操。他们在南郡攻打曹仁,没有攻下来。甘宁提议先直接进军夺取夷陵。他率兵前往,马上得到那里的城邑,于是他就进城固守。当时他手下有几百名士兵,加上刚刚得到的兵员,仅仅满一千人。曹仁就派五六千人围攻甘宁。甘宁接连几天被攻击,敌人设立高高的楼台,用下雨一般的飞箭射往城里,士兵们都很害怕,只有甘宁谈笑自如。他派人把情况报告周瑜,周瑜采用吕蒙的计策,率领众位将领解除了敌人的围困。后来甘宁又跟随鲁肃镇守益阳,抗拒关羽。关羽号称有三万人,亲自挑选精兵五千人,在上游投下悬物堵塞河流,造成十几里浅滩,说是想趁夜间徒步过河。鲁肃和各位将领商议对策。甘宁当时只有三百名士兵,他却说:“可以再给我五百人,我前去对付他,保证关羽听到我咳嗽吐痰声,就不敢过河,过河就是我的俘虏。”鲁肃就挑选一千名士兵增加甘宁的力量,甘宁就连夜前往。关羽听到这个消息,就停止行动不再过河,而在岸上捆扎柴木作为军营,现在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关羽滩。孙权嘉奖甘宁的功劳,任命他为西陵太守,统领阳新、下雒两个县。

后来他参加攻打皖县的战斗,任升城督。甘宁手持练带,身攀城墙,为将士们先导,终于打败并俘获朱光。战斗结束后,评计功劳,吕蒙功劳最大,甘宁次之,因而被任命为折冲将军。后来曹操进犯濡须,甘宁任前部督,受命出兵砍杀敌人的前营。孙权特地赏赐他米酒和许多佳肴,甘宁却按量赐给手下的一百多人食用。吃完以后,甘宁先用银碗斟酒,自己喝下两碗,然后就斟给他手下的都督。都督跪伏地下,

不肯马上去接。甘宁拖过一把白削放在膝上,斥责他说:“您为吴主所知遇,能赶得上甘宁吗?甘宁尚且不怕死,您为什么却怕死呢?”都督见甘宁神色严厉,马上爬起来恭敬地接酒,然后又斟酒传给士兵,每人一银碗。到了二更时分,他们口中衔枚出发砍杀敌人。敌人被惊动了,终于退兵。甘宁由此更被重视,增加兵员两千人。

甘宁虽然粗犷凶猛,喜欢厮杀,但他的性情豪爽开朗,很有计谋。他轻视财物,尊重将士,能用优厚的待遇供养训练士兵,士兵也乐于为他拼命。汉建安二十年,他参加攻打合肥的战斗,正碰上瘟疫流行,军队都已经退出战斗,只有车下虎士一千多人,与吕蒙、蒋钦、凌统和甘宁合并一起,跟随孙权在逍遥津北面。张辽侦察得知,就率领步兵骑兵突然赶到。甘宁引弓射敌,和凌统等人拼死作战。战斗中,甘宁还厉声喝问鼓钲箫笛为什么不奏乐,雄壮的气魄非常坚定,孙权特别赞扬他的精神。

甘宁厨房里的小童曾经有过失,逃走投奔吕蒙。吕蒙怕甘宁杀了他,所以不马上送回去。后来甘宁带着礼物拜谒吕蒙的母亲,直到和母亲登堂以后,吕蒙才叫出厨房里的小童还给甘宁。甘宁答应吕蒙不杀小童。过了一会儿,他回到船上,却把小童捆在桑树上,亲自拉弓把小童射死。事情结束之后,他下令船上人再增加船的缆绳,然后脱下衣服躺在船里睡觉。吕蒙大怒,击鼓集合队伍,打算到船上攻击甘宁。甘宁听到动静,故意躺着不起来。吕蒙的母亲光着脚跑出来劝吕蒙说:“吴主对待你如同骨肉至亲,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你,你怎么能因为个人怨仇就想攻杀甘宁呢?甘宁死的时候,即使吴主不追问,你这样做臣子也不合法度。”吕蒙平时很孝顺,听了母亲的话,马上明白过来,心里的怨恨也消散了。他亲自来到甘宁的船上,笑着喊道:“兴霸!老母亲招待您吃饭,赶快上岸!”

甘宁流着眼泪哽咽道:“我辜负了您……”他和吕蒙一块儿回去拜见吕蒙的母亲,并在一起欢宴一整日。

甘宁去世后,孙权为他感到悲痛惋惜。他的儿子甘瓌因为有罪流放在会稽,不久就死了。

凌统,字公绩,吴郡余杭人。他的父亲凌操轻巧侠义,很有胆量。孙策开始举事时,他屡屡参加征伐,经常身先全军,冲锋陷阵。他主持永平县长的职务,平定治理了山越,使为非作歹的人不得不收敛,为此他升为破贼校尉。到了孙权统领军队时,他参加了讨伐江夏的战斗。他进入夏口,首先登岸,击败敌人的先锋部队,然后他驾轻舟独自前进,被乱箭射中而死。

凌统十五岁,孙权身边很多人赞扬他,孙权也因凌操为国事而死,就任命他为别部司马,兼任破贼都尉的职务,让他统领他父亲的兵马。后来他参加攻击山越强盗的战斗,孙权攻克保屯先返回,剩下麻屯一万人,凌统和大将张异等人留下攻打。他们把麻屯包围起来,限期一定要攻下来。在限定的日期以前,凌统和大将陈勤相聚饮酒。陈勤性情刚强任性,利用大将的身分强行祭酒,又欺侮满座的人,行酒断罚不按通常规矩。凌统厌恶他的傲慢,当面责备他,不听他的摆布。陈勤恼怒地咒骂凌统,并且把凌统的父亲凌操也捎上。凌统流着眼泪没有回骂。众人因而不欢而散。陈勤借着酒劲凶狂蛮横,又在路上侮辱凌统。凌统忍不住了,抽刀砍伤了陈勤,几天后陈勤就死了。到了应当进攻麻屯的时候,凌统说:“除了战死,我没办法抵罪。”于是他率领鼓励士兵,并亲自迎着箭矢和石头冲上去。他负责攻打的一面,准时冲开一个缺口,各路将领乘胜猛扑,就这样把敌人打得大败。返回时,他把自己交给军正关押。孙权欣赏他的果敢坚决,让他将功赎罪。

后来孙权再次征讨江夏，凌统任前锋。他和他亲信的士兵几十个人共乘一条船，经常离开大部队几十里远。将要进入右江时，他杀了黄祖的将领张硕，把敌船上的人全部俘获。回来禀报孙权后，他又率领军队兼程前进，水陆两路兵马同时到达。这时吕蒙打败了黄祖的水军，凌统就先去攻打黄祖的城邑，于是大获全胜。孙权任命凌统为承烈都尉，和周瑜等人在乌林抗拒并打败了曹操，又接着攻击曹仁。他又升任校尉。凌统尽管是在军队里，但他亲近贤能之士，轻视财物，重视道义，很有国士的风度。

他又参加攻克皖县的战斗，被任命为荡寇中郎将，兼任沛国相。他和吕蒙等人往西进军夺取三郡，从益阳返回，又参加进军合肥的战斗，担任右部督。当时孙权已经撤兵，但前锋部队已经出发，魏国将领张辽等人突然来到逍遥津北面。孙权要派人追回前锋部队，但部队离去已经很远，看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凌统就率领他的亲信三百人陷入重围，扶助保护孙权冲出去。敌人已经把桥梁毁坏了，但连接两岸的桥木还有两块木板。孙权策马冲过去，凌统又返回去与敌人交战。他手下的人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身受创伤，而他杀死的敌人有几十个。他估计孙权已经脱身，这才退了回来。但桥梁已彻底毁坏，道路断绝，凌统便顶着铠甲在水中潜行。孙权开船以后，发现了，他又惊又喜。凌统痛惜自己的亲信没有一个返回来的，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孙权抓起自己的袖子给他擦拭眼泪，对他说：“公绩，死的人已经死了，只要您还在，还怕没有人吗？”于是孙权任命他为偏将军，按他原来的兵员加倍赐给他。当时有人把凌统的同郡人盛暹推荐给孙权，认为盛暹总体情况有超过凌统的地方，孙权说：“如果能象凌统一样就够啦。”后来凌统召见盛暹，而盛暹夜里才赶到。当

时凌统已经躺下休息，他听到盛暹来的消息，马上穿好衣服迎出门外，握着盛暹的手一块儿进屋。他的友好待人，不忌贤妒能竟达到这种程度。

凌统认为山里的人还有很多强壮精悍的，可以用威势和恩惠诱导他们。孙权命令他向东挺进，占领并讨伐那一带地区，命令所属城邑，凡是凌统提出的要求，都要先供给再呈报。凌统一向爱护将士，将士也拥戴他。他获得精兵一万多人。路过他的家乡余杭县时，他步入官舍大门，看见县令怀抱手板，恭恭敬敬，竭尽礼节。亲戚故友，恩爱之情更加兴隆。事情办完以后，他要出来，恰在这时，他因病发而去世，这年他四十九岁。孙权听到这个消息，捶着床板坐起来，悲哀之情不能控制，一连几天食量减少，谈起凌统就流下眼泪。他让张承为凌统作铭诔。

凌统有两个儿子，凌烈和凌封，年龄都只有几岁，孙权把他们收养在宫内，对他们的爱和待自己所有的儿子一样。宾客来进见，他就招呼他们出来给宾客看，说：“这是我的虎子。”到了他们八九岁时，就让葛光教他们读书，十天让他们骑一次马。后来追记凌统的功劳，封凌烈为亭侯，把凌统原来的兵马交还给他。后来凌烈有罪被免职，由凌封继承爵位，统领军队。

徐盛，字文向，琅邪莒县人。遭遇世乱，寄居在吴郡，以勇气闻名。孙权执政时，任命他为别部司马，授予兵员五百人，主持柴桑县长的职务，抗拒黄祖。黄祖的儿子黄射曾率领几千人来攻打徐盛。徐盛当时手下将士不足二百，和黄射相抗击。他先杀伤黄射的官兵一千多人，然后才打开城门冲出去交战，把黄射打得大败。黄射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入侵。孙权就任命徐盛为校尉、芜湖县令。又因为讨伐临城南山山越强盗有功，升为中郎将，督率校

兵。

曹操进犯濡须,他跟随孙权去迎击。魏国曾经大规模地进犯横江,徐盛和许多将领一同前往讨伐敌人。当时他们乘坐蒙冲船,遇到暴风,把船吹到敌人的岸边下。许多将领惊恐不安,没有人敢冲出去的。徐盛独自率领军队,上岸冲杀敌人。敌人被冲散而败退,有人被杀伤。风停后他们就返了回来。孙权十分赞赏徐盛的勇敢精神。及至孙权被魏国称为藩属时,魏国使者邢贞来任命孙权为吴王。孙权出城在都亭迎候邢贞,邢贞面带骄横的神色,张昭非常恼怒,而徐盛则忿忿不平地回头对同僚们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奋勇牺牲,为国家兼许昌、洛阳,吞灭巴郡、蜀郡,而让我们的君主和邢贞订立盟约,不也太耻辱吗?”说着,他泪流满面。邢贞听了这话,对他的人马说:“江东的将相如此,不是久居人下的地方。”后来徐盛升为建武将军,封为都亭侯,兼任庐江太守,赐他以临城县为食邑。刘备驻扎在西陵,徐盛攻占了刘备的许多军营,所到之处都建有功劳。曹休进犯洞口,徐盛和吕范、全琮横渡长江抗拒敌军,固守疆土。但船行至江中遇上狂风,船上的伤亡很多,徐盛集合剩余的士兵,与曹休隔江抗衡。曹休派官兵到船上攻打徐盛,徐盛以少对多,敌人未能取胜,双方各自率军退回。为此徐盛升任安东将军,封为芜湖侯。

后来魏文帝大规模出兵,有渡过长江的意图。徐盛建议从建业开始建围子,修篱笆,围子上设立假楼台,长江则漂浮大量船只。许多将领认为这样做没有用处。徐盛不听,坚持按自己的想法进行部署。魏文帝到广陵,远远地看到围子大吃一惊,那围子绵延竟有几百里,加上长江水位暴涨,他就率军退回去了。将领们这才佩服徐盛。

黄武年间徐盛去世,他的儿子徐楷继

承爵位,统领部队。

潘璋,字文白,东郡发干人。孙权任阳羨县长时,他开始投奔孙权。他的性情豪爽放荡,酷爱喝酒,因为家里贫穷,他喜欢赊酒,债主登门讨债,他总是说日后富贵了再还账。孙权器重他喜欢他,就让他召募壮士,得到一百多人,于是让他做将官。潘璋讨伐山越强盗有功,孙权让他署理别部司马。后来他为吴郡的大集市杀了奸人,从此盗贼断绝,他也由此出名,并升为豫章西安县长。刘表在荆州,百姓多次遭到他们的侵犯。自从潘璋任职以后,外寇不再入境。邻县建昌发生了强盗暴乱,潘璋便调去管理建昌,加官为武猛校尉,讨伐处治那些奸邪的恶人,在一个月之内,他就平定了建昌。他召集离散的兵员,得到八百人,就带着他们返回建业。

在合肥的战役中,张辽突然来到,所有的将领都没有防备,陈武战死了,宋谦、徐盛都被冲散败退,潘璋就在这两支部队的后面,他策马追上前去,横马斩杀了宋谦和徐盛的两名逃跑的士兵,于是士兵们又都返回来参战。孙权非常赞赏他,任命他为偏将军。于是他统领百名校官,屯兵半州。

孙权征讨关羽时,潘璋和朱然负责堵截关羽逃跑的道路。他来到临沮,驻守夹石。他的部下司马马忠擒获了关羽,同时擒获了关羽的儿子关平、都督赵累等人。孙权就划分宜都郡的巫县、秭归两个县为固陵郡,任命潘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为溧阳侯。甘宁去世后,又把甘宁的部队并给他。刘备进犯夷陵,潘璋和陆逊并力抗拒,潘璋的部下斩杀了刘备的护军冯习等人,杀伤敌人很多。潘璋又被任命为平北将军、襄阳太守。

魏国将领夏侯尚等人围攻南郡,分出前锋部队三万人架设浮桥,从百里洲上渡过来。诸葛瑾、杨粲同时聚兵赶来援救,他

们不知该如何下手,而魏国的军队每日渡江不止。潘璋说:“魏国的气势刚开始兴盛,江水又浅,不可和他们交战。”他就率领他的部队,到魏国上游五十里处,砍伐芦苇几百万捆,扎成大筏,想顺流放火,烧毁浮桥。制筏工作刚结束,眼看江水上涨,将要放下芦苇筏了,夏侯尚就率军撤退了。潘璋马上到下游的陆口设防。孙权称帝后,任命他为右将军。

潘璋为人粗犷勇猛,禁令十分威严,喜欢建功立业,所统领的兵马不过几千人,而他所在的地方常常使人感到好象有上万人。只要征伐停止,他就设立军队的集市,其他军队没有的物品,都依靠军市得到满足。然而他的生性又奢侈,晚年时更加严重,服饰往往超越他的身分地位。官兵中富有的人,有的就被他杀死,然后掠夺他们的财物,多次不遵守法令。监司举劾并奏请处理,孙权爱惜他的功劳,总是给予原谅,不去追问。嘉禾三年,潘璋去世。他的儿子潘平因为品行恶劣被流放会稽。潘璋的妻子住在建业,孙权赐给她田地住宅,还有免除赋税的五十家佃户。

丁奉,字承渊,庐江安丰人。年轻时就因为骁勇而任小将,属于甘宁、陆逊、潘璋等人的部下。他多次跟随征伐,战斗时经常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每次斩杀敌军将领,拔取敌军旗帜,他身上总要受到创伤。逐渐地,他就升为偏将军。孙亮即位后,他任冠军将军,封为都亭侯。

魏国派诸葛诞、胡遵等人攻打东兴,诸葛恪率领大军抗击。将领们都说:“敌人知道太傅亲自出马,只要我们一上岸,他们必定逃走。”丁奉却说:“不对。他们调动境内兵力,把许昌、洛阳的军队全调来大举进犯,必有一定的计划,怎么能空手回去呢?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依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战胜他们。”到了诸葛恪上岸以后,

丁奉和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人,一起走山路向西挺进。丁奉说:“现在各路部队的行动迟缓,如果让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就很难和他们争锋了。”于是他调动各部队,让他们走大道,他自己率领部下三千人走水路径直前进。当时刮着北风,丁奉扬起风帆两天就到了,终于占领了徐塘。天气寒冷,雪花纷飞,敌军的将领们大办酒食,举行盛宴。丁奉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人数很少,就对部下说:“大丈夫要取功名、得封侯,就在今天!”但他却让士兵脱下铠甲,只戴着头盔,手里拿着短兵器。敌人追上来嘲笑他们,对他们并没有防备。丁奉放开士兵,让他们冲上去砍杀敌人,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打得大败。正好此时吕据等人赶到了,魏国军队终于全线崩溃。因而丁奉升为灭寇将军,进而封为都乡侯。魏国将领文钦来投降,朝廷任命丁奉为虎威将军,让他跟随孙峻到寿春迎接文钦,与敌人的追兵在高亭交战。丁奉骑马持矛,冲进敌人的阵营里,斩首几百个,并获取了敌人的武器装备。因而丁奉被晋封为安丰侯。

太平二年,魏国大将军诸葛诞凭借寿春来投降,魏国人来围攻他。朝廷派朱异、唐咨等人前去援救,又派丁奉和黎斐去解围。丁奉为大部队率先进军,驻扎在黎浆。由于他奋力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左将军。

孙休即位以后,和张布策划,想诛杀孙綽。张布说:“丁奉虽然不善于写官样文章,但他的计谋过人,能对重大事务做出决断。”孙休召见丁奉告诉他说:“孙綽控制国家权势,将要举行叛乱活动,我打算和将军一起诛杀他。”丁奉说:“丞相的兄弟和党徒很多,恐怕人心不齐,不能最终制服他们。我看可以利用腊祭时的聚会,由陛下的卫兵来诛杀他。”孙休采纳他的意见,利用聚会的机会邀请孙綽,丁奉和张布目示左右的卫兵杀了他。为此丁奉升为大将

军,加官左右都护。永安三年,授予符节,兼任徐州州牧。永安六年,魏国讨伐蜀国,丁奉率领各部队向寿春进军,形成救援蜀国的形势。蜀国灭亡,他的军队就撤回来了。

孙休去世以后,丁奉和丞相濮阳兴等人采纳了万□的建议,共同迎立孙皓。丁奉因此升为右大司马左军师。宝鼎三年,孙皓命令丁奉和诸葛靓攻打合肥。丁奉给晋国大将石苞写信,构陷离间他和晋国的关系,石苞因此被调回。建衡元年,丁奉再次率领军队在徐塘整顿,趁机攻打晋国的谷阳。谷阳的百姓得知消息,就撤离谷阳,丁奉没有什么收获。孙皓大怒,将丁奉的

导军处以斩首。建衡三年,丁奉去世。丁奉由于地位尊贵而且有功,渐渐地骄傲起来,有些人就对他进行诽谤,孙皓追查他先前出兵军事不利的情况,把他家流放到临川。丁奉的弟弟丁封官做到后将军,在丁奉之前就死了。

评论说:所有这些将领,都是江东的虎臣,是孙氏厚遇的人。凭着潘璋的不检点,孙权却能忘掉他的过失,记住他的功劳,孙权能保守控制东南一带,是理所当然的。陈表是将门的庶子,而他能和贵胄名人比翼齐飞,并且出类拔萃,不也值得赞美吗?

(尹黎云译)

三国志卷五十六

吴书十一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第十一

朱治字君理，丹杨故鄣人也。初为县吏，后察孝廉，州辟从事，随孙坚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马，从讨长沙、零、桂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有功，坚表治行都尉。从破董卓于阳人，入洛阳。表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

会坚薨，治扶翼策，依就袁术。后知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时太傅马日磾在寿春，辟治为掾，迁吴郡都尉。是时吴景已在丹杨，而策为术攻庐江，于是刘繇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而策家门尽在州下，治乃使人于曲阿迎太妃及权兄弟，所以供奉辅护，甚有恩纪。治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拳，治与战，大破之。贡南就山贼严白虎，治遂入郡，领太守事。策既走刘繇，东定会稽。

权年十五，治举为孝廉。后策薨，治与张昭等共尊奉权。建安七年，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征讨夷越，佐定东南，禽截黄巾余类陈败、万秉等。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领郡如故。二年，拜安国将军，金印紫绶，徙封故鄣。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飧宴赠

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贄私觐，其见异如此。

初，权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数责数，谕以道义。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治闻之，求往见贲，为陈安危，贲由此遂止。

权常叹治忧勤王事。性俭约，虽在富贵，车服惟供事。权优异之，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权答报过厚。是时丹杨深地，频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在故鄣岁余，还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

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西将军。

朱然字义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策命丹杨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

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

以然为余姚长，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五县。权奇其能，分丹杨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千人。会山贼盛起，然平讨，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须，然备大坞及三关屯，拜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

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却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繁等解围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攻围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觉，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撤攻退还。由是然名震于敌国，改封当阳侯。

六年，权自率众攻石阳，及至旋师，潘璋断后。夜出错乱，敌追击璋，璋不能禁。然即还住拒敌，使前船得引极远，徐乃后发。黄龙元年，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顷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职。

嘉禾三年，权与蜀克期大举，权自向新城，然与全琮各受斧钺，为左右督。会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赤乌五年，征柤中，魏将蒲忠、胡质各将数千人，忠要遮险隘，图断然后，质为忠继援。时然所督兵将先四出，闻问不暇收合，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忠战不利，

质等皆退。九年，复征柤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然夜出逆之，军以胜反。先是，归义马茂怀奸，觉诛，权深忿之。然临行上疏曰：“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权时抑表不出。然既献捷，群臣上贺，权乃举酒作乐，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

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恻。子绩嗣。

绩字公绪，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绩领其兵，随太常潘濬讨五溪，以胆力称。迁偏将军、营下督，领盗贼事，持法不倾。鲁王霸注意交绩，尝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明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与奋威将军诸葛融书曰：“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融答许绩。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权深嘉绩，盛责怒融，融兄大将军恪贵

重 故融得不废。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乡,假节。太平二年,拜骠骑将军。孙琳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须绩之后命。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兴元年,就拜左大司马。初,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权不许,绩以五凤中表还为施氏,建衡二年卒。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遂与之婚。后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范遂自委昵,将私客百人归策。时太妃在江都,策遣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范为袁氏觐候,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时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

后从策攻破庐江,还俱东渡。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余众,增范兵二千,骑五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还吴,迁都督。

是时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臬其大将陈牧。又从攻祖郎于陵阳、太史慈于勇里。七县平定,拜征虏中郎将,征江夏,还平鄱阳。策薨,奔丧于吴。后权复征江夏,范与张昭留守。曹公至赤壁,与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刘备诣京见权,范密请留备。后迁平南将军,屯柴桑。

权讨关羽,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

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杨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侯。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拜扬州牧。

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修敬虔肃,不敢轻脱。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初策使范典主财计,权时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权守阳羨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黄武七年,范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及还都建业,权过范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范长子先卒,次子据嗣。据字世议,以父任为郎,后范寝疾,拜副军校尉,佐领军事。范卒,迁安军中郎将。数讨山贼,诸深恶剧地,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濬讨五溪,复有功。朱然攻樊,据与朱异破城外围,还拜偏将军,入补马闲右部督。迁越骑校尉。太元元年,大风,江水溢流,渐淹城门,权使视水,独见据使人取大船以备害。权嘉之,拜荡魏将军。权寝疾,以据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将军。魏出东兴,据赴讨有功。明年,孙峻杀诸葛恪,迁据为骠骑将军,平西宫事。五凤二年,假节,与峻等袭寿春,还遇魏将曹珍,破之于高亭。太平元年,帅师侵魏,未及淮,闻孙峻死,以从弟琳自代,据大怒,引军还,欲废琳。琳闻之,使中书奉诏,诏文钦、刘纂、唐咨等使取据,又遣从兄(虑)(宪)以都下兵逆据于江都。左右劝据降魏,据曰:“耻为叛臣。”遂

自杀。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孙权为将军，桓给事幕府，除余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殍粥相继，士民感戴之。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后丹杨、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稍迁裨将军，封新城亭侯。

后代周泰为濡须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疲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复为泰等后拒。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临阵斩溺死者千余。权嘉桓功，封嘉兴侯，迁奋武将军，领彭城相。

黄武七年，鄱阳太守周鲂诱魏大司马曹休，休将步骑十万至皖城以迎鲂。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邀于一战。桓进计曰：“休本以亲戚见任，

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阨，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而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

黄龙元年，拜桓前将军，领青州牧，假节。嘉禾六年，魏庐江主簿吕习请大兵自迎，欲开门为应。桓与卫将军全琮俱以师迎。既至，事露，军当引还。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广三十余丈，深者八九尺，浅者半之，诸军勒兵渡去，桓自断后。时庐江太守李鹰整严兵骑，欲须诸军半渡，因迫击之。及见桓节盖在后，卒不敢出，其见惮如此。

是时全琮为督，权又令偏将军胡综宣传诏命，参与军事。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异摄领部曲，令医视护，数月复遣还中洲。权自出祖送，谓曰：“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万人专当一面，以图进取，想君疾未复发也。”桓曰：“天授陛下圣姿，当君临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当自愈。”

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然轻财贵义，兼以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贍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年六十二，赤乌元年卒，吏士男女，无不号慕。

又家无余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子异嗣。

异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后拜骑都尉，代桓领兵。赤乌四年，随朱然攻魏樊城，建计破其外围，还拜偏将军。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多设屯寨，置诸道要，以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迁扬武将军。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权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定见之，复过所闻。”十三年，文钦诈降，密书与异，欲令自迎。异表呈钦书，因陈其伪，不可便迎。权诏曰：“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建兴元年，迁镇南将军，是岁魏遣胡遵、诸葛诞等出东兴，异督水军攻浮梁，坏之，魏军大破。太平二年，假节，为大都督，救寿春围，不解。还军，为孙琳所枉害。

评曰：朱治、吕范以旧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闻，吕据、朱异、施绩咸有将领之才，克绍堂构。若范、桓之越隘，得以吉终，至于据、异无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时殊也。

【译文】

朱治，字君理，丹杨故鄣人。起初，他担任县吏，后来经考察被推举为孝廉，州府征召他任从事，他从此便跟随孙坚南征北战。汉中南平五年，他担任司马，参加讨伐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的强盗周朝、苏马一伙，建有功劳，孙坚任命他代理都尉。他在阳人参加击败董卓的战斗，并跟随孙坚进入洛阳。孙坚又任命他代理督军校尉的职务，让他专门率领步兵和骑兵往东去帮助徐州州牧陶谦讨伐黄巾。

适逢孙坚去世，朱治扶助孙策，依附投

靠袁术。后来他了解到袁术在政治和品德方面都没有建树，就劝孙策回师平定江东。当时汉朝廷的太傅马日磾在寿春，征召朱治任掾史，后又升为吴郡都尉。这时候吴景已经在丹杨，而孙策则为袁术攻打庐江。在这种情况下，刘繇担心自己被袁术和孙策所吞并，就构陷制造他们二人的嫌隙。而孙策的家庭全在袁术控制的州内，朱治就派人到曲阿迎接太妃以及孙权兄弟，一应供给侍奉、辅助护卫，都有深厚的情义。朱治从钱唐打算进军到吴郡，吴郡太守许贡在由拳一带阻止他。他和许贡开战，大败许贡。许贡往南投靠山越强盗严白虎。朱治终于进入吴郡，兼理太守的职务。孙策赶走刘繇以后，又往东平定了会稽。

孙权十五岁时，朱治推举他为孝廉。后来孙策去世，朱治和张昭等人共同尊崇侍奉孙权。汉建安七年，孙权任命朱治为吴郡太守，兼任扶义将军，分割娄县、由拳、无锡、毗陵作为朱治的食邑，由他自行安排地方官员。他出征讨伐少数民族山越人，帮助孙权平定了东南，擒拿截获了黄巾的残余陈败、万秉等人。黄武元年，他被封为毗陵侯，兼任郡守不变。黄武二年，他担任安国将军，被授予金印紫绶，改封地为故鄣。

孙权居位上将，以及做吴王，朱治每次进见，孙权经常亲自迎接，手持笏板，同时参拜，飧宴赠赐，对朱治的恩爱尊敬特别隆重，以至于朱治的随从官员，都能得到奉献礼品并以私事求见的机会。朱治就是如此被孙权特殊优待的。

起初，孙权的弟弟孙翊，性情急躁，无论高兴还是恼怒，都只求心里痛快，朱治多次责备数落他，并用道义开导他。孙权的堂兄豫章太守孙贲，女儿是曹操的儿媳。到曹操攻破荆州，威震南方大地时，孙贲很害怕，打算把儿子送往曹操那里做人质。朱治听到这个消息，要求前去面见孙贲，陈说安危的利害关系。孙贲经朱治劝说，终

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孙权经常赞叹朱治为国家大事忧虑辛苦的精神。朱治的性情节俭,虽然身在富贵的地位,车马服饰只是办公时才使用。孙权对他实行特殊的优待,他自己却让督军御史负责给自己封地所属的城邑下达文书,他只领四个县的租税而已。但是,皇族子弟以及吴郡四大姓在郡府做官的人很多,郡府官员常常数以千计,朱治大约隔几年就得派遣一些人到王府去,派遣的人有几百个。朱治每年四时向孙权进献礼品,孙权回赠的礼品比朱治进献的还要丰厚。当时丹杨内地颇有些奸贼乱党,朱治也为自己年纪逐渐老了,不免思恋家乡风情,就自己呈表要求驻守故鄣,镇抚山越人。他到故鄣后,所有故乡的父老旧友,没有不登门拜访的,他都全部请进去,和他们一起欢饮聚宴。乡亲们也以此为荣。他在故鄣住了一年多,又返回吴郡。黄武三年去世,在郡府任职三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

他的儿子朱才,原先担任校尉,统领部队,继承父亲爵位后,升任偏将军。朱才的弟弟朱纪,孙权把孙策的女儿嫁给他,也以校尉的身分统领部队。朱纪的弟弟朱纬、朱万岁早年夭亡。朱才的儿子朱琬,继承爵位做了将领,官做到镇西将军。

朱然,字义封,是朱治姐姐的儿子,本来姓施。起初朱治没有儿子,朱然十三岁,他就禀告孙策要求把朱然作为继承人。孙策命令丹杨郡用羊酒为礼物征召朱然。朱然到了吴郡后,孙策用隆重的礼仪来庆贺。

朱然曾经和孙权一起读书,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到了孙权执政时,任命朱然为余姚县长,当时朱然十九岁。后来升为山阴县令,加官折冲将军,督察五个县的事务。孙权认为他的才能与众不同,就划分丹杨的一部分为临川郡,让朱然任太守,授予他兵员两千人。正好碰上山越人强盗纷

纷闹事,朱然进行平定讨伐,一个月就将骚乱平息了。曹操进犯濡须,朱然负责守备大坞和三关屯,被任命为偏将军。汉建安二十四年,他参加讨伐关羽的战斗,并与潘璋到临沮擒拿关羽,为此升为昭武将军,封为西安乡侯。

虎威将军吕蒙病重时,孙权问道:“您的身体如果起不来,谁可以接替您的职务?”吕蒙回答说:“朱然的胆略和操守都绰绰有余,我认为可以任用。”吕蒙去世后,孙权授于朱然符节,让他镇守江陵。黄武元年,刘备兴兵攻打宜都,朱然督率五千人马和陆逊并力抵抗刘备。朱然又击败刘备的前锋,截断刘备的退路,使刘备终于败逃。为此他被任命为征北将军,封为永安侯。

魏国派曹真、夏侯尚、张瘦等人攻打江陵,魏文帝亲自驻守宛城,成为他们的有力的援助。敌人的军营相连接,把江陵团团围困。孙权派将军孙盛督率一万人,在江陵以外防范,并环绕江陵建立堡垒,作为朱然的外部救援。张瘦移兵攻打孙盛,孙盛不能抵抗,马上退却了,张瘦便占领了环绕江陵的防守阵地,使朱然内外的联系断绝。孙权派潘璋、杨粲等人去解围,但敌人的围困仍没有解开。当时朱然城里的士兵很多人患肿病,能够作战的只有五千人。曹真等人在城外堆起土山,挖凿地道,并靠近城墙建起楼台,箭矢象雨点般地射进城里。将士们都吓得变了脸色,朱然却非常沉着,毫无惧意。他不断勉励官兵,并瞅准敌人的弱点攻破敌人的两座军营。魏国围困朱然共达六个月的时间,还不退兵。江陵县令姚泰领兵守备城北大门,他看外面敌军很多,城内人太少,粮食快吃完了,于是就与敌人串通,阴谋作为敌人的内应。就在他的计划就要实施时,事情败露了,朱然处死了姚泰。夏侯尚等人不能取胜,就停止进攻,退兵返回。由此朱然的威名震动了

敌国,他也因而被改封为当阳侯。

黄武六年,孙权亲自率领大军攻打石阳,等到回师时,潘璋负责断后,因为夜里发生了错乱,敌人追击潘璋,潘璋无法阻止。朱然马上返回驻下抗击敌人,使前面的船只能够拉开很远的距离,慢慢地他才随后启程。黄龙元年,他担任车骑将军、右护军,并兼任兖州州牧。不久,由于兖州在蜀国名下,就解除州牧职务。

嘉禾三年,孙权和蜀国约定日期,对魏国联合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孙权亲自向新城进军,朱然和全琮各接受斧钺,任左右督。正赶上官兵染上瘟疫,所以没有进攻就退兵了。

赤乌五年,征伐牂中。魏国将领蒲忠、胡质各率领几千人,蒲忠封锁险要的关口,企图截断朱然的后路,胡质作为蒲忠的后续增援部队。当时朱然督率的将士首先四面出击,双方在通话间,敌人来不及集中兵力,朱然就率领手下现有的士兵八百人迎面扑上来。蒲忠作战失利,胡质等人全都撤退了。赤乌九年,朱然再次出征牂中,魏国将领李兴等人听说朱然孤军深入,就率领步兵骑兵六千人截断朱然的后路。朱然夜间出击,反攻李兴,大军因而胜利回师。在此之前,归义马茂心怀奸计,被察觉而处死,孙权对此感到十分气愤。朱然在出兵前,上书说:“马茂是小人,他竟敢辜负皇上的恩爱和养育。我现在奉行天子的威权,战争将获得全胜。我要让战争的收获,震动和照耀远近的大地,船只塞满江河,以这样雄伟的景象,来解除我吴国上下的忿怨。希望陛下记住我预先说的话,并要求我在以后的行动中付诸实施。”孙权当时把章表压下没有公开。朱然报捷以后,群臣向天子庆贺,孙权这才举办酒宴,演奏乐曲,并且出示朱然的章表说:“这位大夫先前曾上过章表,我认为他的话很难兑现。现在果然象他说的一样,可见他观察事物

很有眼力。”他还派使者任命朱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

朱然身高不足七尺,对待是非的态度十分分明,私人生活方面很有修养,他喜欢的文饰,只施用在军械器备上,其余方面都很质朴。他整天忧虑的是国家大事,经常出入在战场上。面临危急关头,他的胆大沉着,尤其有过人之处。即使世上没有战事,他也每天早晚按严格规定击鼓,士兵在军营的,全要准备好行装站在队伍里。用这种办法戏弄敌人,使敌人不知该如何防备,所以他出兵总是取得胜利。诸葛瑾的儿子诸葛融和步骞的儿子步协,虽然各自继承了父亲的职务,孙权还是特地再使朱然总揽军务,担任大督。加上陆逊也去世,功臣名将中幸存的只有朱然,因而没有人能和他一样显贵。他卧病两年,后来病情逐渐加重了,孙权白天为他吃不下饭,晚上为他睡不着觉。天子的使者给他送医药饮食物品,在路上络绎不绝。朱然每次派使者报告病情,孙权总要召见,亲口询问。使者进宫则赐予酒食,出宫则赠送布帛。自从有创业功勋的大臣生病,孙权心里的关注,要算对吕蒙和凌统最深厚,其次就是朱然。朱然享年六十八岁,赤乌十二年去世,孙权身穿丧服表示哀悼,为他悲伤恸哭。他的儿子朱绩继承爵位。

朱绩,字公绪,由于父亲的保举做了郎,后来担任建忠都尉。他的叔父朱才去世后,他统领朱才的部队,跟随太常潘■讨伐五溪,以胆量勇力著称。因而升为偏将军营下督,兼理关于盗贼方面的事务。他执行法令不偏不倚。鲁王孙霸很注意同朱绩交结,曾经到朱绩的官署,靠近朱绩坐下,想和朱绩结下友善关系。朱绩却下地站立,推辞不接受这种礼遇。朱然去世后,朱绩继承父业,担任平魏将军、乐乡督。第二年,魏国征南将军王昶率领部队攻打江陵城,没有获胜,便撤兵了。朱绩给奋威将

军诸葛融写信说：“王昶远道赶来，十分疲劳，马匹没有食料，兵力受挫而逃跑，这是上天对我们的帮助。如今能追击他的力量太小，可以率军续接上去。我打算先追上去击溃他们，足下随后再给他们打击。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功劳呢？应当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精神共勉。”诸葛融答应了朱绩的提议。朱绩便率领部队追击王昶到了纪南。纪南距离江陵城三十里。朱绩先战胜了王昶，诸葛融的后援部队却没有出发，因而朱绩后来失利了。孙权非常赞许朱绩的做法，而气愤地狠狠地责备了诸葛融。诸葛融的哥哥大将军诸葛恪很有权势，所以诸葛融没有被免职。起初，朱绩和诸葛恪、诸葛融就不和，到这件事发生后，双方的嫌隙就又加深了。建兴元年，朱绩升为镇东将军。建兴二年春天，诸葛恪进军新城，约请朱绩协力作战，然后把朱绩留下安置在半州，让诸葛融兼理朱绩的职务。到了冬天，诸葛恪和诸葛融被人杀害，朱绩又返回乐乡，授予符节。太平二年，他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孙詡垄断朝政后，大臣们猜疑离心，朱绩担心吴国如果混乱，中原势力就会钻空子，就暗中写信与蜀国联系，让他们制定兼并吴国的计划。蜀国就派右将军阎宇率领部队五千人，增加白帝城的守备，以等待朱绩的下一步打算。永安初年，朱绩升为上大将军、都护督，从巴丘边境到西陵都是他的辖区。元兴元年，终于担任左大司马。起初，朱然为朱治服丧结束，就要求恢复本姓，孙权不同意。朱绩在五凤年间宣布恢复施姓，建衡二年去世。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年轻时做过县吏，他的仪表举止很有风度。城内有户人家姓刘，家中富裕，女儿貌美，吕范向他们求婚。女儿的母亲嫌弃吕范，不想把女儿给他，那位姓刘的人说：“看吕子衡的样子，怎么能永远贫穷呢？”就让女儿和他

成亲。后来在寿春逃避战乱，孙策见到他就认为他与众不同，吕范就开始依附亲近孙策，并率领个人的门客一百人归顺孙策。当时太妃在江都，孙策派吕范去迎接她。徐州州牧陶谦以为吕范是替袁氏侦探情况的，就暗示县里对吕范进行严刑拷问，吕范亲信门客中的壮士把他抢夺回来。那时只有吕范和孙河经常跟随孙策，跋山涉水，十分艰苦，在危险困难面前，他从没有退缩，孙策也象对待亲戚那样对待他，每每和他一起登上厅堂，在太妃面前聚宴。

后来他跟随孙策攻克庐江，不久又一起东渡长江，到达横江、当利，击溃张英、于麋，攻占小丹杨、湖孰，事后他兼任湖孰相。孙策平定了秣陵、曲阿，收纳了笮融、刘繇的残余人马，增加吕范的兵员二千人，战马五十匹。后来吕范兼任宛陵县令，讨伐击败丹杨的强盗，返回吴郡后，升为都督。

这时候，下邳人陈鬲自称吴郡太守，驻扎在海西，和豪门大族严白虎串通一气。孙策自己要去讨伐严白虎，另外派吕范和徐逸到海西攻击陈鬲，他们杀了陈鬲的大将陈牧。吕范还参加在陵阳攻击祖郎、在勇里攻击太史慈的战斗。七个县平定以后，他被任命为征虏中郎将，出征江夏，返回时平定了鄱阳。孙策去世，吕范到吴郡参加丧礼。后来孙权再次出征江夏，吕范和张昭留守。曹操来到赤壁，吕范和周瑜等人一同抗击并打败曹操，被任命为裨将军，兼任彭泽太守，并以彭泽、柴桑、历阳作为食邑。刘备到京地会见孙权，吕范秘密奏请扣留刘备。后来他升为平南将军，驻守柴桑。

孙权讨伐关羽，他到馆舍拜访吕范，对吕范说：“先前早听您的话，就没有这次麻烦了。现在应当我去攻取他们，您替我守卫建业。”孙权击败关羽回师，把武昌作为京都，任命吕范为建威将军，封他为宛陵侯，让他兼任丹杨太守，治理建业，督察扶

州以东直至海岸,改以溧阳、怀安、宁国为食邑。曹休、张辽、臧霸等人来攻伐,吕范督率徐盛、全琮、孙韶等人,用水军在洞口抗击曹休等人。他升为前将军,授予符节,改封为南昌侯,当时他们遇上了狂风,船翻人落水,淹死了几千人。回师以后,他被任命为扬州州牧。

他的性情喜欢威严的排场,所辖州的百姓和陆逊、全琮以及尊贵的王子王孙,都对他恭敬严肃,不敢轻浮。他的居处和服饰,在当时是奢侈豪华的,但他做事勤勉,奉行法令,所以孙权喜欢他的忠诚,不责怪他的奢侈。起初,孙策让吕范掌管财物会计,孙权当时还年轻,私下向吕范有过要求,吕范毫不犹豫地禀告孙策,不敢擅自答应,当时吕范因此被孙权埋怨。孙权主持阳羨县长的职务时,曾经私用公款,孙策有时核查帐目,功曹周谷总是为他补记进帐目里,使他不受遣责追问。孙权当时很喜欢周谷。到后来孙权主事时,因为吕范忠诚,深深得到信任,由于周谷善于篡改帐目,不被孙权任用。

黄武七年,吕范升任大司马,印绶还没有授予他,他就因病去世。孙权身穿丧服表示哀悼,派使者追赠他印绶。到了把京都迁回建业时,孙权专门去吕范墓前祭奠,他大声呼叫:“子衡!”话刚出口,眼泪就落了下来。他用太牢来祭祀吕范。

吕范的长子早已去世,次子吕据继承爵位。吕据,字世议,由于父亲的保举做了郎。后来吕范因病卧床不起,他担任副军校尉,帮助他父亲统理军队事务。吕范去世后,他升为安军中郎将。他多次讨伐山越强盗,各种老奸巨猾的贼人和艰难凶险的地方,只要他出击,都被攻破。他跟随太常潘■讨伐五■,再次建立功勋。朱然进攻樊城,吕据和朱异攻破城邑的外围,回来时被任命为偏将军,进京补任马闲右部督,升为越骑校尉。太元元年,有一次刮大风,

长江泛滥,洪水逐渐淹到城门。孙权派人视察水情,只发现吕据派人搬取大船以防灾害。孙权嘉奖他,任命他为荡寇将军。孙权因病卧床不起,就任命他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后,任命他为右将军。魏国进犯东兴,吕据前去讨伐,立下功劳。第二年,孙峻杀死诸葛恪,提升吕据为骠骑将军,吕据平定了西宫的骚乱。五凤二年,授予符节,和孙峻等人袭击寿春,返回时与魏国将领曹珍相遇,在高亭大败曹珍。太平元年,他率军入侵魏国,未到淮河,听说孙峻死了,并遗命堂弟孙綽取代自己的职位,吕据非常气愤,率军返回,打算废黜孙綽。孙綽得知消息,派中书奉皇上诏书,命令文钦、刘纂、唐咨等人捕捉吕据,又派他的堂兄孙宪率领京城的部队在江都迎击吕据。吕据手下的人劝他投降魏国,吕据说:“我认为做叛臣可耻。”于是他自杀了。孙綽将他夷灭三族。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县人。孙权任将军时,他在将军府供职,被提升为余姚县长。他去赴任时,碰上流行瘟疫,粮食欠收,价格昂贵。朱桓部属一些能干的官员,用医药抚恤安慰百姓,又接着用粥饭救济百姓,士人百姓都感激拥戴他。他被提升为荡寇校尉,授予兵员两千人,让他在吴郡、会稽两郡驻扎部队,他召集散落的士兵,整整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一万多人。后来丹杨、鄱阳一带的山越强盗纷纷聚集一起闹事,攻陷城邑,杀害地方官员,处处屯兵设防。朱桓督率众将领往来赴敌讨伐,所到之处都得到平定。他逐渐升为裨将军,封为新城亭侯。

后来他接替周泰任濡须督。黄武元年,魏国派大司马曹仁的兵马几万人进犯濡须,曹仁想派兵偷袭夺取州治,事先故意放出风声,说魏国打算向东攻打羨溪。朱桓分出一部分官兵前往羨溪。队伍已经出

发 突然得到曹仁要进军濡须 距离濡须只有七十里的消息。朱桓派使者追回去 羨溪的部队 羨溪的部队还未返回 曹仁的军队已经迅速赶到。当时朱桓手下的人马以及他所统领的部队 留下的只有五千人 将领们惶惶不安 都有惧敌的心理。朱桓开导他们说：“凡两军交战 胜负的关键在于将领 不在士兵的多少。诸位听说曹仁用兵 比我怎么样？兵法所以称许攻方是守方的两倍而守方是攻方的一半 那说的是双方都在平原 没有城池的守备 另外也指双方士兵勇敢胆怯的情况完全相同。现在敌人的主将既不是智勇双全的人 加上他的士兵非常胆怯 同时他们又是千里步行 人马都非常疲劳 我和各部队共同据守高高的城邑 南面对着大江 北面靠着山陵 以逸待劳 实际上是守方制约了攻方 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即使是曹丕亲自来 尚且不值得担忧 何况是曹仁这伙人！”朱桓就势偃旗息鼓 对外显示虚弱 以诱惑招引曹仁。曹仁果然派他的儿子曹泰攻打濡须城 又分派将军常雕督率诸葛虔、王双等人 乘油船另外袭击中洲。中洲是部队家属住的地方。曹仁自己率领一万人留守橐皋 又作为曹泰等人的后盾。朱桓部属官兵攻取油船 有的则另外攻击常雕等人 朱桓等人亲自抗击曹泰 把曹泰的军营烧毁 迫使曹泰退兵。结果杀死常雕 活捉了王双等人 送到武昌 临阵杀死淹死的敌人有一千多。孙权嘉奖朱桓的功劳 封他为嘉兴侯 升为奋武将军 并让他兼任彭城相。

黄武七年 鄱阳太守周鲂设计引诱魏国大司马曹休 曹休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到皖城迎接周鲂。当时陆逊是元帅 全琮和朱桓任左右督 各率领三万人攻击曹休。曹休得知被欺骗后 本来应当率军退回 但他仗着自己人多势众 力求与对方进行一次决战。朱桓献计说：“曹休本来是因为亲属关系而被委以重任 他不是智勇双全

的杰出的将领。如果决战 他必然失败 失败则必然逃走 逃走必定从夹石、挂车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地势险恶之处 如果用万人的兵力封锁道路 那么他们的全部人马可以歼灭 曹休也可以活捉。我请求用本部人马去截断他们的退路。如果承蒙上天的威力 能从曹休开始取得成效 就可以乘胜长驱直入 进而夺取寿春 占有淮南 以制约许昌、洛阳。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 不能丧失。”孙权先和陆逊商议 陆逊认为朱桓的计策不可用 所以朱桓这条计谋没有施行。

黄龙元年 朱桓被任命为前将军 兼任青州州牧 授予符节。嘉禾六年 魏国庐江主簿吕习请求吴国出动大军 自来迎降 他想打开城门从内部配合。朱桓和卫将军全琮一起率军去迎接吕习。他们到达以后 事情败露 大军自然退回。庐江城外有一条溪水 距离城邑一里多地 宽三十多丈 深处有八九尺 浅处也只是深处的一半。各部队带兵渡溪水 朱桓亲自断后。这时庐江太守李膺整饬兵马 想等各军有一半人马渡过溪水时 趁机冲上去攻击他们。等他发现朱桓在后面控制掩护部队 终于不敢出兵。朱桓就是这样为敌人所惧怕。

当时全琮是大将 孙权又命令偏将军胡综宣布诏令 让胡综参与军队事务。全琮因为军队出师没有收获 和胡综商量想布置众将领对这次失利加以掩饰。朱桓一向气节高尚 对于受全琮的指挥他感到羞耻 就去拜见全琮 质问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一时激动 发起了脾气 和全琮争论起来。全琮想自我开脱 就说：“皇上亲自命令胡综任大将 胡综的意思认为这样做合适。”朱桓越发愤恨 回去就派人招呼胡综。胡综来到军营门外 朱桓出去迎接他 并回头对手下的人说：“如果我失手 你们各自躲开。”有一个人从旁边溜出去 告诉胡综让他回去。朱桓出来后 不见胡

综,知道是手下的人干的,因而砍杀了他们。朱桓的佐军向前劝谏他,他就刺杀了佐军。后来就借口精神病发作,到建业治病。孙权珍惜他的功劳和才能,所以没有处治他。孙权派他的儿子朱异代理统领部队,让医生看护他,几个月后,又派他返回中洲。孙权亲自为他饯行,对他说:“现在敌人还存在,建立王业的道路没有确定,我将和您共同平定天下,打算让您督率五万人独当一面,以谋求进取,我想您的病不会再发作了吧?”朱桓说:“上天授予陛下伟大的体魄,陛下必然君临四海。陛下把重大的责任交给我,让我消除奸邪叛逆,我的病必然会自己好的。”

朱桓生性忌讳先前的过失,以居于人下为耻辱,每次临敌交战,如果调动指挥部不能任从自己的意思,总要嗔怒愤激。然而他轻视财物,重视情义,加上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与人见一面,就几十年不忘,他的部队上万人,他们的家属他都记在心里。他爱护养育官兵,也赡养保护他们的亲属。他的俸禄产业,都和部下共同分享。当他被疾病缠绕时,整个军营里充满了忧伤的气氛。他享年六十二岁,赤乌元年去世。官兵及其亲属,没有不景仰他的,并为他哀号。另外由于他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孙权就赐予他家五千斛盐来周济丧事。他的儿子朱异继承爵位。

朱异,字季文,由于父亲的保举升为郎,后来担任骑都郎,接替朱桓统领部队。赤乌四年,他跟随朱然攻打魏国樊城,他提议攻破樊城的外围,回来后被任命为偏将军。魏国庐江太守文钦军营安在六安,并

设立了许多营垒,安置在道路要冲上,以招徕引诱敌人的叛逃者,成为边境上的祸害。朱异就亲自率领他手下的两千人,袭击攻破了文钦的七个营垒,斩首几百个,因而升为扬武将军。孙权和他说讨论攻战的战略战术,他的回答很符合孙权的心意。孙权对朱异的叔父骠骑将军朱据说:“我本来就知道季文胆大沉着,见了他以后,才知道他的胆略又超过了传闻。”赤乌十三年,文钦诈降,秘密写信给朱异,想让朱异亲自来迎降。朱异上表呈献文钦的书信,趁势陈述了文钦的虚假,认为不能随便迎降。孙权下令说:“如今北方的土地没有统一,文钦说他想归顺天命,应当暂且去迎降。如果怀疑他的投降有诈的话,只是应该设下罗网来捕拿他,布置重兵防备他而已。”就派吕据督率两万人,和朱异协力合作。他们来到北部边界,文钦果然没有投降。建兴元年,朱异升为镇南将军。这一年,魏国派胡遵、诸葛诞等人进犯东兴,朱异督率水军攻击他们的浮桥,把他们的浮桥破坏了,魏国军队大败。太平二年,朱异被授予符节,任大都督,救援被围困的寿春,没能解围。回师后,被孙詡无端杀害。

评论说,朱治、吕范是因为旧臣的身分而被任用,朱然、朱桓则由于勇敢刚烈而著称,吕据、朱异、施绩都有将领的才干,可以继续成为国家的栋梁。象吕范、朱桓那样迂曲狭隘,却能有个好的结局,而吕据、朱异没有他们的毛病,反倒遭受祸殃,这是因为他们遭遇的时代不同。

(尹黎云 译)

三国志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第十二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太守王郎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经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郎避策。郎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郎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

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因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谏草创之计，是以行耳。”

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使，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

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纡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

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中，芳门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开反闭，当闭反开。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初，山阴丁览，太末徐陵，或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成显名。

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从选曹郎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瓮，越骑校尉。昺，廷尉。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也。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饹，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孙策在吴，张昭、张纡、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唯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未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

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绩既有臂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民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遭疾逼厄，遭命不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年三十二卒。长子宏，会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长水校尉。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卒。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农刘基曰：“可与全琮为辈。”太常顾雍曰：“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征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

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亮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温对曰：“臣入无腹心之规，出无专对之用，惧无张老延誉之功，又无子产陈事之效。然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温至蜀，诣阙拜章曰：“昔高宗以谅蹠昌殷祚于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于良佐，参列精之炳耀，遐迩望风，莫不欣赖。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军事凶烦，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

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入)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以荣自惧,悚怛若惊。谨奉所贲函书一封。”蜀甚贵其才。还,顷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业未究。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竟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权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而温与之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擿吏客及残余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檄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后闻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急有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赖丕自退,不然,已往岂可深计。又殷礼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后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谈论。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语贾原:‘当荐卿作御史。’语蒋康:‘当用卿代贾原。’专衔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廨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

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于四方,置俊乂于宫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灌一言,贾谊远退。何者?疾之者深,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于天下,失彰于后世,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辩,卓踈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于暨艳,不内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亦见交于温也。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于上,温窃亲之于下也。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邻国,则有私觐之礼,季子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

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美于异境，扬君命于他邦。是以晋赵文子之盟于宋也，称随会于屈建；楚王孙圜之使于晋也，誉左史于赵鞅。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故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公，推之不假，于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干任之用，皆胜于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其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参之于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欲为国，谁其言欲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睿，察讲论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亲臣，臣非爱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于前，臣耻废之于后，故遂发宿怀于今日，纳愚言于圣听，实尽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权终不纳。

后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在才名，与温俱废。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也。父俊，官至陈相，为袁术所害。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统时八岁，遂与亲客归会稽。其母送之，拜辞上车，面而不顾，其母泣涕于后。御者曰：“夫人犹在也。”统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顾耳。”事适母甚谨。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归无子，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

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统志在补察，苟所闻见，夕不待旦。常劝权以尊贤接士，勤求损益，赏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权纳用焉。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统死，复领其兵。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臣闻君国者，为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义，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割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场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

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辨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间，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以随陆逊破蜀军于宜都，迁偏将军。黄武初，曹仁攻濡须，使别将常雕等袭中洲，统与严圭共拒破之，封新阳亭侯，后为濡须督。数陈便宜，前后书数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载。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权与相反覆，终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陆瑁字子璋，丞相逊弟也。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爱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又瑁从父绩早亡，二男一女，皆数岁以还，瑁迎摄养，至长乃别。州郡辟举，皆不就。

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瑁与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颖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

嘉禾元年，公车征瑁，拜议郎、选曹尚书。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复，欲亲征之，瑁上疏谏曰：“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

惚无常，不可保也。今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虽托人面，与禽兽无异。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渊之骄黠，恃远负命，此乃荒貊常态，岂足深怪？昔汉诸帝亦尝锐意以事外夷，驰使散货，充满西域，虽时有恭从，然其使人见害，财货并没，不可胜数。今陛下不忍愔愔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何者？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子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进，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虜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权未许。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糴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带甲之数，粮食之积，可谓多矣，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重兴师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虽蚩尤、鬼方之乱，故当以缓急差之，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权再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

初，瑁同郡闻人敏见待国邑，优于宗修，惟瑁以为不然，后果如其言。

赤乌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

伦，孙皓时为选曹尚书。

吾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也。孙河为县长，粲为小吏，河深奇之。河后为将军，得自选长吏，表粲为曲阿丞，迁为长史，治有名迹。虽起孤微，与同郡陆逊、卜静等比肩齐声矣。孙权为车骑将军，召为主簿，出为山阴令，还为参军校尉。

黄武元年，与吕范、贺齐等俱以舟师拒魏将曹休于洞口。值天大风，诸船纆绝断，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粲与黄渊独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为船重必败，粲曰：“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粲、渊所活者百余人。

还，迁会稽太守，召处士谢谭为功曹，谭以疾不诣，粲教曰：“夫应龙以屈伸为神，凤皇以嘉鸣为贵，何必隐形于天外，潜鳞于重渊者哉？”粲募合人众，拜昭义中郎将，与吕岱讨平山越，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

朱据字子范，吴郡吴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绝不听，卒败。

权咨嗟将率，发愤叹息，追思吕蒙、张温，以为据才兼文武，可以继之，自是拜建义校尉，领兵屯湖孰。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征据，尚公主，拜左将军，封云阳侯。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

受三万湑，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赤乌九年，迁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永安中，追录前功，以熊子宣袭爵云阳侯，尚公主。孙皓时，宣至骠骑将军。

评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陆绩之于扬《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严周矣；以瑚琏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贼夫人欤！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骆统抗明大义，辞切理至，值权方闭不开。陆瑁笃义规谏，君子有称焉。吾粲、朱据遭罹屯蹇，以正丧身，悲夫！”

【译文】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会稽太守王朗任用他做功曹。孙策征伐会稽时，虞翻正碰上父亲的丧事，他披麻带孝地来到郡府门前，王朗想迎接他，他就脱下孝衣进去拜见王朗，劝王朗避开孙策。王朗未能采用他的建议，迎战孙策而遭到惨败，就逃亡在海上漂流。虞翻追随王朗，并设法保护他。逃到东部的候官，候官县长关闭城门不让进去。虞翻去劝说他，然后才被放进城。王朗对虞翻说：“您有老母亲，可以回去了。”虞翻回家后，孙策重新任命他做功曹，用交结朋友的礼节对待他，还亲自登门拜访。

孙策喜欢纵马驰骋,四处游猎,虞翻劝谏说:“您动用乌合之众,驱使散漫之兵,都能得到他们的死力,即使汉高祖也不如您。至于轻装外出隐匿行动,随从官员就来不及整装,官兵们也会为此常常感到苦恼。凡为人君,不庄重就不会有威势,所以白龙化为鱼,就会被豫且射中眼睛;白蛇自己放纵自己,因而刘邦杀了他。希望稍加注意。”孙策说:“您的话是对的。不过,我时常有些思虑,端正地坐着感到烦闷,有些计谋只能象裨谌那样到野外草拟,因此我才出行。”

虞翻外出任富春县长。孙策去世时,许多官员想一起去参加丧礼,虞翻说:“恐怕邻县山越百姓可能有变乱,远远地离开城邑,必然会招致意外的事情。”因而他留在任上,穿上丧服,为孙策服丧。许多县都仿效他,全都保持了地方上的安宁。后来虞翻所在州推举他为茂才,汉朝廷召他任侍御史,曹操让他做司空掾,他都不去赴职。

虞翻给少府孔融写信,并把自己所著的《易注》送给孔融看。孔融回信说:“听说延陵季子精通音乐,看了您对《周易》的研究,才知道东南地区的美好之处,不仅仅是会稽的竹箭。另外大作通过日晕观察天象,通过气温考查应运,追溯其中祸福凶吉的根源,与阴阳变化的规律完全符合,可谓探索深奥道理、推究万千事物的杰作。”会稽东部都尉张紘还给孔融去信说:“虞仲翔以前颇为评论者所冒犯,但他是以优秀的品德才华作为质资的,越是雕琢磨砺,越是增加光彩,任何冒犯都不足以损害他。”

孙权任命虞翻为骑都尉。虞翻多次冒犯孙权的尊严进行谏诤,孙权不可能高兴,同时虞翻的天性又不肯苟合习俗,因而他受到很多毁谤,终于被判处流放丹杨泾县。吕蒙计划攻取关羽,他托病返回建业,以虞翻兼通医术为理由,请求让虞翻跟随他,其

实他只是想利用这个办法使虞翻得到开脱。后来吕蒙率领大军向西进军,南郡太守糜芳打开城门出来投降。吕蒙没有占领郡治城邑,而在沙滩上奏乐庆贺。虞翻对吕蒙说:“眼下忠实的一心投降的只是糜将军,城里的人哪能全部相信?为什么不迅速进城掌握该城的权力呢?”吕蒙马上采纳他的意见。当时城里有人暗中策划闹事,得亏虞翻,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关羽失败之后,孙权让虞翻占筮关羽的结局,虞翻占得兑下坎上,这是节卦,九五爻变为临卦,虞翻说:“不出两天,关羽必然断头。”结果就象虞翻说的一样。孙权说:“您不如伏羲,但可以和东方朔媲美。”

魏国将领于禁被关羽捕获,关押在城内,孙权来了后,就释放了他,并召请和他相见。后来有一天,孙权乘马出游,带着于禁和他并肩而行,虞翻呵斥于禁说:“你是投降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的君主并驾齐驱呢!”说着他举鞭就抽打于禁,孙权呵斥阻止了他。后来孙权在楼船召集群臣欢宴,于禁听到乐声就流下了眼泪。虞翻又说:“你想用虚情假意求得脱身吗?”孙权愤愤不平。

孙权做了吴王之后,举行了一次盛宴,在宴会即将结束时,他亲自起身给大家斟酒。虞翻却趴在地下装醉,不接酒。孙权离开后,他又起身坐着。孙权这时非常气愤,拿起剑要刺他,陪坐的人都惶恐不安,只有大司农刘基起来抱住孙权劝解说:“大王是在酒过三巡之后要杀有名望的人的,即使虞翻有罪,天下人谁知道他的罪呢?况且大王因为能容纳贤士畜养众人,所以四海之内都景仰大王的风采,如今一下子就把这一切扔掉了,值得吗?”孙权说:“曹孟德尚且杀了孔文举,我对虞翻又有什么杀不得的?”刘基说:“孟德轻率地杀害才德之士,天下人都指责他。大王亲自推行道德仁义,要和尧、舜比高低,怎么

能和他攀比呢？”虞翻因此得以脱身。孙权也借这机会命令手下的人，今后酒后说杀，都不能杀。

虞翻曾经乘船出行，和麋芳相遇。麋芳船上人多，想让虞翻避开他们，在前面开路的人喊道：“避开将军的船！”虞翻厉声说：“抛弃忠诚和信用，怎么侍奉君主？颠覆了人家的两座城邑，却口称将军，有道理吗？”麋芳关闭窗户不应声，连忙避开虞翻。后来虞翻乘车出行，又经过麋芳的营门，麋芳手下的官员关闭营门，虞翻的车无法通过。虞翻气愤地说：“应当关闭的门你打开了，应当打开的门你关闭了，你哪里懂得处事的道理呢！”麋芳听了这话，面有愧色。

虞翻的性情粗疏方直，多次酒后失言。有一次，孙权和张昭议论到神仙的事情，虞翻用手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他们是神仙，世上哪里有什么仙人！”孙权积压的怒气不是一次，终于把虞翻流放到交州。虞翻虽然处在流放的地位，他教学却不知疲倦，他的学生经常多达几百人。他还著有《老子》、《论语》、《国语》的注释，都在世上流传。

起初，山阴人丁览，太末人徐陵，或在县吏的圈内，或为人们不了解，虞翻一看见他们，就和他们十分友善，最后他们也都名声显赫。

虞翻在南方住了十几年，七十岁时去世。他的灵柩送回祖坟安葬，妻子儿女也得以返回故乡。

虞翻有十一个儿子，第四个儿子虞汜最出名。永安初年，他从选曹郎升为散骑中常侍，后来担任监军使者，讨伐扶严时，因病去世。虞汜的弟弟虞忠，是宜都太守；虞耸，是越骑校尉，多次提升，做了廷尉，还任过湘东、河间的太守，虞籛，是廷尉尚书，济阴太守。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县人。他父亲陆康在汉朝末年任庐江太守。陆绩六岁时，在九江进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他，他在怀里藏了三个。离开时，他跪拜告辞，橘子掉在地下。袁术对他说：“陆郎作客人还把橘子藏在怀里吗？”他跪下回答说：“我想带回去给母亲吃。”袁术大为惊奇。孙策在吴郡时，一次宴会上，张昭、张纮、秦松是上宾，他们共同议论到四海没有安定，必须用武力治理的方法来使天下平定，陆绩年幼，坐在下席，他在远处大声喊道：“从前管夷吾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统天下，并不使用兵车。孔子说：‘远方的人不顺服，就修养德行使他们来。’现在谈论的人不努力研究用道德安抚并得到天下的方法，只推崇武力，我虽然年幼，私下认为是不合适的。”张昭等人对他感到惊异。

陆绩的相貌雄壮，博学多才，星历算数他没有不广泛阅读的。虞翻在耆宿中负有盛名，庞统是荆州有名的贤士，他们和陆绩的年龄也相差很大，却都和陆绩友善。孙权执政后，征召他任奏曹掾，由于他心直口快而使人害怕，被派出任郁林太守，加官偏将军，供他兵员两千人。陆绩因为腿瘸，又加之他志在治学，带兵打仗不是他的志向。因此即使有战事，他的著述也不停止。他写作《浑天图》，注释《周易》，诠释《太玄》，都在世上流传。他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就给自己写了挽辞：“汉代志士吴郡陆绩，年幼时厚爱《诗经》、《尚书》，长大后研习三《礼》、《周易》，却奉命到南方征伐，不幸染上疾病，生命垂危，我遭逢的命运竟是寿数不长久，呜呼！可悲我要与世永绝了……”又说：“从现在开始，六十年以后，天下将重新出现‘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遗憾的是我已经看不到了。”他三十二岁去世。他的长子陆宏，是会稽南郡都尉，次子陆轅，是长水校尉。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县人。他的父亲张允,因为轻视财物重视贤士,名扬州郡,任孙权的东曹掾,不久去世。张温从小就注意节操的修养,他的身体非常魁梧。孙权听说他的情况,就问朝中大臣们说:“张温在当今可以和谁相比?”大司农刘基说:“可以和全琮成为同类。”太常顾雍说:“刘基不了解他的为人。张温在当今没有人能和他匹敌。”孙权说:“如果这样,张允就没有死。”孙权把张温征召来,并召见他。他的文章表达、应口答对,都使观看的人钦服敬慕,孙权也肃然起敬厚礼相待。召见结束后,他刚出来,张昭就握着他的手说:“老夫把心思托付给您啦,您应当明白。”他担任了议郎、选曹尚书,又升为太子太傅,很被信任重视。

他三十二岁时,以辅义中郎将的身分出使蜀国。孙权对他说:“您本不该远出,我担心诸葛孔明不了解我所以要和曹氏沟通思想的原因,所以委屈您走一趟。假如山越的祸患都除掉了,我们会大规模地同曹丕交战。这就是我们的理由。当然,外交使臣的含义,就是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词。”张温回答说:“我入门没有亲信的人规劝,出门没有独自应对的才能,恐怕没有张老推誉的功用,也没有子产陈述事务的效力。不过诸葛亮洞察计谋,必定了解神圣思虑屈伸的权宜,加上蒙受我朝如同天降的恩惠,可以推知,诸葛亮的心里一定没有猜疑。”张温到了蜀国,前往宫廷呈递表章说:“从前高宗居丧,却使殷商的福运昌盛以至于复兴;成王幼小,却使有周的德行兴隆以达到太平,他们的功勋比天还要高,他们的声望比天还要广。如今陛下凭借聪明的体魄,与从前的高宗、成王的情况相同,把政务交给优秀的辅佐,又有许多贤臣的倾心相助,各地的人们远远地看到贵国的气势,没有谁不感到欣慰,感到可以信赖。吴国勤苦思虑,施展力量,扫平了长江

沿岸。我们愿意和有道的君主一起平定一统天下,并且倾心于统一行动,我们的决心就象河水东流绝无反顾。但是,战争是凶险复杂的,我们可供使役的兵力太少,因此只好忍受卑鄙逆理之徒强加给我们的耻辱,特派下臣张温来通报情况,表达我们的友好情谊。陛下最推崇礼义,不应为此感到耻辱慢待。我从遥远的边境,到进入贵都的近郊,多次蒙受陛下的慰问,充满恩惠的诏令不断地向我发出,由于荣耀,自己不觉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又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奇和不安。谨此奉献我国君主送给陛下的信函一封。”蜀国非常看重他的才干。回国后,过了不久,就被派进豫章的部队,并参加部队的出征作战,他对军事方面的功业没有追求。

孙权一方面暗中对张温赞美蜀国政治心怀不满,另一方面又嫌弃他的名声太显赫,百姓被他所迷惑,担心他最终不为自己所用,就想找个攻击伤害他的办法。正好暨艳的事情发生,于是孙权借用这个机会把张温揭发出来。暨艳,字子休,也是吴郡人,是张温把他引荐来的,孙权任用他为选曹郎,他官做到尚书。暨艳的性情正直清高,严肃利害,喜欢发表清正的言论。他看到当时郎署内,一片混乱,良莠不分,有很多官员不是合适的人选,他就想使善恶分开处理,贤愚区别使用。凡有人弹劾百官的问题,或是考核选拔三署官员,他一般都是贬高就低,降下几个等级。那些维持原议的十个人中还占不上一个。那些身居官位而又贪婪卑鄙、志趣气节肮脏低下的人,都用为军队中的官员,安置在军营的幕府中来处治他们。因而怨恨愤怒的声音积久,逐渐发生作用的谗言也就兴起。许多人竞相揭举暨艳和选曹郎徐彪专门依靠私人交情,爱憎不是秉公决断。暨艳和徐彪都因被定罪而自杀。张温一向和暨艳、徐彪志同道合,经常互通信札,往来问候,于

是就惩治张温。孙权把他囚禁在有关官署,下令说:“从前我下令征召张温,并虚心地对待他,最终让他位居高官,超过一些旧臣,哪里想到他如此凶恶,独自藏有异心。过去暨艳的父亲和哥哥依附凶恶的叛贼,我没有忌讳,所以提拔任用他,想观察暨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细察他的内心,他的真实面目果然暴露。而张温却和他结为生死之交,暨艳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张温发端。他们互成表里,共为腹背,只要不是张温的党徒,暨艳就去吹毛求疵,给他们制造一些虚妄的罪名。另外先前我任用张温督察三郡的工作,指挥那里的官员和残余的兵马。当时怕出问题,想让他快点回来,就给他鞋戟用来开路,用威权鼓励他。但他就便到了豫章,呈表要求讨伐长为非作歹的贼人,我相信并接受了他的要求,特地把统帐、帐下、解烦等各类士兵五千人交给他。后来听说曹丕亲自进犯淮水、泗水一带,所以我预先下令张温,有紧急情况就出动。而张温却把所有的将领集中起来,部署在深山里,接受了命令但没有按照命令赶到战场。得亏曹丕自己退兵了,否则,过去的事情我们难道还有机会发表高论吗?还有殷礼这个人,本来是因为他善于占候而征召的,张温却先后要了他带到蜀国,向他国鼓吹宣扬殷礼,为殷礼夸口说大话。同时,殷礼回来后,本来应当让他去干他的本职工作,张温却让他主持尚书户曹郎的工作。这样的部署安排,无非是张温的主意而已。张温还告诉贾原,说我一定推荐您做御史,告诉蒋康,说我一定用您代替贾原,专门用国家的恩典夸耀卖弄自己,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势力。衡量他的邪恶用心,可以说是无所不为。我不忍心让他暴尸在街头,现在斥逐退回他的本郡,让他干些低级官员的工作。呜呼张温,免罪就算是幸运。”

将军骆统呈表为张温辩护说:“我私

下认为,陛下是上天生成的光辉的德行,神灵启示的英明的思想,因而从四方招集来优秀的人才,在朝廷上安置了杰出的官员。众多才学之士都受到广泛深厚的恩惠,而张温则又蒙受最为隆重的赐予。张温自己招来处罚谪降,辜负了荣耀的恩遇,想到他变得如此,实在令人悲叹痛心。不过,我在往来奔波中间,为国家观察探听,深深了解其中的情况,所以详尽地陈述其中的道理。张温心里的确没有其他想法,他的行为也没有叛逆的痕迹,只是由于他年纪还轻,承担重任的资历还浅,却负戴显赫盛隆的恩宠,体验卓著宏伟的才地,发表论定善恶的评说,奉献褒贬是非的议案。在这种情况下,趋炎附势的人垂涎他的恩宠,争名逐利的人妒嫉他的才干,沉默寡言的人责备他的评说,劣迹昭彰的人忌讳他的议案。这是臣下应当详尽分辨、朝廷应当深究细察的因素。从前,贾谊是极为忠诚的臣子,汉文帝是英明的君主,然而周勃和灌婴的一句话,贾谊就被远远地斥退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疾恨贾谊的程度深重,谗毁的方法巧妙。这样就使得错误在天下传扬,过失在后代彰明,所以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张温的智慧虽然比不上战国的策士,武功比不上咆哮的老虎,但他那弘雅的气质,优秀的德行,文章的精采,议论的奥妙,卓越超群,光辉耀世,世人没有能赶得上他的。所以论张温的才华是令人惋惜的,谈他的罪过则是可以饶恕的。如果陛下忍耐威势,赦以盛德,宽宥贤才,促进王业,这必定会成为朝廷的美德,光耀四方的壮丽景观。国家对暨艳,没有纳入败类的范畴,还把他视同平民,因此他首先被朱治任用,接着被众人推举,这才能够被朝廷任用,同时也为张温所结交。君臣的义理,是义理中最重要,朋友的交情,是交情中最轻微的。国家不嫌弃暨艳,属于最重要的义理,因此张温也不嫌弃与

暨艳交往,则属于最轻微的交情。当时是世人宠爱暨艳在前,而张温私下亲近他在后。凡长年作恶的百姓,放纵他们在山中险恶处,就会成为劲寇,把他们安排在平原上,就能成为健兵。所以张温的意思在于想捕获长年作恶的歹徒,以消除劲寇的祸患,同时增强健兵的力量。只是他自己在指挥上错落失当,所以功效和他的言谈不相符合。不过要算计他派出的兵员,用许晏相比,数量的多寡,他不比许晏少;用兵的强弱,他不比许晏差;甚至进军的迟速,他也不比许晏慢。所以他赶在秋冬相交的月份,按报警的期限奔赴战场,他不敢忘恩而偷懒。张温到蜀国出使,与蜀国共同称誉殷礼,虽然臣子不应有国境之外的私交,也是情有可原的。国境之外的私交,说的是没有国君的命令而自己拉关系,这种私交不是为了国事,而是暗中传递消息。如果是奉国君的命令出行,一方面联结了两国国君的友好关系,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叙谈个人的交情,这也是外交使臣的通例。所以孔子出使邻国,就有私人会见的礼仪;季子聘问诸夏,也有私宴畅谈的义举。古人说过,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君主,就观察这个国家的使臣,看到这个国家的臣子具有洞察力,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君主目光远大。张温如果赞誉殷礼,能使对方也赞叹殷礼,那确实可以显示我朝大臣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可知让张温出使正是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因而能在外境显示国家的美德,在他国宣扬我主的美名。因为这个缘故,晋国赵文子到宋国结盟,向屈建称扬随会,楚国王孙圉到晋国出使,向赵鞅赞誉左史。他们也是向他国的辅臣赞叹本国的大臣,经传用张扬国威来赞美他们,而没有从外交的角度批评他们。王靖对内不忧虑时政,对外不关心战事,张温弹劾他没有私怨,追究他没有弄假,因此张温和王靖竟成了大怨家,这是张温竭尽气节的明证。王靖的部

队的势力,重要官员的才能,都超过贾原、蒋康,张温尚且没有因为私利就向王靖谋求个人的安全,又怎么敢出卖国家恩典来拉拢贾原、蒋康呢?另外贾原任职不勤勉,处事不称职,张温多次用难看的脸色对待他,用严厉的声音责备他,如果张温果真想出卖国家恩典进行叛乱,那么也不一定会贪图一个贾原。凡此种种,与事实核对既不相合,向众人调查也无证据。我私下考虑,国君虽然有神圣明哲的体魄,非同寻常的智慧,但凭借独自一人的能力,驾御亿兆百姓的万事,立足层层宫廷的内部,俯瞰国家四境的外部,照顾所有官员的情谊,寻求各种国事的规律,还很难周全,本来应当倾听细察群臣的意见,以开阔视觉和听觉的范围。现在别人否定张温已经很卖力,我肯定张温也很用心,所用的言词都很巧妙,所说的内容都很完整,双方各自都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谁还能说是为了个人利益呢?是非曲直一时间还难以立即分辨。然而凭借陛下的聪明睿智,细察论辩的是非曲直,如果用心深入,思想集中,从细节到概况均加以研究核查,真情怎么能疑而不明,事实怎么能混而不清呢?张温并不喜欢我,我也并不讨好他。从前的君子,都是克制个人的怨恨,来扩大国君的视野。他卓越地独立于世在前,我为他被废黜而羞愧在后,所以竟在今天抒发我多年的情怀,向陛下奉献我鄙陋的见解,实在是想向朝廷竭尽忠心,并非对张温这个人有什么留恋之情。”孙权终于没有采纳骆统的意见。

以后过了六年,张温因病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张祗和张白也很有才望,他们是和张温同时被废黜的。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他父亲骆俊官做到陈郡相,被袁术杀害。骆统的母亲改嫁,成为华歆的妾,骆统当时八岁,就和亲人一块回到会稽。他的母亲送他,他

拜辞母亲就上车,面朝前连头也不回,他的母亲在后面啼哭。赶车的人说:“夫人还在那儿呢!”他说:“我不想增加母亲思念的痛苦,所以不回头看她。”他服事嫡母很恭敬。当时遇上灾荒,乡里以及远方客人有很多人日子穷困,骆统为了帮助他们就减少了饮食。他的姐姐仁爱,品行良好,寡居回家,没有儿子。她见了骆统的样子很为骆统难过,多次追问骆统原因。骆统说:“士大夫们糟糠还不够吃的,我哪还有心独自吃饱!”她姐姐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告诉我,而自己这样折磨自己呢?”于是她就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骆统,又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也认为儿子很贤惠,就让自己分担施舍,由此他声名显露。

孙权以将军的身分兼任会稽太守时,骆统二十岁,被孙权试用为乌程相,乌程的百姓超过一万户,都赞叹骆统对百姓的治理有恩惠。孙权嘉奖他,召他任功曹,兼理骑都尉,把堂兄孙辅的女儿嫁给他。骆统的志向在于帮助孙权弥补不足,洞察万事,如果有什么见闻,他绝不会把晚上的事情留到天亮再说。他经常劝说孙权尊重并接纳贤能之士,努力探求时政的利弊。飨宴赏赐时,可以使每人分别进见,对他们问寒问暖,向他们施以亲密的感情,诱导他们,使他们发表议论,从中观察他们的志趣,使他们都感恩戴德,心里怀着想要报恩的念头。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他后来外出任建忠中郎将,统领武射吏三千人。到凌统死后,他又统领凌统的部队。

这个时期劳役繁多,加上瘟疫流行,百姓的门户减少。骆统上书说:“我听说作为一国的君主,是以占据辽阔的疆土为富强,以控制威权和赏罚为尊贵,以推行道德和仁义为荣耀,以永垂不绝的胤嗣为福祚。但是,财物要靠百姓的生产,强盛要依赖百姓的力量,威权要凭借百姓的势众,福祚要仰仗百姓的繁育,道德要期待百姓的兴

旺,仁义要通过百姓的实行。这六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之后,才能顺应天命,蒙受福运,保全宗族,巩固国家。《尚书》说:‘民众没有君主就不能轻松而且安宁,君主没有民众就不能开拓四方。’由此推论,百姓要依靠君主得到安定,君主要依靠百姓得到成功,这是一条不会改变的规律。如今强大的敌人还没有消灭,四海之内还没有平定,三军却有无尽的劳役,江岸却有不懈的武备。赋税征调频繁,这个问题由来积年,加上灾祸瘟疫造成的死亡,郡县空虚,田野荒芜,听我所辖城邑的报告,百姓的户数逐渐减少,且多是老残病弱,壮夫很少。听到这个报告时,我心如火燎,思索其中的原故。老百姓没有见识,他们既有安守故土不愿迁徙的习性,且又因为先后外出当兵的人,活着生活困苦没有温饱,死后骸骨抛弃不再返回,所以他们更为此而留恋故土,害怕远出,远出对他们来说,就是等于死亡。每次有征调劳役的任务时,贫穷人家负担沉重的人先被输送。家中小有钱财的,会把钱财全部拿出来行贿,为了逃避劳役他们不惜倾家荡产。轻率剽悍的人就逃进深山险恶之处,入伙干起强盗的勾当。百姓非常虚弱枯竭,他们因为饥饿而忧愁烦躁,因为忧愁烦躁就不去生产,不生产就招致穷困,招致穷困生活就没有乐趣,所以口腹饿急了,奸邪之心就会萌动,离心叛逆的人也就多了起来。我还听说在民间,如果生活不能够勉强自给的话,百姓生下的儿子,很多人不去抚养了。就连屯田的部队中那些贫穷的士兵,也有很多人抛弃儿子。上天生育出他们,而他们的父母却杀害了他们。这种情况我担心将会违逆和祥的气氛,触动阴阳使之激化。况且陛下开创基业建立国家,这是无穷无尽的功业,强盛的邻国庞大的敌人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边疆正常的守备不是个把月的任务,如果军队和百姓不断减少,而后代子孙却不

能繁育,就不可能坚持长久的岁月,以取得我们的胜利。凡国家有百姓,就象水中有船,水停则船只安全,水动则船只危险。百姓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虽然软弱,却不可压迫。因此英明的君主对百姓很重视。因为国家的福祸是由百姓所决定,所以君主要和百姓共兴衰,就要通过观察民情来制定政策。当今地方官员,是亲近百姓的职务,只能任用办事干练,并且能取消目前的苛政,然后再把恩惠作为治理的手段,符合陛下象上天覆盖大地那样的仁义、勤苦体恤民情的恩德的人。官员的政务,百姓的习俗,一天天地败坏,逐渐地衰微,这种形势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凡治病要在病情尚未恶化之时,除祸贵在祸患尚未蔓延之际。希望陛下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占用一点闲暇的时间,注意思索省察,弥补不足,计划周密,考虑长远,使残余的百姓得到繁育,使百姓的财富得到增加,这样,我们的事业就可以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这是我骆统最大的愿望,也是足以使我死而不朽的功德。”孙权被骆统的话所打动,因而他对骆统的意见特别重视。

由于骆统跟随陆逊在宜都打败蜀国军队,因而升为偏将军。黄武初年,曹仁进攻濡须,派其他部队的将领常雕等人袭击中洲,骆统和严圭共同抗击魏军并打败了他们,因而封为新阳亭侯,后来任濡须督。他多次陈述有利于时政的见解,前后几十次上书,因为文字太多,不能全部记载。尤其是他认为那种托名隐居以诱君主召募的行为在民间助长了邪恶,败坏了习俗,容易产生叛逆的思想,应当马上停止对这种人的安排,孙权和反复争辩,终于还是实行他的办法。他享年三十六岁,黄武七年去世。

陆瑁,字子璋,丞相陆逊的弟弟。他从小就喜欢学习,重视情义。陈国人陈融、陈留人濮阳逸、沛郡人蒋纂、广陵人袁迪等

人,都是出身贫寒却很有志向的人,他们都来找陆瑁交游相处。陆瑁往往割分自己的珍品和美味,和他们同甘共苦。以至于同郡的徐原,移居会稽,和他素不相识,临死前留下遗书,把孤儿托付给他,他为徐原建起坟墓,并收留培养徐原的儿子。另外他的叔父陆绩死得早,撇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只有几岁返回故居,陆瑁把他们接回来抚养,到他们长大成人才分开。州郡征召举荐他做官,他都不去就职。

当时尚书暨艳非常善于褒贬人物,在选择议定三署官员时,他经常揭别人见不得人的短处,公开那些人的错误。陆瑁给他写信说:“凡圣人总是鼓励善良,同情愚昧,忘记别人的过失,牢记别人的功绩,因而形成良好的风化。如今王业刚刚建立,将来还要统一天下,这正是汉高祖弃人之短用人之长的时代。如果让善和恶区分得一清二楚,推崇汝颖人每月初一评议人物的习俗,虽然可以整饬习俗,宣明教化,但恐怕不容易实行。应当远则学习孔子的泛爱精神,中则效法郭嘉的广泛助人,近则从有益于建设王业的角度着眼。”暨艳不能按他说的去做,终于招致失败。

嘉禾元年,朝廷以公车征召陆瑁,任命他为议郎、选曹尚书。孙权恨公孙渊的投机取巧,反复无常,打算亲自征伐他。陆瑁上书劝谏说:“我听说英明的君王驾御远方的少数族,只是笼络而已,不是长期守卫占据那些地方。所以古时制定国土政策,把这样的地方称为荒服,就是说他们恍惚不稳定,不能去守卫。现在公孙渊只是东方少数族的一小股势力,远隔在海角,虽然托有人的面孔,其实和禽兽没有区别。国家所以不惜财货远远地施予他们,不是奖励他们的德行道义,其实是想诱导他们收敛欺诈的行为,以便谋求他们的马匹而已。公孙渊那样傲慢狡黠,居然依仗地远,背叛诏令,这正是边远地区少数族的通常表现,

哪里值得大惊小怪呢？从前汉朝各个皇帝也曾经意志坚定地同少数民族打交道，派使者奔驰往来，散发财物，使汉朝的财物充满了西域，虽然有时这些少数民族恭敬从命，但那些使者被杀害，财物同时被吞没的事例，不胜数。现在陛下不能忍受愤愤的怒气，想跨越大海，亲自践踏那块土地，群臣议论，私下里都认为不妥。为什么呢？北方的敌人和我国接壤，如果出现疏忽，他们就会乘虚而入。我们所以要跨海谋求马匹，违反本意地礼遇公孙渊，就是为了拯救目前天下的危难，消除藏在心腹的祸患。如果转而弃本逐末，舍近求远，因为气愤而改变计划，因为激怒而动用军队，这正是狡猾的敌人所希望听到的消息，而不是我们大吴最好的方案。另外兵家的战术，往往以劳碌使对方疲惫，用安逸来等待对方，得失之间，较量的结果总是得的多。况且沓渚距离公孙渊，道路还很远，如果到达彼岸，军队的力量就分成三份，首先要派主力进取，其次要有部队守卫船只，再次还要用一些部队运送粮食。出征的人即使很多，也很难全部用上。加以徒步背粮，经过长途跋涉，深入敌人腹地，而贼人的地盘马匹很多，拦截起来可就变化无常。倘若公孙渊趁机使用阴谋，和北边的敌人关系不断，我们兴师动众时，他们就会象嘴唇和牙齿一样，互相帮助。倘若他确实孤立行事，没有什么靠山，他也会因为恐惧远远地逃走，恐怕很难一下子消灭。假如陛下的诛伐滞留在北方的原野，山越的强贼乘虚而入，恐怕不是绝对安全的长远谋虑。”孙权没有接受他的劝谏。

陆瑁重新上书说：“武器装备本来是前代用来诛伐暴乱、威慑四夷的东西，如果它们的使用完全在奸雄已经消除，天下太平无事，君主悠闲地坐在朝廷上的情况下，那只是用战争留下的话题发发议论而已。至于中原混乱，九州交错的时候，通常必须

加深根基，巩固本体，爱护兵力，珍惜费用，努力使自己得到休息调养，以等待邻国敌人的漏洞，没有正处在这样的时期，反而舍近求远，使军队疲劳的。从前尉佗逆乱，僭号称帝，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富裕，兵员的数量，粮食的积蓄，可以说很多，但汉文帝还是认为到边远地区征伐不容易，他虽然大规模出动军队，但也只向尉佗晓喻道理而已。如今凶残的敌人还没有消灭，边境还不断有警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蚩尤、鬼方作乱，也应当根据情况的缓急区别处理，不应当把公孙渊作为出兵的先例。希望陛下控制威权，停止行动，暂且稳定所有军队，潜心思索，冷静规划，以制定未来的宏图，这对天下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孙权第二次读了陆瑁的上书，赞赏他的文章说理方直恳切，就不采取行动了。

起初，陆瑁的同郡闻人敏在都邑中很受优待，地位超过宗修，只有陆瑁不以为然，后来的事实果然象他说的一样。

赤乌二年，陆瑁去世。他的儿子陆喜也涉足经典的研习，喜欢探讨人伦问题，孙皓执政时任选曹尚书。

吾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孙河任县长时，吾粲是他手下的小吏。孙河十分重视吾粲。孙河后来任将军，可以自己选拔地方官员，就宣布吾粲任曲阿丞，又升为长史，吾粲的政绩很出色。虽然他出身贫寒，但他与同郡的陆逊、卜静等人并肩齐名。孙权任车骑将军时，征召他任主簿，又外出任山阴县令，回来便担任参军校尉。

黄武元年，他和吕范、贺齐等人一起率领水军在洞口抗击魏国将领曹休。当时正值天刮大风，许多船只的缆绳被刮断，漂流到岸边，被魏国军队俘获。有的船只被风刮翻沉没水中，那些还存在的大船，两舷攀附着落水的人，他们在大声呼叫，其他官员都担心船只只会倾覆，都用戈矛刺击水中的

人,不让他们上船。吾粲和黄渊却让船上的人把落水的人救上来,他们手下的人认为船超载会破裂,吾粲说:“如果船破,我们就应当一块儿去死!别人陷入困境,怎么能抛弃他们呢?”吾粲和黄渊救活的人有一百多。

回来后,他升任会稽太守。他征召隐士谢谭任功曹,谢谭借口有病不就职。吾粲开导他说:“应龙因为能屈能伸才成为神灵,凤凰因为善于鸣叫才成为珍奇,为什么一定要在天外隐藏形体,在深渊潜伏鳞甲呢?”吾粲召募聚合许多人马,被任命为昭义中郎将,和吕岱讨伐平定了山越,又入朝担任屯骑校尉、少府,后来升任太子太傅。当他遭遇两宫的变乱时,仗义执言,申明嫡庶的分别,想让鲁王孙霸外出驻守夏口,又将杨竺发遣,不得让他住在都邑里。吾粲还多次把消息告诉陆逊。陆逊当时驻守武昌,他也连续呈表谏诤。由此吾粲遭孙霸、杨竺等人陷害,关进监狱被处死。

朱据,字子范,吴郡吴县人。他长得仪表堂堂,很有膂力,还善于辩论。黄武初年,他被征召任命为五官郎中,补任侍御史。当时选曹尚书暨艳憎恶贪赃枉法之徒身居官位,想淘汰他们。朱据认为天下还没有平定,应当以功补过。抛弃有缺点的人,只用有才干的人,推举清白的人,仇视污浊的人,这种行为值得阻止劝告。如果一下子把那些人贬斥下来,恐怕会有后患。暨艳不听,终于败亡。

孙权忧虑将帅乏人,不由得发泄愤懑,哀声叹气,心中非常追念吕蒙、张温。他认为朱据文武双全,可以继承吕蒙、张温的事业,由此便任命朱据为建义校尉,统领军队屯兵湖孰。黄龙元年,孙权迁都建业,征召朱据,把公主嫁给他,并任命他为左将军,封为云阳侯。他为人谦虚,广交人才,轻视财物,喜欢施舍,俸禄赏赐虽然很多,他却

经常不够用。嘉禾年间,开始铸造大钱,一枚可值五百文。后来朱据的部队应当接受三万缗,工匠王遂趁机弄假贪污其中的钱。典校吕壹怀疑是朱据实际上贪取了,就拷问主管财物的人,这个人死在酷刑之下。朱据可怜他无辜,就用质地优良的棺木装敛他。吕壹又扬言朱据的官员为朱据隐瞒,所以厚待这个官员的葬礼。孙权多次责问朱据,朱据无法为自己说明白,就坐在草荐上等待处治。几个月后,典军吏刘助发觉事实的真相,说是王遂贪污的。孙权很受触动,他说:“朱据尚且被冤枉,何况下面的官员百姓呢!”于是就追究吕壹的罪责,奖励刘助一百万钱。

赤乌九年,朱据升任骠骑将军。遇到两宫争斗,他拥护太子,一谈起此事,就是那么恳切周详,内心的正义感全在脸上表现出来,而且誓死要保卫太子。结果他被降为新都郡丞,还未到任,中书令孙弘就诬陷朱据,并利用孙权卧床不起的机会,伪造诏书追赐朱据一死。朱据当时五十七岁。孙亮执政时,他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各自又统领部队,被全公主诬陷,都被处死。永安年间,朝廷追记过去朱据的功劳,让朱熊的儿子朱宣继承云阳侯的爵位,娶公主为妻。孙皓执政时,朱宣官做到骠骑将军。

评论说:虞翻是古代狂放率直之徒,本来就很难在乱世逃脱灾祸,但孙权不能容纳他,也说明孙权并非心胸广阔的人。陆绩对于扬雄《太玄》的贡献,就象是左丘明对孔子《春秋》的贡献,庄周对老聃《道德经》的贡献。凭着这样一个堪与瑚琏相比的大才,却去守卫南越,不也太戕害人才了吗?张温才华卓越,但智慧上的防线没有设立,因而招致艰难祸患。骆统深明大义,言辞恳切,说理周详,可惜赶上孙权正闭塞视听,不开言路的时候。陆瑁忠诚仁义的规劝,君子对此十分赞赏。吾粲、朱据遭受

挫折,因为正直而丧生,可悲啊!

(尹黎云 译)

三国志卷五十八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

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

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峙，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

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

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委侯。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

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威,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入自担人烧铍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

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弩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诱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人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遣还西陵。

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时建昌侯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射声校尉松于公子中最亲，戏兵不整，逊对之髡其职吏。南阳谢景善刘虞先刑后礼之论，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虞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官，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上疏陈时事

曰：“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愚以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见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蓄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

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逊上疏曰：“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仇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鸟窜荒裔，拒逆王师，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豪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穴，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运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

惜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权用纳焉。

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抄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戚，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军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已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军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贍经恤。

又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惧，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罢免。

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

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

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后权诛壹，深以自责，语在权传。

时谢渊、谢宏等各陈便宜，欲兴利改作。以事下逊。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

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於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欤，君其勗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孙休时，追谥逊曰昭侯。

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权意渐解。赤乌九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人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当还，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建兴元年，拜奋威将军。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为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三年，假节。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

抗闻都下政令多阙，忧深虑远，乃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于强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服，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义，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道未纯，贾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家同戚，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忧惶，念

至情渗。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十七条失本，故不载。

时何定弄权，阉官预政；抗上疏曰：“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靖谖庸回，唐书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叹息也。春秋已来，爰及秦、汉，倾覆之衅，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委以聪明之任，假以专制之威，而冀雍熙之声作，肃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见吏，殊才虽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渐道教，或清苦自立，资能足用。自可随才授职，抑黜群小，然后俗化可清，庶政无秽也。”

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抗闻之，日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以至，众甚苦之。诸将咸谏曰：“令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于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咸欲攻阐，抗每不许。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围备始合。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

平 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祛；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兵，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旋军击之，矢石雨下，肇众伤死者相属。肇至经月，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虑阐畜力项领，伺视间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蹙之，肇大破败，祛等皆引军还。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

加拜都护，闻武昌左部督薛莹征下狱，抗上疏曰：“夫俊义者，国家之良宝，社稷之贵资，庶政所以伦叙，四门所以穆清也。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当世秀颖，一时显器，既蒙初宠，从容列位，而并旋受诛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盖《周礼》有赦贤之辟，《春秋》有寡善之义，《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经忠义，身被极刑，岂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无所识，至乃焚烁流漂，弃之水滨，惧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耸，士民同戚。蕃、勣永已，悔亦靡及，诚望陛下敕召玄出，而顷闻薛宝卒见逮录。莹父综纳言先帝，傅弼文皇，及莹承基，内厉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惧有司未详其事，如复诛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莹罪，哀矜庶狱，清澄刑网，则天下幸甚！”

时师旅仍动，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闻《易》贵随时，《传》美观衅，故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苟无其时，玉台有忧伤之虑，孟津有反旆之军。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

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阙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罚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且阻兵无众，古之明鉴，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

二年春，就拜大司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人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

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伐吴，龙骧将军王濬顺流东下，所至辄克，终如抗虑。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骑都尉，封毗陵侯，既领抗兵，拜偏将军、中夏督，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二月壬

戊 晏为王濬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时年三十一。景妻，孙皓適妹，与景俱张承外孙也。

评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迹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及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

【译文】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他原名叫议，世代都是江东大族。陆逊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跟着他堂祖父庐江太守陆康在任所生活。袁术与陆康有仇，准备攻打陆康。陆康就让陆逊和亲属回到吴县。陆逊比陆康的儿子陆绩大几岁，就替陆康管理家务。

孙权做将军时，陆逊二十一岁，开始在孙权幕府任职，历任东西曹令史，又外出当了海昌县屯田都尉，同时兼管这个县的政务。该县连续几年大旱，陆逊就打开粮仓，救济贫民，奖励并督促百姓种田、养蚕，百姓得到很多好处。当时吴、会稽、丹杨郡有很多躲藏在山林中的人，陆逊向孙权陈述当前应该做的事，请求准许召募这些人。会稽有个山贼头目潘临，一向是这个地区的祸患，多年没有捕获。陆逊率领部下新召的兵士，深入险要地区讨伐，所到之处，都被降服。这时，他手下士兵已有两千多人。鄱阳郡的贼众头目尤突叛乱，他又率兵征讨。晋升他为定威校尉，军队驻扎在利浦。

孙权把他的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陆逊，多次征求他对时局的看法，陆逊建议说：“现在英雄各霸一方，互相对峙，跟豺狼一样窥测观望，要战胜敌人，平定祸乱，没有许多的人是不能成功的。而山寇是旧

日的怨恨，他们依仗险要地形，住在深山里。内部的祸乱没有平定，难以图谋远处，我们应当扩充队伍，从中挑选精锐的人手。”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帐下右都督。正值丹阳的贼众头目费栈接受了曹公的任命，煽动山越作乱，作为他的内应。孙权派陆逊讨伐费栈。费栈的支党很多，而陆逊去的兵很少，陆逊就增设了很多军旗，分布了战鼓、号角，晚上潜伏在山谷中，突然敲鼓呐喊，冲上前去。费栈的人马顿时被攻破而四散逃跑。陆逊整编东三郡的驻军，强壮的人当兵，病弱的人补充农户，这样得到了几万精锐军队，旧有的祸患全部扫清了，军队经过的地方，全被削平，陆逊回师，驻在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给孙权上表，说陆逊随意征用民力，扰乱所辖地区。陆逊后来到了都城，同孙权谈话中，称赞淳于式是好官员。孙权说：“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这是为什么？”陆逊回答说：“淳于式的意思在于养民，所以告发了我，如果我再诋毁他来混淆您的视听，这种风气不能助长。”孙权说：“这实在是忠厚长者的行为，只不过一般人做不到罢了。”

吕蒙称病回到建业，陆逊去拜访他，对他说：“关羽和您接壤，您怎么远离防区东下，不会有后顾之忧吗？”吕蒙说：“正如你所讲的，但我的病很重。”陆逊说：“关羽自恃他的勇气，欺压别人，开始建立了大功，神态骄傲，意志安闲，只顾向北进攻魏国，对我国不存戒心。如果把您有病的消息告诉他，他一定更加不作防备。然后出其不意，一定能捉住他，制服他。您见到皇上，应当很好地筹画一下。”吕蒙说：“关羽一向勇猛，本来就不能同他作对，况且他已经占据荆州，大施恩信，再加上他原来就有大功，胆略和气势很盛，不容易谋取。”吕蒙到了都城，孙权问他：“谁有代替您呢？”吕蒙回答说：“陆逊思虑深远，才气可以担当

重任,我看他的智谋,定能担任要职。他没有大的名气,不为关羽所畏惧,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如果用他,应当让他表面上隐藏真实意图,暗中察看有利形势,这样才能攻克关羽。”孙权就召见陆逊,任他为偏将军右都督,来代替吕蒙。

陆逊到了陆口,就写信给关羽说:“以前您观察敌人的破绽,乘机进攻,按一定的法则指挥军队,轻易地就获得很大的成功,您的功绩是多么伟大呀!敌国被打败,对盟国也有好处,听到您胜利的喜讯,我不觉击节叫好,希望您乘机完成席卷中原的大业,一起来辅助朝廷,维持纲纪。最近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接受任命西来这里。我非常仰慕您的风采,希望受到您的善待和教诲。”又说:“于禁等人被您俘获,远近对您钦佩、赞叹,认为您的功勋定能与世长存。即使当年晋文公参加城濮之战的军队,淮阴侯攻拔赵国的谋略,也不能超过您的业绩。听说徐晃等驻扎了少量军队,窥伺您的动向。曹操是个狡猾的敌人,他由于失败的忿恨便不顾危难,恐怕会暗中增兵,以逞其志。虽说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但还有一些勇猛强悍的将领。而且人们在获胜之后,往往产生轻敌思想。古人依靠用兵的谋略,胜利之后更加警惕,请将军多方采取措施,以保全您的战功。我是一个书生,才疏学浅,行动迟缓,现任此职,深感力不胜任。我十分高兴与您为邻,对您的德行、威望非常钦佩,愿意倾诉我的肺腑之言,即使不能合乎您的谋略,仍可看出我是向往您的。倘若得到您的关注,一定会明察这些。”关羽看了陆逊的信,认为他态度谦恭,有依托于自己的意思,便更加放心,不再有所戒备。陆逊把这些情形报告孙权,指出可以擒获关羽的要领。孙权就暗中派兵西上,任命陆逊和吕蒙为前锋指挥,迅速攻占了公安和南郡。陆逊率兵长驱直入,并兼任宜都太守,升为抚边将军,封为

华亭侯。刘备的宜都太守樊友弃城逃跑,各城邑的官员和少数民族首领都投降。陆逊请求发给金银铜印,用以授给那些刚刚归降的人,这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陆逊派将军李异、谢旌等带领三千人,进攻蜀国将领詹晏、陈凤。李异率领水军,谢旌带领步兵,扼守险要关隘,很快打败了詹晏,陈凤也被擒投降。接着进攻蜀国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败他们。稀归的豪族文布、邓凯等纠集几千夷人军队,投靠蜀汉。陆逊又部署谢旌等讨伐他们。文布、邓凯逃走,蜀国任命他们为将军。陆逊派人引诱他们,文布又带军来降。陆逊先后歼灭、俘虏、诱降共几万人。孙权任命他为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升他为娄侯。

当时荆州士人刚刚归附吴国,有的当官任职,有的还没得到安置,陆逊上疏说:“当年汉高祖得天下,招揽任用有奇才异能的人,汉光武帝中兴,很多杰出的人都去归附。如果这些人能够兴盛道德教化,不必区分亲疏远近。现在荆州刚刚平定,有才干的人没有显达,我怀着至诚的心,请求您对这些普遍地给予供养提拔之恩,让他们得到进身的机会,这样,天下的人就会殷切盼望着我们,都想来接受我们广大深远的教化。”孙权尊敬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军来到吴国西部边界,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授以假节,率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抵抗。刘备从巫峡、建平连营,一直连接到夷陵地界,设立了几十个营地,用金银、锦缎、爵位的赏赐引诱打动各少数民族,委派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锋,辅匡、赵融、廖淳、傅彤各领分支部队,先派吴班带领几千人和平地上扎营,打算向吴军挑战。吴国诸将领都准备出击蜀军,陆逊说:“蜀军这种举动一定是有诡计,暂且看一看吧。”刘备觉得他的计策没有实现,就带领八千名伏军从山谷中撤出。

陆逊说：“我所以不听从各位请求攻打吴班，是因为揣测蜀军一定有诈伪的缘故。”陆逊给孙权上书说：“夷陵是军事上的要害地区，是国家的险要关口，虽然容易取得，但也容易失去，一旦失去不仅是损失了一个郡的土地，而且荆州也让人担忧了。现在我们争夺这个地方，务必获得成功。刘备违背了通常的道理，不保守他的老巢，竟敢前来送死。我虽没有才能，但依仗陛下的威望，以顺讨逆，打败他们不会太久，回顾刘备前后用兵打仗的情况，总是败多胜少，由此推断，不值得担忧。我开始曾担心他水陆并进，现在他舍弃船只，变成步兵，处处结营，我观察他的部署，不可能有变化。我希望陛下高枕无忧，不必挂念这件事。”陆逊属下的将军们都说：“进攻刘备应当在他开始发兵的时候，现在已经让他深入吴境五、六百里，互相对峙已经七、八个月，很多要害地方都被他严密防守，再进攻他对我军必然不利。”陆逊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经历过很多事情，他的军队开始集结时，他考虑周密，用心专一，不能轻易进犯他。现在他出兵很久，没有占到我们的便宜，军队疲惫，士气颓丧，他没有新的计策了。首尾夹击，围歼敌人，正应当在这个时候。”于是先攻打刘备的一处营寨，不顺利。诸将都说：“这是白白地损耗兵力。”陆逊说：“我已经掌握了攻破刘备营寨的办法。”就命令士兵各带一把茅草，用火攻的办法攻破了这个营寨。顷刻之间，便形成熊熊的火势，陆逊率领各军同时进攻，砍下张南、冯习和胡王沙摩柯等人的头，攻破了刘备四十多个营寨。刘备的将领杜路、刘宁等人无路可走，被迫投降。刘备登上马鞍山，周围布置军队防守。陆逊督促军队四面进逼，刘备的军队土崩瓦解，死了几万人。刘备趁着黑夜逃走，只是驿站的人员自动把兵士扔下的铙、钹挑到一起，放火焚烧，截断敌兵追路。这样，刘

备才能勉强退入白帝城。他的船只、兵器、水军、步兵的物资，一下子损失殆尽，兵士的尸体拥塞在江水上，漂流东下。刘备既惭愧、又愤恨，说道：“我刘备竟然被陆逊挫败受辱，难道不是天意吗？”

开始，孙桓曾单独率从夷道攻打刘备的前锋部队，被刘备包围。他就向陆逊求援。陆逊说：“不行。”诸将说：“安东将军孙桓是孙权的同族，知道他被围困，怎能不去援救呢？”陆逊说：“孙安东深得官兵爱戴，城很坚固，粮食充足，不必担忧。等到我的计策得以实施，即使不去救他，他也会自然解围。”到了陆逊的计谋顺利实施，刘备果然大败逃跑。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以前我确实埋怨您不肯援救，今天大局已定，我才知道您的调度，自有办法。”当抵抗刘备的时候，诸位将军有的是孙策手下的老将，有的是皇亲国戚，各有所恃，骄傲自负，互不服气，不肯听从指挥。陆逊握着宝剑说：“刘备是天下知名的人，曹操都畏惧他。现在他侵入我国境内，这是强大的对手。各位都身受国家恩惠，应该和睦相处，共同铲除这个敌人，对上报答所受国恩，但现在诸位互不服气，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虽是一个书生，却接受了主上的任命，国家之所以要委屈各位接受我的指挥，是认为我还有一点长处值得称道，能够忍辱负重的缘故。每个人都应做好自己的事，哪能再推辞呢？军令自有章法，诸位不要违犯！”等到打败刘备，计策大都出自陆逊，诸将才佩服他。孙权听到这些情况，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诸将不服从指挥约束呢？”陆逊回答说：“我受国家大恩，担负的重任超过了我的才干。又加上那些将领有的是左右亲信，有的是冲锋陷阵的战将，有的是屡立功勋的重臣，他们都是国家赖以共同奠定大业的人才。我虽然才能低下，但私心倾慕蔺相如、寇恂谦虚克己，不与同僚争高下的大义，以成就国家

大事。”孙权大笑，称赞他做得对，加封陆逊为辅国将军，兼任荆州牧，不久改封为江陵侯。

另外，刘备在白帝城住下之后，徐盛、潘璋、宋谦等向孙权争相上书，都说刘备一定可以擒获，请求继续攻打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和朱然、骆统认为，曹丕正集结大军，表面借口帮助吴国攻打刘备，实际怀有险恶的用心，请求朝廷作出决定，立即撤回军队。不久，魏军果然出动，吴国三面受到敌人的攻击。刘备不久病死，其子刘禅继位，诸葛亮执掌国政，与孙权结盟通好。根据当时政务应当采取的行动，孙权就命令陆逊告诉诸葛亮，并且刻了孙权的印玺，放在陆逊的官署，孙权每次给刘禅、诸葛亮的书信，都让陆逊看过，语气轻重，是否妥当，让他改定，然后用印封好再送去。

黄武七年，孙权让潘阳太守周鲂诈骗魏国大司马曹休，曹休果然率领大军到皖县。孙权就征召陆逊，赐给他黄钺，任命为大都督，迎击曹休。曹休发觉上当，深以被骗为辱，但他依仗自己兵马众多精良，就与陆逊交战。陆逊自己率领中路，让朱然、全琮率领左右两翼，三路并进，果敢地冲击了曹休的伏兵，接着尽力驱赶，追击败逃的曹兵，一直追到夹石，歼灭俘获一万多人，牛、马、骡、驴车一万多辆，曹军的装备器械被抢掠净尽。曹休回去后，背生痂疽而死。陆逊整顿各军，经过武昌，孙权命令左右侍从用他的伞盖遮蔽陆逊，进出宫殿大门，他赐给陆逊的东西，都是自己用的上等珍品，当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后来陆逊被派回西陵。

黄龙元年，陆逊被任命为上大将军、右都护。这年，孙权东巡建业，留下太子、皇子以及尚书等九卿，征召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等三郡的政务，管理监督军国大事。当时，建昌侯孙虑在殿堂前建

造起一座斗鸭栏，十分精巧，陆逊严肃地说：“您应当多看看经典，增加新知识，玩弄这些东西干什么？”孙虑立即拆毁了斗鸭栏。射声校尉孙松在公子中是孙权最亲近的人，他任其士兵嬉戏逸乐，军纪松弛。陆逊就当着他的面把他手下的官吏给予剃发的处罚。南阳的谢景对刘訥的先刑后礼的说法很推崇，陆逊呵斥谢景说：“礼早于刑已经很久了，刘訥用烦琐的诡辩来歪曲先圣的教导，完全是不对的。您现在在东宫侍奉太子，应当遵守仁义，宣扬善言，像刘訥那样的说法，不必讲了！”

陆逊虽然在外做官，内心却牵挂着国事，他上疏陈述对时局的看法说：“我认为法太严、太细，下面犯法的人就多。近几年来，将领、官吏犯罪，虽由于他们自己不谨慎，应当受到追究，但天下还没有统一，应该谋求进取，小的过错应给予宽免，以安定下面的情绪。而且当前要办的事越来越多，注重才能应是首要问题，只要不是邪恶淫乱，或犯有无法容忍的罪过，我请求对他们提拔重用，让他们施展才能报效陛下。这是古代圣王忘人过失，记人功劳，建成王业的原因。过去，汉高祖不计较陈平的过失，采纳他的奇谋妙略，最终建立了汉朝，他的功劳千古长存。使用严法和酷刑，不是帝王创立大业的做法；只有惩罚，没有宽恕，不是安抚远方的人的宏伟计划。”

孙权想派遣一支部队攻取夷州和朱崖，就来询问陆逊，陆逊上疏说：“我认为全国还没有平定，应当调动民力，以成就当前急需的事务。现在用兵多年，人员损少，陛下为此忧虑，常常废寝忘食，现在将要去远方谋取夷州，以成大事。我反复思虑，看不出它的好处，到万里之外夺取疆土，风浪险恶，胜负很难预料，士兵改换水土，必然生病。现在驱赶士兵，去跋涉荒芜不毛之地，原想得到好处，反而损失更多，原想得利反而受害，而且朱崖十分险峻，那里的人

民像禽兽一样没有开化,得到那里的人民不能成就大事,失去那里的兵源也不会减少自己的军队。江东现有的人力,自然足以图谋大事,只要积蓄力量然后行动就可以了。过去桓王孙策创立吴国的基业,兵士不到五百人,就开创了大业。陛下承受天命,开拓平定了江南地区。我听说治理乱世,讨伐叛逆,必须借助军队的威力,从事农桑,丰衣足食,是人民的根本行业,然而战争没有平息,人民还有饥寒。我以为应当养育士民,少收租赋,依靠民力取胜就要让他们同心协力,提倡道义,鼓励勇敢精神,那么,黄河、渭水流域就可以平定,全国就可以统一。”孙权还是征讨了夷州,果然得不偿失。

当公孙渊背弃盟约之后,孙权想去征讨,陆逊上疏说:“公孙渊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守,拘留我国特使,不肯贡献名马,实在令人仇恨愤怒。蛮夷扰乱中原,他们没有受到圣王的教化,像飞鸟一样窜到荒僻边远地方,对抗我国的军队,让陛下如此震怒,竟然要乘小船,过大海,不考虑危险而轻涉难以意料的风险。现在天下纷乱如云,群雄像猛虎一般争斗,豪杰们都跃跃欲试,呐喊呼号,瞪着眼睛互相敌视。陛下以神勇威武的英姿,秉承天意的安排,在乌林击破曹操,在西陵打败刘备,在荆州捉住关羽,这三个敌人都是当世的英雄豪杰,现在一一挫败了他们的锋芒。万里之内,人民像风吹拂草一样,受到您教化的安抚,这正是平定中原,实现统一大道的时候。如今陛下对小的怨愤不能忍耐,而大发雷霆之怒,违背古代不在屋檐下坐,以防瓦片砸伤的告诫,看轻了帝王的贵重身分,这是我迷惑不解的。我听说有志于行万里路的人,不肯半路上停足;谋划统一天下的人,不能计较小事而妨害大局。强大的敌人在我们境内,边远地区没有归附朝廷,陛下乘船远征,必然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祸患到了

再忧愁,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统一大业能够成功,那么公孙渊不需讨伐自然降服;现在竟然舍不得遥远的辽东的人民和名马,难道对于抛弃原来江东的基业而不可惜吗?请求您停止发兵,以对付主要的敌人,尽早平定中原地区,为后世长留荣光。”孙权因而采纳了他的建议。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魏国,派陆逊和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派他的亲信韩扁带着表文向孙权汇报,返回时,在沔中遇上敌人,敌人抄掠搜索得到韩扁。诸葛瑾听到这件事十分恐惧,写信对陆逊说:“主上已经返回,敌人得到韩扁,完全掌握了我方的底细,而且江水干涸,应该赶快撤回。”陆逊没有回信,他正督促人民种芜菁和豆子,和将领们下棋,以射覆为游戏,和平常一样。诸葛瑾说:“陆伯言足智多谋,他一定有办法。”就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知道主上已经返回,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我们。况且他们已经驻守险要地方,我方将领士兵思想动摇,我们应当自己镇定以稳住将士的心,施展灵活多变的计策,然后退兵。现在就表示要退兵,敌人以为我们害怕,仍然要来进逼,这是必然要失败的。”于是就与诸葛瑾秘密商定计谋,让诸葛瑾率领船只,陆逊率领全部兵马,向襄阳城发动进攻。敌人一向畏惧陆逊,立即返回城里。诸葛瑾就带领船只出发,陆逊慢慢整顿队伍,虚张声势,步行上了船,敌人不敢进犯。军队到达白围,陆逊宣称要住下打猎,暗中派将军周峻、张梁等进攻江夏郡的新市、安陆、石阳县。石阳正是赶集热闹的时候,周峻等突然来到,人们都丢下货物跑进城里,城门被堵塞无法关闭,敌人就砍杀自己的民众,然后才得关上城门。吴军斩杀、生俘一千多人。那些被生俘的人,都给予救护,不让士兵侵犯欺侮。带着家属来投奔的,让人多方料理照顾。如果失去妻子儿女的,就给

予衣服、粮食，优厚慰劳，打发他们回去，有的人因此被感动倾慕，相携前来归附。邻接地区的人民前来归附，魏国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以及夷人首领梅颐等人，都率领党羽来归附陆逊。陆逊拿出全部财物，给予周到的关怀、照顾。

魏国的江夏太守逮式兼管当地的军事，常常扰乱吴国边境，但他与魏国老将文聘的儿子文休一向不和。陆逊得知这个情况，就假装给逮式写回信说：“得到来信，知您态度恳切，知道您和文休长期不和，势不两存，想来归附，我秘密把您的来信上报朝廷，并集合人马迎接您。您应当暗中迅速作好准备，再告诉来归附的确定时间。”陆逊让人把信放在边界上，逮式的士兵拾到信拿给逮式看，逮式惊惶恐惧，于是亲自送妻子儿女返回洛阳。从此，逮式的属吏、士兵不愿亲附他，因此被免官。

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请求在鄱阳郡招募兵士，孙权将此事下达征求陆逊的意思。陆逊认为此郡民众容易动乱，难以安分守己，不应招募，恐怕会招致贼寇。但周祗坚持请求招募，郡民吴遽等果然作乱，杀了周祗，并攻下了几个县城。豫章、庐陵郡旧有的恶人，一起响应吴遽叛乱。陆逊听到后，立即征讨并打败了他们，吴遽等相继投降，陆逊挑出精兵八千多人，三郡平定。

当时，中书典校吕壹窃据要职，滥用权力，擅自作威作福，陆逊和太常潘■都很担心，谈到这件事时以至流泪。后来孙权杀了吕壹，并深深地自责，这些话记载在《孙权传》中。

其时，谢渊、谢玄等各人陈述应办的事，想为国家兴办一些有益事业，改变某些政治措施，孙权把这些事交给陆逊审议。陆逊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强盛在于人民的力量，财力也出自人民。人民富足而国家贫弱，人民贫弱而国家强盛，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得到人民

就能治理好，失去人民就会出乱子。如果不让人民得利，而让他们出力报效国家，实在是很难的。所以《诗经》上慨叹‘政治措施适宜于人民，适宜于官吏，就会得到上天赐予的幸福。’请求圣上施恩，安宁和赈济百姓，几年之间，国家的财力稍稍充裕了，然后再考虑吧。”

赤乌七年，陆逊代替顾雍任丞相，诏书说：“我凭着不修德行，顺应天命，登上帝位，天下没有统一，犯法作乱的人充塞道路。我朝夕忧愁恐惧，顾不上睡觉。只有您天资聪明，美德昭著，担任上将，辅助国家清除灾难。有盖世功劳的人，必定受到巨大的荣耀，兼有文才、武略的人，必定担负国家的重任。过去，伊尹使商汤兴盛，吕尚辅助了周朝，今天朝内朝外的大事，您实际一人兼管了。现在以您为丞相，派遣持节太常傅常授予您印绶。您应当发扬美德，创立美好功业，恭敬地执行命令，安抚平定天下。呜呼！总管三公之职，训导群臣百官，能不严肃认真吗？望您努力！原任的荆州牧、右都护、武昌留守之职照常。”

在此之前，太子和鲁王两宫并立，内朝和外朝的官职，多派遣子弟担任。全琮报告陆逊，陆逊认为官员子弟如果有才，不愁得不到任用，不应当私行请托为官，以求功名利禄，如果这些人确实不行，最终只能带来祸害。而且，听说两宫势力不相上下，必然有支持这一派的，也有拥护那一派的，这是古人最忌讳的事。全琮的儿子全寄，果然逢迎附和鲁王，轻率地与鲁王交结。陆逊写信给全琮说：“您不效法金日磾，而庇护阿寄，最终会给您家庭招致灾祸。”全琮不接受这个意见，反而与陆逊结下了仇怨。等到太子有不安于位的议论之后，陆逊上书陈述：“太子是正统，地位应该像大石一样稳固，鲁王是藩臣，在宠幸和待遇上应当和太子有差别，两人各得其所，上下才能获

得安宁。我恳切地向陛下叩头流血陈述我的意见。”他多次上书,并要求到都城,想当面向孙权说明嫡庶的分别,以纠正得失。孙权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都因为亲近攀附太子,无辜地被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因为多次给陆逊写信而获罪,被关进监狱致死。孙权屡次派遣宫中的使者责备陆逊,陆逊愤怒痛恨致死,死时六十三岁,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

当初,暨艳大造营建府第的舆论,陆逊曾告诫他,认为必然带来大祸。他又对诸葛恪说:“官职高于我的,我一定侍奉他让他同我一起升迁;官职低于我的我也要帮助扶持他。我看你盛气侵凌上级,轻视下属,这不是巩固德行的起码做法啊!”又广陵人杨竺年轻时就得到好名声,而陆逊认为他终究要败亡,劝他哥哥杨穆同他分家,另立门户。这些都是非常有预见之明的。陆逊的长子陆延早死,次子陆抗继承了爵位。孙休在位时,追封陆逊的谥号为昭侯。

陆抗字幼节,是孙策的外孙。陆逊死时,他二十岁,任建武校尉,带领陆逊的兵士五千人,给陆逊送葬东归,到都城谢恩。孙权拿着杨竺控告陆逊的二十件事责问陆抗,禁绝宾客往来,派宦官前来盘问,陆抗不加思索,每一件事都有条有理地作出答复,孙权的疑惑才渐渐消除。赤乌九年,升陆抗为立节中郎将,同诸葛恪换防,驻扎柴桑。陆抗临走时,把城墙全部修好,房屋作了修缮,住所旁的桑树、果树,不许任意毁坏。诸葛恪进入军营,整齐如新。而诸葛恪过去驻扎的柴桑军营,毁坏却很严重,他感到很惭愧。太元元年,陆抗到都城治病,病愈应当返回,孙权流着眼泪同他告别,对他说:“我过去听信了谗言,对你父亲的君臣大义不厚,因此亏待了你。我前后责问你的材料,全部烧掉,不要让别人看见。”建兴元年,陆抗被任命为奋威将军。太平二年,魏国将领诸葛诞献寿春城投降。任

命陆抗为柴桑督,前往寿春,打败魏国的牙门将偏将军,升任征北将军。永安二年,任命陆抗为镇军将军,西陵都督,总管自关羽濑到白帝城的军事。永安三年,授予假节。孙皓即位后,加授为镇军大将军,兼任益州太守。建衡二年,大司马施绩死,任命陆抗为总管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等地军务的都督,治所设在乐乡。

陆抗听说朝廷的政令有很多失误。十分忧虑,就上书说:“我听说,君王德行不相上下则民众多的胜过民众少的,武力相等则安定的国家胜过混乱的国家,这是六国被强秦兼并,西楚霸王被汉高祖打败的原因。现在,敌国占据控制四方边境,不只是关西地区,割据九州,难道只是占领鸿沟以西的土地而已。我国外无盟国互相援救,内部也不像西楚那样强盛,各方面政务不景气,百姓不安定。而议论者所持的理由,只不过是有关西高山阻隔,围绕着我国疆域,这只是守卫国家的下策,聪明人是不把这些放在前面的。我常常追忆战国时各国存亡的原因,近看汉朝灭亡的征兆,用典籍来考证,用行事来检验,半夜里抚着枕头不能入睡,吃饭时忘了进餐。过去匈奴没有消灭,霍去病辞去他的府第,汉朝的治国之道有弊病,贾谊为此伤心哭泣。何况我出身于王室,世代蒙受国恩,个人的穷达毁誉,与国家休戚相关,生死离合,遵从道义,决不苟且偷安,我早晚忧愁,想到这些十分难过。侍奉君主的大义在于犯颜直谏而不能欺骗,做人臣的操守是不顾一切尽忠君王,不惜为之献身。我诚恳地陈述当前应做的十七条如左。”这十七条的原件已失,所以这里没有记载。

当时何定玩弄权柄,宦官干预朝政,陆抗上书说:“我听说创建国家,继承家业,不能任用小人,安于小人的谗言,任用奸邪之人,在尧典里就有告诫,因此志行高尚的诗人写诗抒发怨恨昏君讽刺时政的感情,

孔子也为之叹息。春秋以来,直至秦汉,各个朝代败亡的征兆,没有不从这一点开始的。那些小人不懂治国的道理,见识短浅,即使能竭尽忠诚报效主上,尚且不能够任用,何况他们心地邪恶已久,爱憎之情易于变化呢?如果害怕失去他们,那就没有不可任用的人了。现在委任他们担当朝中重臣,授予他们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希望出现和乐的盛世,清明的社会风气,那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任职的官员,具备特殊才干的虽然很少,然而他们有的是王室或贵族的后代,自幼接受道德教化的浸染,有的人廉洁刻苦,能够自立,他们的资历、才干值得任用,自然可以根据他们的才能授给官职,来抑制、黜退那些小人,这样社会风气才能纯净,各项政务才能没有污点。”

凤凰元年,西陵督步阐以所据城池发动叛乱,派人向晋国投降。陆抗听到后,日夜部署各军,命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直接进攻西陵,命令各军营重新构筑坚固的围墙,从赤溪到故市,对内用来围困步阐,对外用此防御敌人,陆抗日夜催促督责,仿佛敌兵已经到来,士兵都叫苦。诸将都劝阻说:“现在以三军的精锐,迅速进攻步阐,等到晋国救兵到了,步阐一定可以被攻下。何必要筑围墙,让士兵和百姓都疲惫不堪呢?”陆抗说:“西陵城所处地势险要,十分坚固,粮食又充足,而且那里修缮的防御工事和器械,都是我以前规划的。现在我们转身攻它,不但不能立即攻克,而且北方的救兵一定会来,而我们没有准备,内外受敌如何抵御呢?”诸将都主张攻打步阐,陆抗总不同意。宜都太守雷谭讲得很恳切,陆抗想让大家都服气,听任他们攻打一次。进攻果然失利,这样围墙的工事才得以完成。晋国的车骑将军羊祜率军向西陵进发,诸将都认为陆抗不应当率军西上,陆抗说:“江陵城很坚固,兵员充足,无可忧虑。假如敌人攻下江陵,也一定守

不住,我们损失很小。如果西陵有人与敌人勾结,那么南山的群夷就会骚扰不安,那要忧虑的事,就难可说尽了。我宁可放弃江陵而前往西陵,何况江陵那样坚固呢?”当初江陵地势平坦,道路通畅,陆抗命令江陵督张咸修一条大堤拦水,淹没中心平原,以阻挡敌寇叛乱。羊祜想利用大坝拦住的水浮船运粮,就扬言要破坏大坝,让步军通过。陆抗听到后,让张咸立即毁掉大坝。诸将都困惑不解,多次劝阻,陆抗不听。羊祜到了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就改船运为车运,耗费了大量工夫和精力。晋国的巴东监军徐胤率领水军到建平,荆州刺史杨肇到西陵。陆抗命令张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孙遵巡视长江南岸抵御羊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抵御徐胤,陆抗亲率三军,依仗围墙,对抗杨肇。吴将朱乔、营都督俞赞投降杨肇。陆抗说:“俞赞长期在我军中,了解我军底细。我过去常常担心夷兵一向不精练,如果敌军攻打围墙的话,一定从这里下手。”他就连夜撤下夷兵,用老将来代替。第二天,杨肇果然率兵攻打过去夷兵防守的地方。陆抗下令反击,箭、石块像下雨一般,杨肇兵士伤亡累累。杨肇到达西陵一个多月,无计可施,连夜逃跑。陆抗想追赶,而担心步阐集中力量在要害处进攻,军队不够分配,于是只敲鼓告诫将士,做出要追赶的样子。杨肇的部下喧哗恐惧,全部抛下武器拔腿逃跑。陆抗派轻装的军队在后面追赶,肇军大败,羊祜等人也率军退回。陆抗攻占了西陵城,杀了步阐家族和他手下的大将、官员,自将官以下,全部请求赦免,赦免的达几万人。陆抗修理了西陵城墙和工事,东归乐乡,他脸上不露骄傲的神色,谦虚如常,所以得到将士的拥护爱戴。

陆抗被加官为都护。听说武昌左部督薛莹被问罪下狱,陆抗上疏说:“才德出众的人是国家的瑰宝,社会的可贵财富,由于

他们,各项政务得以处理得有条有理,四方之人才得以都有美德。以前的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番、少府李勛,都是当代杰出的人才,一时有才干的著名人物。他们开始承蒙主上荣宠,在各种职位上行事都合乎礼法。不久都被杀戮,有的被灭族断后,有的被抛弃在荒凉的边远地区。《周礼》上有赦免贤者小过的法律,《春秋》中有宽恕善人的道理。《尚书》说:与其杀无辜的人,宁可违背成法而犯错误。然而王番等人的罪名还没有确定,就被处以死刑,他们心怀忠义,却遭到杀戮,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已处死刑,本来已经没有知觉,竟然要焚尸扬灰、投入水中,恐怕这不是先王的法典,或许是甫侯立法时要警戒避免的。所以百姓惊惧不安,官吏和人民都很忧伤。王番、李勛已经死了,后悔已来不及,我恳切希望陛下赦免楼玄,放他出狱。最近我又听说薛莹被捕了,薛莹的父亲薛综曾在先帝身边担任纳言,辅佐过文皇帝,薛莹继承父亲的基业,注意修养行为操守,现在他犯的罪属于可以原谅的。我担心有关官员不了解事由,如果再处以极刑,就会使人民更加失望,请求圣上施恩,赦免薛莹的罪过,怜悯众犯人,使刑法清明,那么天下就欢喜庆幸得很。”

当时军队频繁出征,百姓疲乏凋敝,陆抗上疏说:“我听说《周易》重视顺应时势,《左传》赞扬窥伺时机而进攻,所以夏朝罪恶很多,而商汤才出兵攻打,商纣王荒淫肆虐,周武王才授予斧钺兴兵征讨。如果时机不到,商汤宁可被囚于夏台而担惊受怕,周武王宁可在孟津回师而不肯轻举妄动。现在,不致力于富国强兵,努力耕作,积蓄粮食,让文武大臣施展其才,让各个衙门不玩忽职守,明确降职、升迁的规定以激励各级官吏,慎重地对待刑法和奖赏以表明提倡什么、禁止什么,用道德教育各部门官吏,用仁义安抚百姓,然后顺应天命,趁着

大好时机,取得天下。而现在听任武将舍身为名,无休止地动兵打仗,一下子就耗费大量钱财,士兵凋伤憔悴,敌人却不受损害,我们已经疲乏不堪了。现在只去争夺做帝王的资格,而被小利障目,这是臣子玩弄的险恶手段,不是为国着想的好办法。过去,齐国和鲁国三次交战,鲁国取胜两次而不久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两国实力不同。何况今天用兵打仗所得的结果,补偿不了损失呢?而且,依靠兵力,没有民众,这在古代就有明鉴,确实应该暂时停止攻城略地的计划,积蓄军民的力量,等待时机,大概不会悔恨。”

凤凰二年春,在驻地授予陆抗大司马和荆州牧。凤凰三年夏,陆抗病重,上书说:“西陵和建平是国家的边防屏障,地处长江下流,受两个敌国威胁。如果敌方船只顺流而下,船行千里,船速如流星闪电,顷刻就会到达,无法指望别处的救兵来解救危急。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只是边疆地区受侵害的小事。我父亲陆逊当初在西部边界时上书陈述,认为西陵是国家的西大门,虽说容易防守,也容易丢失。如果这里失守,不只是丢失了一个郡,荆州也不可能为吴国所有了。假如这里有不测,应该出动全国的兵力争夺。我过去驻守西陵,曾看过父亲陆逊的事迹,请求得到三万精兵,但主持军务的人按照常规,不肯派遣那么多军队前往。自从步阐叛乱之后,军队受到更大损失。现在我所管辖的千里之地,四处受敌威胁。对外要抵抗强敌,对内要安抚各族,而手下现有兵员才几万人,年老体弱疲惫的状态已经很久了,很难应付事变。我认为各位皇子年纪尚小,没有管理过国事,应当设立傅相,辅导教育他们,不必动用兵马,以妨害大事。宫中的宦官,开设了私自确定召募名额的制度,兵民怨恨服役,纷纷逃亡投奔宦官门下。请求特下诏书,认真检查挑选,一切重新安排应募

人员,将多余的遣出王宫,去补充经常受敌侵扰的边防地区的兵员,使我的部下补足八万人,减少繁冗的事务,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即使韩信、白起复活,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技巧。如果不增兵员,宫中的制度不改变,而想成就大业,这是我深感忧虑的事。我死之后,请求以西部边境为重。希望陛下考虑我的话,那么我死后,精神将永不磨灭。”

这年秋,陆抗去世,儿子陆晏继承爵位。陆晏和弟弟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别统领陆抗的军队。陆晏担任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攻打吴国,龙骧将军王■顺流东下,所到之处,常被攻克,最终都像陆抗生前考虑的一样。陆景字士仁,因为娶了公主被任命为骑都尉,封毗陵侯,带领陆抗的军队后,又被任命为偏将军、中

夏督。他修身好学,著书几十篇。二月初五,陆晏被王■的别军所杀。二月初六,陆景也被杀害,当时年仅三十一岁。陆景的妻子是孙皓的亲妹妹,和陆景都是张承的外孙。

评论说:刘备被天下称为英雄,世人都畏惧他,陆逊年轻时,威名并不显著,但打仗克敌,没有不如愿的。我既惊奇陆逊的谋略,又赞叹孙权能识别人才,这就是成就大业的原因啊!陆逊忠诚恳切,忧虑国事而死,可算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了。陆抗忠正诚信,很有策略才干,有他父亲的风度,世代被人赞美,具有一切应有的美德,只是比陆逊的气势稍差一点,可算是能继承父业的人了。

(罗新译)

三国志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孙登字子高，权长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拜登东中郎将，封万户侯，登辞疾不受。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体、顾谭、陈表等以选人，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待接寮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太傅张温言于权曰：“夫中庶子官最亲密，切问近对，宜用隗德。”于是乃用表等为中庶子。后又以庶子礼拘，复令整巾侍坐。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衞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

权迁都建业，征上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登或射猎，当由径道，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至所顿息，又择空闲之地，其不欲烦民如此。尝乘马出，有弹丸过，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弹佩丸，咸以为是，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登不听，使求过丸，比之非类，乃见释。又失盛水金马盂，觉得其主，左右所为，不忍致罚，呼责数之，长遣归家，敕亲近勿言。后弟虑卒，权为之

降损，登昼夜兼行，到赖乡，自闻，即时召见。见权悲泣，因谏曰：“虑寝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减损太官穀饩，过于礼制，臣窃忧惶。”权纳其言，为之加膳。住十余日，欲遣西还，深自陈乞，以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权遂留焉。嘉禾三年，权征新城，使登居守，总知留事。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

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步氏有赐，登不敢辞，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

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临终，上疏曰：“臣以无状，婴抱笃疾，自省微劣，惧卒陨毙。臣不自惜，念当委离供养，埋齿后土，长不复奉望宫省，朝覲日月，生无益于国，死贻陛下重威，以此为哽结耳。臣闻死生有命，长短自天，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过其寿，生为国嗣，没享荣祚，于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讨，万国喁喁，系命陛下，危者望安，乱者仰治。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羞珍膳，广开神明之虑，以定无穷之业，则率土幸

赖，臣死无恨也。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诸葛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土之风。羊衜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翰采足用。蒋脩、虞翻，志节发明。凡此诸臣，或宜廊庙，或任将帅，皆练时事，明习法令，守信固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选置臣官，得与从事，备知情素，敢以陈闻。臣重惟当今方外多虞，师旅未休，当厉六军，以图进取。军以人为众，众以财为宝，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誓誓在公，在匪躬之节。诸葛瑾、步骖、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峻、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故子囊临终，遗言戒时，君子以为忠，岂况臣登，其能已乎？愿陛下留意听采，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既绝而后书闻，权益以摧感，言则陨涕。是岁，赤乌四年也。谢景时为豫章太守，不胜哀情，充官奔赴，拜表自劾。权曰：“君与太子从事，异于他吏。”使中使慰劳，听复本职，发遣还郡。谥登曰宣太子。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

谢景者字叔发，南阳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称之，以为前有顾劭，其次即景。数年卒官。

孙虑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艺，

权器爱之。黄武七年，封建昌侯。后二年，丞相雍等奏虑性聪体达，所尚日新，比方近汉，宜进爵称王，权未许。久之，尚书仆射存上疏曰：“帝王之兴，莫不褒崇至亲，以光群后，故鲁卫于周，宠冠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汉，所以藩屏本朝，为国镇卫。建昌侯虑禀性聪敏，才兼文武，于古典制，宜正名号。陛下谦光，未肯如旧，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亲与贤。辄与丞相雍等议，咸以虑宜为镇军大将军，授任偏方，以光大业。”权乃许之，于是假节开府，治半州。虑以皇子之尊，富于春秋，远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临事，遵奉法度，敬纳师友，过于众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无子，国除。

孙和字子孝，虑弟也。少以母王有宠，见爱，年十四，为置宫卫，使中书令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脩、严维等皆从容侍从。

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妄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又都督刘宝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宝，和谓晏曰：“文武在事，当能几人，因隙构薄，图相危害，岂有福哉？”遂两释之，使之从厚。常言：“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后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为“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者也。且志士爱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长久，而人居其间，有白驹过隙之喻，年齿一暮，荣华不再。凡所患者，在于人情所不能绝，诚能绝无益之欲，以奉德义之涂，弃不急之务，以修功业之基，其于名行，岂不善哉？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

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于是中庶子韦曜退而论奏,和以示宾客。时蔡颖好弈,直事在署者颇敦焉,故以此讽之。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觐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適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寄、杨竺为鲁王霸支党,谮诉日兴。粲遂下狱诛,谭徙交州。权沉吟者历年,后遂幽闭和。于是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登白爵观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忿忿!”权欲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人殿,杖一百,竟徙和于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属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妃张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亦自杀,举邦伤焉。

孙休立,封和子皓为乌程侯,自新都之本国。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谥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后年正月,又分吴郡、丹杨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置太守,四时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庙京邑。宝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輿法驾,东迎神于明陵。皓引见

仁,亲拜送于庭。灵輿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迫郊,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甚翌日,拜庙荐祭,歔歔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昼夜娱乐。有司奏言“祭不欲数,数则黷,宜以礼断情”,然后止。

孙霸字子威,和弟也。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督军使者羊衜上疏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称宜,斯乃大吴兴隆之基。顷闻二宫并绝宾客,远近悚然,大小失望。窃从下风,听采众论,咸谓二宫智达英茂,自正名建号,于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称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闻。谓陛下当副顺遐迩,所以归德,勤命二宫,宾延四远,使异国闻声,思为臣妾。今既未垂意于此,而发明诏,省夺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虽实陛下敦尚古义,欲令二宫专志于学,不复顾虑,观听小宜,期于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倾企喁喁之至愿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异同之语,易以闻达。闻达之日,声论当兴,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若无以解异国,则亦无以释境内。境内守疑,异国兴谤,非所以育巍巍,镇社稷也。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地晏,万国幸甚矣。”

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寄、安、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

霸二子,基、壹。五凤中,封基为吴侯,

壹宛陵侯。基侍孙亮在内,太平二年,盗乘御马,收付狱。亮问侍中刁玄曰:“盗乘御马罪云何?”玄对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亲亲故邪?当思惟可以释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旧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随意所及。”亮曰:“解人不当尔邪!”及赦宫中,基以得免。孙皓即位,追和、霸旧隙,削基、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

孙奋字子扬,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为齐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上笺谏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身,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太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近袁绍、刘表各有国土,土地非狭,人众非弱,以適庶不分,遂灭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芽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殷勤,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使百世相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敬之节,下当存抑骄恣荒乱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诏敕,辅导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怀忧怖。华谿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陈道,当纳用之,

而闻怒谿,有收缚之语。又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大小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夫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渐生不忧,将不可悔。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

奋得笺惧,遂移南昌,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及恪诛,奋下住芜湖,欲至建业观变。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坐废为庶人,徙章安县。太平三年,封为章安侯。

建衡二年,孙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皓死,讹言奋与上虞侯奉当有立者。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疑其或然,扫除坟莹。皓闻之,车裂俊,夷三族,诛奋及其五子,国除。

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虑、和并有好善之姿,规自砥砺,或短命早终,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奋不遵轨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奋之诛夷,横遇飞祸矣。

【译文】

孙登,字子高,孙权的长子。魏国在黄初二年,任命孙权为吴王,同时任命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为万户侯。孙登推辞侯爵,没有接受。这一年,立孙登为太子,给他选置师傅,精选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作为他的宾

客朋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被选入东宫，他们陪着孙登研读诗书，外出就跟着骑马射猎。孙权想让孙登读《汉书》，让他熟悉近代的历史，因为张昭对《汉书》的研究有师承的根基，就重新请托他，于是让张休跟张昭学习，回来再传授孙登。孙登接待他的官属，只是简单地使用平民的礼节，和诸葛恪、张休、顾谭等人则有时同车而乘，有时共床而卧。太傅张温对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和太子最亲近，他要在太子身边回答太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应当任用德行杰出的人。”于是就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后来又因为中庶子的礼节过于拘谨，孙登又让他们头戴裹巾陪坐。黄龙元年，孙权称帝，立孙登为皇太子，任命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这就是所谓的四友。谢景、范慎、刁玄、羊衞等人都是太子的宾客，因此东宫号称人才济济。

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并让他兼任宫府留事。孙登有时出去打猎，本来应当走近道，而他经常远远地避开良田，不去践踏庄稼，到了止息的处所，又选择空闲的地方。他就是这样不想烦扰百姓。他曾经骑马外出，有一颗弹丸从他身边飞过，手下的人便去寻找射弹丸的人。有一个人拿着弹弓，身上带着弹丸，大家都认为是他干的，审讯他，他却不承认，手下的人想揍他，孙登不允许，派人找到飞过的弹丸，和那人身上的弹丸比较一下，不一样，就把那人释放了。还有一次，孙登丢失了盛水金马盂，查出盗窃的人，是手下的人干的，孙登不忍心给他处罚，就把他叫来责备数落一通，就打发他永远回家，并命令身边的人不再提这件事。后来他的弟弟孙虑去世，孙权为孙虑的去世降旨朝臣减少饮食。孙登昼夜兼程，来到赖乡，亲自通报，孙权当时就召见他。他看到孙权在痛哭，就劝谏说：“孙虑卧床不

起，这是命运。当今北方的土地还没有统一，四海之内都在翘首盼望得到解救。上天授命陛下，陛下却按照下界百姓的想法，减少朝廷大臣的饮食，这已经超出礼制的要求，我私下为此忧虑不安。”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他增加饮食。他住了十几天，孙权打算打发他返回西面的驻地武昌，他恳切地为自己请求，认为自己长期离开父母，不能早晚向父母请安，从作儿子的道理说，是有缺漏的，又陈述了陆逊的忠诚勤勉，没有什么可顾虑，孙权就把他留了下来。嘉禾三年，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全面主持留守的政务。那年粮食欠收，盗贼很多，孙登就明确制定有关法令，用来防范。他制定的法令完全抓住了防止奸邪的关键。

起初，孙登的生母地位低贱，徐夫人对孙登从小有养育之恩，后来徐夫人因为妒嫉被废黜，住在吴郡，而步夫人最得宠。步夫人有赏赐，孙登不敢推辞，只是恭受而已。徐夫人派人来，凡赐给他的衣服，他必定沐浴之后才穿用。孙登将被册立为太子，他推辞说：“本原确立，道义才能产生。要立太子，应当先立王后。”孙权问：“你的母亲在哪儿？”孙登回答说：“在吴郡。”孙权听了，沉默不语。

孙登立为太子总共二十一年，他三十三岁去世。临终前，他上书说：“我因为不贤，缠上重病，自我反省，品行鄙陋，恐怕终究要殒命。我并不惋惜自己，只是想到将离开父母，埋葬土中，永远不能再进奉仰望宫禁，不能朝拜陛下王后，生对国家没有用处，死却留给陛下沉重的忧伤，因此我才感到悲哀。我听说死生有命，长短在天，周晋、颜回都是大智大谋的人才，尚且夭折，何况我愚昧鄙陋，年龄已经超过他们的寿命，活着是国家的继嗣，死后还享有尊荣的地位，对于我来说，得到的已经很多了，我还有什么可悲叹遗憾的呢？如今天下大事

还没有定局，流窜的寇贼还没有处治，四海翘首以待，把命运系在陛下身上。处境危险的人希望安全，处境动乱的人仰望太平。希望陛下彻底忘掉我这个人，割舍普通百姓的情感，修炼黄帝老子的方术，专心保养精神，加进营养膳食，广开神圣英明的思虑，以确立万古不朽的功业，那么，整个天下的百姓很幸运地有了靠山，我也死而无憾。皇子孙和仁义孝顺，聪明睿智，德行清明丰茂，应当及早安排，以维系百姓的希望。诸葛恪才能练达，学识渊博，他的器量足以承担佐助时政的职务。张休、顾谭、谢景都很机敏，有见识，入则应该用为亲近的心腹，出则可以成为坚利的爪牙。范慎、华融武勇过人，气节雄壮，有国士的风度。羊衕口才很好，有独自应对的能力。刁玄性情优柔宽宏，他的志向是实践道统的真义。裴钦博闻强记，他的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很分明。凡此各位大臣，有的适宜任朝臣，有的可以任将帅，他们都通晓时政，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坚持道义，具有不可褫夺的志向。这都是由于陛下象日月那样的光辉照耀，给我选拔安排了这样的官属，使我能够和他们一起治理政事，因而我才详尽地了解他们的情怀，并冒昧地呈报陛下。我深切地考虑，当今境外多事，战争不止，我们应当勉励六军，以谋求进取。军队是以人为群众的，群众则是以财货为宝贝。我私下听说下面郡县有不少地方荒芜残败，百姓生活困苦，奸邪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加，刑法更加苛刻。我听说治理政事要顺从民意，法律政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眼下确实有必要和将相大臣们仔细地选择合乎时宜的政策，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宽缓刑法，减轻赋税，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以顺应百姓的希望。陆逊对时政忠诚勤勉，献身忧国，尽心为公，有不谋私利的气节。诸葛谨、步鹭、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

□、张承、孙怡为国尽忠，通晓治国的体制。可以让他们献出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除掉苛刻烦琐的政策，爱护养育兵马，安抚慰藉百姓。五年以后，十年之内，远方的人归顺，近处的人尽力，兵器不染鲜血，一统天下的大事就可以确定。我听说‘鸟在快死时，它的鸣叫非常哀伤；人在快死时，他的言语非常善良’，所以楚国公子贞临死前，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戒，君子认为他忠诚，何况我孙登，还能闭口无言吗？希望陛下留意听取采纳我的意见，我即使死了，也还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咽气以后，章表才呈报上去，孙权越发感到悲伤，一开口眼泪就流出来。这一年是赤乌四年。谢景当时任豫章太守，他无法克制自己悲哀的心情，竟放弃职守前来参加丧礼，同时又呈表弹劾自己。孙权说：“您跟随太子治理政事，和其他官员情况不同。”并派亲近的使者去慰劳他，允许他恢复本来的职务，并派遣他返回郡治。孙登的谥号被定为宣太子。

孙登的儿子孙□、孙希都早已去世，次子孙英被封为吴侯。五凤元年，孙英因为大将军孙峻垄断大权，企图谋杀孙峻，因事情败露而自杀，封邑被取消。

谢景，字叔发，南阳宛县人。在郡守的职务上有政绩，官民都称扬他，以为前有顾劭，其后就是谢景。几年后，他死在任上。

孙虑，字子智，孙登的弟弟。从小机敏有才学，孙权器重喜爱他。黄武七年，封为建昌侯。以后过了两年，丞相顾雍待人呈表认为孙虑天性聪明，处事通达，他的才识日日增新，以近代的汉朝比拟，应当进爵称王。孙权没有同意。过了很久，尚书仆射存上书说：“帝王的兴起，没有不褒扬推崇至亲的，以使各位后妃增添光彩，所以鲁国、卫国在周代，其得宠超过所有的诸侯，汉高祖有五王，他们的封邑列在汉朝，就是

用来作为中央朝廷的屏障,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护卫。建昌侯孙虑天性聪敏,文武双全,根据古代典制,应当正定名号。陛下谦虚,不肯采取旧制,君臣大小,都因此忧郁。当今世上,奸贼猖獗,战争未止,作为君主的心腹爪牙,只有亲人和贤士。我经常和丞相顾雍等人商议,都认为孙虑应当任镇军大将军,交给他一个方面的职责,以弘扬伟大的事业。”孙权这才同意存的意见,于是授予孙虑符节,让他开建官署,治理半州。孙虑因为皇子的尊贵,年纪很轻,远近的人都嫌弃他对下面的人不够留意。到他就职处事时,他不仅遵循奉行法度,而且恭敬接纳师友,超过了众人的希望。他享年二十岁,嘉禾元年去世。没有儿子,封邑取消。

孙和,字子孝,孙虑的弟弟。他小时候因为母亲王氏得宠,很为孙权喜爱,十四岁时,就为他安排宫廷禁卫,使中书令阚泽教他经传。他喜欢学习,对才学之士很有礼貌,因而他颇为人们所赞扬。赤乌五年,他被立为太子,当时他十九岁。阚泽任太傅,薛综任少傅,蔡颖、张纯、封疆、严维等人一举一动都陪同跟随他。

当时的官更多凭报告处理事务,孙和认为奸猾虚妄的人,将利用事情夹杂个人的意思,因而产生作恶的念头,这种风气不可久长,明确表示应当杜绝。另外都督刘宝状告中庶子丁晏,丁晏也状告刘宝,孙和对丁晏说:“文武官员在任上的能有多少人?因为矛盾互相攻击,企图危害对方,怎么会有福运呢?”于是他两方面进行劝解,使他们交往增多。他经常说当代的才学之士应当探讨研究学问,操练熟悉武功,以周济当世的事务,只是往来下棋,因而妨碍事业,不能算是进取。后来群臣出席他的酒宴,谈论到下棋,他认为妨碍事务浪费时间,对实际应用没有益处,消耗精力损害思

虑,终究没有什么成就,不是用来推进德行修营功业积累资历的办法。而且有志之士都爱惜时间珍视精力,君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功德象高山屹立,象日光流行,并以不能进入“高山景行”的行列为耻辱。由于天地万古不朽,而人类位于天地之间,因而才有了人生短促如白驹过隙的比喻。人的年龄一下子就老了,荣华富贵也一去不复返。总之,人的弊病就在于人的情欲不能断绝。如果能斩断没有益处的欲念,遵循道德仁义的途径,放弃并非急迫的事务,修营功名事业的基础,对于人的名誉品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人的情欲还不能没有游戏娱乐,而游戏娱乐的奥妙,也就在饮酒聚宴弹琴读书射箭驾车之间,为什么一定要去下棋,然后才感到欢乐呢?于是他在陪坐的人中挑了八个,让他们各自写论文批评下棋的风气。因此中庶子韦曜就回去写了一篇奏议,孙和拿出来给宾客看。当时蔡颖喜欢下棋,那些直接在他的官署任职的人纷纷跟他学棋,所以孙和用这个办法来规劝他。

在这以后,王夫人和全公主有了嫌隙。孙权曾经卧床不起,孙和在太庙里祭祀,孙和妃子的叔父张休的居处离太庙很近,就邀请孙和到他家去做客。全公主派人暗中监视,趁机告发太子不在太庙里,专门到妃子家里策划事情,又说王夫人看到皇上卧床不起,面带喜色。孙权因此发怒。王夫人忧虑而死,而孙和的宠信也逐渐减少,他很担心自己被废黜。鲁王孙霸谋求太子之位的欲望更强烈。陆逊、吾粲、顾谭等人多次陈述嫡庶的道理,指出太子之位按情理不能被剥夺。全寄、杨竺是孙霸的党徒,他们对孙和的支持者的诬陷也一天比一天厉害。吾粲终于被关进监狱处死,顾谭被流放到交州。孙权犹豫了几年,后来竟把孙和幽禁起来。这时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带领许多将官以泥涂首,并自己捆

绑自己,到宫殿为孙和求情。孙权登上白爵观观看,非常憎恨他们,斥责朱据、屈晃等人是无事找事。孙权打算废孙和立孙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引述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大乱的故事进行劝谏,另外朱据、屈晃也不停地固执地谏诤。孙权大怒,将陈正、陈象满门抄斩,把朱据、屈晃拖到宫廷里,用大杖每人打了一百下,居然把孙和流放到故鄣,群臣因劝谏处罚流放之事而获罪的人多达几十个。人们都为他们感到冤枉。

太元二年正月,封孙和为南阳王,派遣他到长沙。四月,孙权驾崩,诸葛恪掌握朝政。诸葛恪就是孙和妃子张氏的舅舅。张氏派黄门陈迁到建业宫内上疏,并向诸葛恪致以问候。陈迁临走时,诸葛恪对他说:“为我转告王妃,到时我一定让她超过其他人。”这话多少泄露出去。诸葛恪还有迁都的想法,他派人修治武昌的宫殿,民间则有人说他是想迎立孙和。到诸葛恪被杀时,孙峻趁这个机会剥夺了孙和的印玺绶带,把孙和迁到新都,又派使者赐他一死。孙和和张氏告别,张氏说:“无论吉凶,我都一定跟着你,终归不能一人活在世上。”她也自杀了。举国上下都为他们悲伤。

孙休即位后,封孙和的儿子孙皓为乌程侯,自新都迁回本来的封邑。孙休驾崩,孙皓登基做了皇帝,当年就追谥父亲为文皇帝,改葬明陵,安置园邑二百户人家,设立令、丞来奉守。第二年正月,又划分吴郡、丹杨的九个县为吴兴郡,以乌程为郡治,设置太守,每年四季都要按时祭祀明陵。有关官吏又进言,应当在京城建庙。宝鼎二年七月,让守庙大匠薛纆建造寝堂,命名为清庙。十二月,派守庙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人,配备官员以及中军的步兵骑兵两千人,用灵车法驾往东到明陵迎接神灵。孙皓召见孟仁,亲自在庭下拜送。灵车将要到达时,派丞相陆凯在近郊用三牲

祭祀,孙皓在金城外露宿。第二天,在东门以外仰望拜候灵车。第三天,在清庙拜谒神灵,牲性祭祀,涕泣伤感。到了第七天,已经祭祀三次,舞乐昼夜不停地演奏。有关官员进言说:“祭祀不要太频,太频就不庄重了,应当以礼义控制感情”,祭祀活动这才停止了。

孙霸,字子威,孙和的弟弟。孙和是太子,孙霸是鲁王,他所受的宠爱优厚特殊,和孙和没有区别。不久,孙和和孙霸不和睦的消息传到孙权耳中,孙权就禁止他们与外界往来,给他们时间专心学习。督军使者羊衞上书说:“我听说古时占有天下的人,都是首先明确区别嫡庶关系,对子弟进行分封立国,这是为了让他们尊重祖宗,成为国家的屏障。两宫的册封授命,四海之内都认为合乎时宜,这是大吴兴隆的根基。前不久听说两宫同时拒绝宾客拜谒,远近人们都感到惊讶,大小官员都有些失望。我私下从下面的议论中,听取收集了大家的意见,都认为两宫智慧通达,英才俊茂,从他们确定身分建立名号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他们内含高尚的德行,外扬美好的名声,连西边和北方这两个角落,也早已敬服他们的名望。都认为陛下应当顺应远近人们归顺德政的愿望,尽量让两宫延请四方远处的宾客,使其他国家听到他们的名声后,都想做他们的奴仆。现在既没有在这方面留意,反而颁布诏令,减少他们的防卫,拒绝他们的宾客,使四方的礼仪敬意再也不能相通。虽然这实际上是陛下推崇古代的道义,想使两宫专心致志地学习,不再眷念考虑观察听取细小的事宜,期待他们温习历史的经验,熟知广博的事物,但这不是臣下翘首企盼的最大愿望。有人以为是因为两宫不遵守典章制度,这是我坐卧不安的原因。即使如同人们所猜疑的,也应该予以补救考察,细加考虑斟酌,不使

远近的人们能够传播流言飞语。我担心猜疑积累下来会发展为谤毁,天长日久就会散布四方,西边和北方这两个角落,离我国不远,只要有流言飞语,很容易传过去。一旦传过去,舆论必将产生,他们将认为两宫有背叛的罪行,不知陛下如何解释。如果无法向其他国家解释,也必然无法向国内的百姓解释。国内百姓存有疑虑,国外敌人大兴谤毁,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发展宏伟的事业,保卫神圣的国土的。希望陛下早点颁发宽厚的诏令,使两宫得以往来于礼仪辞命中,如同过去一样,这样,天地便会清平,万国都会感到非常幸运。”

当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人暗中共同投靠孙霸,企图危害太子。他们的诬陷诽谤进行后,太子因此败落,孙霸也因此被赐死。杨竺的尸体被扔到江河里,他的哥哥杨穆多次劝戒杨竺,得以免受大刑,但还是被流放到南方的州郡。孙霸赐死以后,又处死全寄、吴安、孙奇等人,都是因为勾结孙霸陷害孙和的原因。

孙霸有两个儿子,孙基和孙壹。五凤年间,封孙基为吴侯,孙壹为宛陵侯。孙基在宫内侍奉孙亮,太平二年,因为偷骑御马,被逮捕关进监狱里。孙亮问侍中刁玄说:“偷骑御马的罪怎么处理?”刁玄回答说:“依科律应当处死。不过鲁王早已去世,希望陛下可怜宽恕他。”孙亮说:“法律是天下人应当共同遵守的,怎么能因为疼爱亲人的缘故就有所偏袒呢?应当想个可以使他免罪的理由,怎么能以私情来对待他的问题呢?”刁玄说:“过去赦免罪犯有大赦、小赦之分,有的是全国范围的,也有千里以内或五百里以内的赦免,完全听凭自己的意思划定范围。”于是孙亮下令赦宫内,使孙基得以免罪。孙皓即位后,追究孙和和孙霸以前的矛盾,削去孙基和孙壹的爵位封邑,把他们和他们的祖母谢姬一起流放到会稽乌伤县。

孙奋,字子扬,孙霸的弟弟,他的母亲叫仲姬。太元二年,他被立为齐王,住在武昌。孙权去世以后,太傅诸葛恪不想让各王处在长江沿岸的军事要地,就把孙奋迁到豫章。孙奋很气愤,不服从命令,另外他也多次超越法度的规定来行事,诸葛恪奉上笺书劝他说:“帝王的尊贵,和上天处于同样的地位,因此帝王是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四海之内,人们都是他们的奴仆。仇人有善行,不能不推举,亲人有劣迹,不得不处罚,这是承受天命,治理万物,先为国家,后想自己的原因,恐怕也是圣人建立法度,百代不会改变的道理。从前汉朝刚开始创立,封了很多子弟为王,以至于他们的势力太强盛,总是干出一些不法的事情,上则危害国家利益,下则骨肉自相残杀,以后便引以为戒,成为重大的忌讳。自从光武帝以来,对各王有规定,只能在宫内自己娱乐,不得接触百姓、干预政事,那些与诸王往来的人,都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得以安全,各自都能保护自己的福运。这只是前代成败的验证。近年来袁绍、刘表各占有国土,土地并非狭小,人员并非虚弱,因为嫡庶不分,因而使他们自己的宗庙祭祀断绝。这是天下无论智者,还是愚者,共同叹息痛心的事情。已故皇帝观察古代,戒忌今天,防范苗头,遏止发展,这是出于对千秋功业的考虑。因此他在卧床不起时,分别派遣各王,让他们各自早早返回封邑,诏令策命十分恳切,科律法制十分严格,他所戒敕的内容,无所不至,确实是想上使宗庙安宁,下使诸王保全,使帝业百代相承续,没有危害国家的懊悔。大王应当上想周时太伯顺从父亲意愿的故事,中想河间献王刘德、东海王刘疆恭敬的气节,下则当克制骄横荒乱的行为,并引以为戒。但我听说大王不久前来到武昌以后,多次违犯诏令,不遵守制度,擅自调动许多将官士兵维护宫室安宁。另外手下侍从有罪行的人,本

来应当呈报上来,由国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而您却擅私下杀人,使事情弄得不明不白。大司马吕岱亲自接受已故皇帝的命令,辅导大王,您竟不接受采用他的意见,使他心怀忧虑恐惧。华谡是已故皇帝亲近的大臣,忠诚正直,他所陈述的道理,您本来应当采纳使用,而您听了却恼怒华谡,说出要捆缚他的话来。还有中书杨融,亲自接受诏令,他主持的事务是恭敬严肃的,您却说‘正是我自己不听禁令,你将拿我怎么办’。听到您这话时,大小官员都很惊讶,没有谁不感到心寒的。俗话说:‘明镜可以照出形貌,古事可以知道今情。’大王应当深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小心谨慎,尽心恭敬朝廷,这样您就无论要求什么,都不会得不到的。倘若抛弃忘记先帝的法制教令,心怀轻忽傲慢的想法,那么臣下宁肯辜负大王,也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肯为大王所怨恨,又怎敢忘掉尊贵的君主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实行呢?这是古今正确的道义,也是大王所明白的。福运的降临是有原由的,灾祸的降临是有过程的。在灾祸发展的过程中不忧虑,将来的结果是无法后悔的。假如鲁王早早采纳忠直的建议,心里有恐惧的思虑,那他就会享有无穷无尽的福运,怎么会有灭亡的灾祸呢?良药苦口,只有生病的人才能品出甜味;忠言逆耳,只有通达的人才能接受规劝。现在我等苦口

婆心想为大王在萌芽中消除危险,扩大大王福运吉祥的基础,因此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过分了,希望能引起大王三思。”

孙奋得到笈书后,十分害怕,终于迁到南昌。但他游玩射猎更频繁,所属官员无法忍受他的摆布。到诸葛恪被杀时,孙奋沿江而下,住在芜湖,打算到建业观察事态的变化。傅相谢慈等人劝谏孙奋,孙奋杀了他们。他被判罪废黜为平民,流放到章安县。太平三年,封为章安侯。

建衡二年,孙皓的左夫人王氏去世。孙皓哀伤思念过度,早晚哭泣,几个月不出门,由此民间有人认为孙皓死了,谣传孙奋和上虞侯孙奉二人中必定有一个即位的。孙奋的母亲仲姬的坟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猜测谣传可能是真的,就去扫除坟墓。孙皓听到这事,车裂了张俊,夷灭三族,诛杀了孙奋及其五个儿子,取消了他的封邑。

评论说:孙登心里所想的事情,足以成为繁丰俊美的德行。孙虑、孙和都有喜欢行善的体魄,都能按制度严格要求自己,但他们二人有的寿命很短,很早就死了,有的不得好死,可悲啊!孙霸以庶子的身分谋求嫡子的地位,孙奋不遵循法令制度,本来就是自取灭亡的道路。不过孙奋的被诛灭,却是意外飞来的横祸。

(尹黎云译)

三国志卷六十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钟离传 第十五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后太末、丰浦民反，转守太末长，诛恶养善，期月尽平。

建安元年，孙策临郡，察齐孝廉。时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强等不愿升降，反共杀升，雅称无上将军，强称会稽太守。贼盛兵少，未足以讨，齐住军息兵。雅与女婿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致疑隙，阻兵相图。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强党震惧，率众出降。

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八年也。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

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馀汗。军讨汉兴，经馀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长丁蕃留备馀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二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

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鸟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弋拓堑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悬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十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仆等，其余皆降，凡斩首七千。齐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将军。

十六年，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

数千人,齐出讨之,即复破稚,表言分余杭为临水县。被命诣所在,及当还郡,权出祖道,作乐舞象。赐齐辇车骏马。罢坐住驾,使齐就车。齐辞不敢,权使左右扶齐上车,令导吏卒兵骑,如在郡仪。权望之笑曰:“人当努力,非积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余步乃旋。

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迁奋武将军。

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

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杨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

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齐以道远后至,因住新市为拒。会洞口诸军遭风流溺,所亡中分,将士失色,赖齐未济,偏军独全,诸将倚以为势。

齐性奢侈,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雘,青盖绛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休等惮之,遂引军还。迁后将军,假节、领徐州牧。

初,晋宗为戏口将,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图袭安乐,取其保质。权以为耻忿,因军初罢,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诏齐督麋芳、鲜于丹等袭蕲春,遂生虜宗。后四年卒,子达及弟景皆有令名,为佳将。景子邵,别有传。

全琮字子璜,吴郡钱塘人也。父柔,汉灵帝时举孝廉,补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弃官归,州辟别驾从事,诏书就拜会稽东部都尉。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尉。孙权为车骑将军,以柔为长史,徙

桂阳太守。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启报。”柔更以奇之。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为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抄击,琮常带甲仗兵,伺侯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梟其将军尹卢。迁琮绥南将军,进封钱唐侯。四年,假节领九江太守。

七年,权到皖,使琮与辅国将军陆逊击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黄龙元年,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尚公主。

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侥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赤乌九年,迁右大司马、左军师。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迂。初,权将图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

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人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后言次及之,琮对曰:“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

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赐累千金,然犹谦虚接士,貌无骄色。十二年卒,子恂嗣。后袭业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魏以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恂兄子祗、仪、静等亦降魏,皆历郡守、列侯。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出守吴丞。权亲断诸县仓库及囚系,长丞皆见,岱处法应问,甚称权意,召署录事,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

建安二十年,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安成长吴劭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劭据攸县,龙在醴陵。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斩龙,迁庐陵太守。

建康元年,代步骧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又郁林夷贼攻围郡县,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浚阳贼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首乱为害,权又诏岱讨之,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迁安南将军,假节,封都乡侯。

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

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谓岱曰:“微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屯长沙沅口。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濬共讨定之。嘉禾三年,权令岱领潘璋士众,屯陆口,后徙蒲圻。四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权复诏岱督刘纂、唐咨等分部讨击,春即时首降,岱拜春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列将,桓、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权诏岱曰:“厉负险作乱,自致梟首;桓凶狡反复,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非君规略,谁能梟之?忠武之节,于是益著。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忧,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潘濬卒,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与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顷之,廖式作乱,攻围城邑,零陵、苍梧、郁林诸郡骚扰,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驿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杨等,并其支党,郡县悉平,复还武昌。时年已八十,然体素精勤,躬亲王事。奋威将军张承与岱书曰:“昔旦爽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

与陆子也。忠勤相先,劳谦相让,功以权成,化与道合,君子叹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书鞅掌,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言倦,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蹠,如此足下过廉颇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礼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尽此美耶!”及陆逊卒,诸葛恪代逊,权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迁上大将军,拜子凯副军校尉,监兵蒲圻。孙亮即位,拜大司马。

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权闻之叹息,以让群臣曰:“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门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责安在?”于是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

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襦,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谈者美之。

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凯嗣。遗令殓以素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务从俭约,凯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鱼,吴郡阳羨人也。少好学,举孝廉,为宁国长,转在怀安。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魴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迁丹杨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乃以魴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攻讨,遂生禽绮,送诣武昌,加昭义校尉。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谪挑魏大司马杨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笈七条以诱休:”

其一曰:“魴以千载侥幸,得备州民,远隔江川,敬恪未显,瞻望云景,天实为之。

精诚微薄,名位不昭,虽怀焦渴,曷缘见明?狐死首丘,人情恋本,而逼所制,奉觐礼违,每独矫首西顾,未尝不寤寐劳叹,展转反侧也。今因隙穴之际,得陈宿昔之志,非神启之,岂能致此!不胜翘企,万里托命。谨遣亲人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笈。时事变故,列于别纸,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

其二曰:“魴远在边隅,江汜分绝,恩泽教化,未蒙抚及,而于山谷之间,遥陈所怀,惧以大义未见信纳。夫物有感激,计因变生,古今同揆。魴仕东典郡,始愿已获,铭心立报,永矣无贰。岂图顷者中被横谴,祸在漏刻,危于投卵,进有离合去就之宜,退有诬罔枉死之咎,虽志行轻微,存没一节,顾非其所,能不怅然!敢缘古人,因知所归,拳拳输情,陈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润,哀拯其急,不复猜疑,绝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测,一则伤慈损计,二则杜绝向化者心,惟明使君远览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质,速赐秘报。魴当侯望举动,俟须响应。”

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广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为变,以见谴责,靖勤自陈释,而终不解,因立密计,欲北归命,不幸事露,诛及婴孩。魴既目见靖事,且观东主一所非薄,媪不复厚,虽或暂舍,终见剪除。今又令魴领郡者,是欲责后效,必杀魴之趣也。虽尚视息,忧惕焦灼,未知躯命,竟在何时。人居世间,犹白驹过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当陈愚,重自披尽,惧以卑贱,未能采纳。愿明使君少垂详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为乱之日,魴命讫矣。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骖、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东主中营自掩石阳,别遣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赍运粮,以为军储,又

命诸葛亮进指关西，江边诸将无复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万兵从皖南首江渚，鲂便从此率厉吏民，以为内应。此方诸郡，前后举事，垂成而败者，由无外援使其然耳；若北军临境，传檄属城，思咏之民，谁不企踵？愿明使君上观天时，下察人事，中参蓍龟，则足昭往言之不虚也。”

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长家门，亲之信之，有如儿子，是以特令赍笈，托叛为辞，目语心计，不宣唇齿，骨肉至亲，无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当言往降，欲北叛来者得传之也。鲂建此计，任之于天，若其济也，则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则受夷灭之祸。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诚之微，岂能上感，然事急孤穷，惟天是诉耳。遣使之日，载生载死，形存气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为后信。一赍教还，教还故当言悔叛还首。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无端原。县命西望，涕笔俱下。”

其五曰：“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抃。今虽降首，盘节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存，而今东主图兴大众，举国悉出，江边空旷，屯坞虚损，惟有诸刺奸耳。若因是际而骚动此民，一旦可得便会，然要恃外援，表里机互，不尔以往，无所成也。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若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石阳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鲂生在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

其六曰：“东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阳，今此后举，大合新兵，并使潘濬发夷民，人数

甚多，闻豫设科条，当以新赢兵置前，好兵在后，攻城之日，云欲以赢兵填堑，使即时破，虽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阳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济，诚宜疾密。王靖之变，其鉴不远。今鲂归命，非复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见救以往，则功可必成，如见救不时，则与靖等同祸。前彭绮时，闻旌麾在逢龙，此郡民大小欢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间，事当大成，恨去电速，东得增众专力讨绮，绮始败耳。愿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曰：“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励其志，并乞请幢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史民目睹见之，知去就之分已决，承引所救画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阔狭之间，辄得闻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鲂笈，乞加隐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患必深，鲂怀忧震灼，启事蒸仍，乞未罪怪。”

鲂因别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诛，自擅朔土，臣曾有不能吐奇举善，上以光赞洪化，下以输展万一，忧心如捣，假寐忘寝。圣朝天覆，含臣无效，猥发优命，敕臣以前诱致贼休，恨不如计。令于郡界求山谷魁帅为北贼所闻知者，令与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窃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惧不可信，不如令臣谲休，于计为便。此臣得以经年之冀愿，逢值千载之一会，辄自督竭，竭尽顽蔽，撰立笈草以诳诱休者，如别纸。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惧以轻愚，忝负特施，豫怀忧灼。臣闻唐尧先天而天弗违，博询刍蕘，以成盛勋。朝廷神谟，欲必致休于步度之中，灵赞圣规，休必自送，使六军囊括，虜无孑遗，威风电迈，天下幸甚，谨拜表以闻，并呈笈草，惧于浅局，追用悚息。”被报施行。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辘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

逊横戴休,休幅裂瓦解,斩获万计。

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官奉诏诘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因下发谢,故休闻之,下复疑虑。事捷军旋,权大会诸将欢宴,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

贼帅董嗣负阻动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吾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鲂表乞罢兵,得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

鲂在郡十三年卒,赏善罚恶,威恩并行。子处,亦有文武材干,天纪中为东观令、无难督。

钟离牧字子幹,会稽山阴人,汉鲁相意七世孙也。少爱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为之请。长曰:“君慕承官,自行义事,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何得寝公宪而从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願,故来暂住。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遂出装,还山阴,长自往止之,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赤乌五年,从郎中补太子辅义都尉,迁南海太守。还为丞相长史,转司直,迁中书令。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骑校尉。

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时论惧其叛乱,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人蜀迁陵界,屯于

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不然。外境内侵,逛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掾史沮议者便行军法。抚夷将军高尚说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五溪平。迁公安督、杨武将军,封都乡侯,徙濡须督。复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卒官。家无余财,士民思之。子祜嗣,代领兵。

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鲂谲略多奇,钟离牧蹈长者之规,全琮有当世之才,贵重于时,然不检奸子,获讥毁名云。

【译文】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他年轻时任郡吏,署理剡县县长。县吏斯从轻率行侠,为非作歹,贺齐想处治他,主簿劝谏说:“斯从是县里的豪门子弟,山越人依附他们,今日处治了他,明日寇贼就会来到。”贺齐听了大怒,马上杀了斯从。斯从的族人同党于是纠合一起,聚众一千多人,兴兵攻打县城。贺齐率领官民,打开城门,突然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威势震惊了山越人。后来太末、丰浦的百姓造反,贺齐就改任太末县长,他诛杀恶人,抚养善民,一个

月就完全平定了骚乱。

汉建安元年,孙策光临会稽郡,考察推举贺齐为孝廉。当时王朗逃奔在东冶,候官县长商升为王朗兴兵。孙策派永宁县长韩晏兼任南部都尉,率兵讨伐商升,任命贺齐为永宁县长,韩晏被商升打败,贺齐又接替韩晏兼任南部都尉的职务。商升被贺齐的威名所震慑,派使者要求订立盟约。贺齐趁势告诫商升,并向他陈述祸福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商升终于送上印绶,出营投降。强盗的头目张雅、詹强等人不愿意让商升投降,商升回来时,他们一起杀了商升,张雅自称无上将军,詹强自称会稽太守。当时强盗势众,而贺齐的兵员太少,根本无法讨伐,贺齐就驻下部队,让士兵休息。张雅和他的女婿何雄因为争夺势力而两下不和,贺齐就让山越人利用他们的矛盾,对双方同时进行挑拨,于是造成彼此之间的猜疑嫌隙,互相派兵拦截对方,以相图谋。贺齐这才进军讨伐,一战大败张雅,詹强等人被震惊了,只得率领部众投降。

候官平定以后,建安、汉兴、南平又发生骚乱,贺齐进军建安,建立都尉府,这年是汉建安八年。郡守派出所属县的兵员五千人,各自由本县令长率领他们,都接受贺齐的指挥调遣。强盗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富等五个人,率领各自的万户人家,连营屯守汉兴,吴五的六千户人家另外屯守大潭,邹临的六千户人家另外屯守盖竹,他们共同进犯余汗。大军讨伐汉兴,路过余汗。贺齐认为强盗势众,自己兵少,深入敌人腹地而没有后援部队,恐怕被敌人截断后路,就命令松阳县长丁蕃留下守备余汗。丁蕃本来和贺齐是邻近城邑的同级官员,他以受贺齐的指挥为耻辱,推辞不肯留守。贺齐就杀了丁蕃,于是军内大为震惊,没有人敢不服从命令。就这样他分兵留守余汗,进军讨伐洪明等人,接连大败敌人。在阵地上杀了洪明,其他人如吴免、华当、洪进、苑御都投降了。他们转而进击盖竹,

又向大潭进军,两处强盗的头领又投降了。他们这次行动总共处治斩首六千人,有名的头领全部擒获,重新恢复县官府,而他们出动的兵员总计一万人,为此贺齐被任命为平东校尉。建安十年,贺齐转战讨伐上饶,把上饶县划分开,建立建平县。

汉建安十三年,贺齐升任威武中郎将,讨伐丹杨郡的黟县、歙县。当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投降,贺齐表奏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县的强盗首领金奇的一万户人屯守安勒山,毛甘的一万户人屯守乌聊山,黟县的强盗首领陈仆、祖山等人的两万户人屯守林历山。林历山四面峭壁耸立,高几十丈,山路险要狭窄,容不下刀枪盾牌,强盗在高处向下滚石,无法进攻。军队驻下一天,将官们就担忧了。贺齐亲自出去四处巡行,观察地形,然后暗中召募身体轻巧敏捷的壮士,制作铁弋,让他们藏在隐蔽险恶强盗不防备的地方,用铁弋开掘成攀登的道路,夜间让他们偷偷地爬上去,然后放下许多布绳,使下面的人抓着布绳攀缘而上,上去了一百多人,他们四面散布,同时鸣响鼓角,贺齐统率部队,等待时机。强盗夜里听到鼓声四面响起,以为大军已经全部上来了,惊恐慌乱,不知干什么才好,控制道路扼守险要的人全都逃回投奔众人。大军趁此机会得以上山,大败陈仆等人,其余人都投降了,总共斩首七千人。贺齐又表奏把歙县分出新定、黎阳、休阳三县。又合并黟县、歙县共六个县,孙权就新置新都郡,任命贺齐为太守,在始新建立官府,并为他加官偏将军。

汉建安十六年,吴郡余杭县的百姓郎稚纠合族人为非作歹,报说有几千人。贺齐出兵讨伐他们,当下又打败郎稚。他宣布分余杭另置临水县。他受命到孙权的住地,到了应当返回新都郡时,孙权出来为他饯行,并且演奏鼓乐,跳起象舞。孙权赏赐贺齐骈车骏马,他离开坐席,止住车马,让贺齐上车,贺齐推辞不敢,孙权让手下的人

扶贺齐上车,命令开路的官员以及步兵骑兵,完全采用在郡里的仪式。孙权望着贺齐笑着说:“人应当努力,如果不是积德累功,这个待遇是不可能得到的。”贺齐的车离开了一百多步,孙权才返回去了。

汉建安十八年,豫章东部百姓彭材、李玉、王海等人起兵制造骚乱,聚众一万多人。贺齐讨伐平定了他们,诛杀了其中的首恶,其余人都降服了。他从中选择精壮强健的人做士兵,身体差的作为县里的民户。他又升任奋武将军。

建安二十年,他跟随孙权出征合肥。当时城里的守敌出城迎战,徐盛因为受伤丢失了长矛,贺齐率兵抗击敌人,夺回徐盛丢失的长矛。

建安二十一年,鄱阳的百姓尤突接受曹操的印绶,化百姓为强盗,陵阳、始安、泾县等地都和尤突相呼应。贺齐和陆逊讨伐击败了尤突,斩首几千人,剩余的党徒被震服,丹杨的三个县都投降了,计得精兵八千人。贺齐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封为山阴侯,外出镇守长江沿岸,督察扶州以西直到皖县的地带。

吴黄武初年,魏国派曹休来进犯,贺齐因为道远,来得晚了,就住在新市抗拒敌人。正碰上洞口各路兵马遭遇狂风,流散沉溺,死伤过半,将士们大惊失色,幸亏贺齐没有渡江,全军独有他的部队保全,各将领都依赖他作为靠山。

贺齐的性情喜欢奢侈绮丽,又特别喜欢军事,兵器铠甲以及各种装备都十分精良。所乘的船只雕刻彩饰,上有青盖绛帷,嵌以葩爪;干櫓戈矛,绘有纹画。弓弩箭矢,全都使用上等材料。蒙冲战舰之类,看上去如同山丘。曹休等人十分害怕,就率领军队撤回去了。贺齐因此升为后将军,授予符节,兼任徐州州牧。

起初,晋宗任戏口将领,率领部队叛逃到魏国,又返回任蕲春太守,他企图袭击安乐,夺回他在吴国作为人质的家属。孙权

为他的叛逃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利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机,那是六月的盛夏,出其不意,下令贺齐督率麋芳、鲜于丹等人袭击蕲春,终于活捉晋宗。以后过了四年,贺齐去世,儿子贺达和弟弟贺景都有好名声,都是优秀的将官。

全琮,字子璜,吴郡钱唐人。他的父亲全柔在汉灵帝时被推举为孝廉,补任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时,他弃官回家,州里征召他任别驾从事,朝廷也下诏书让他就任会稽东部校尉。孙策到吴郡后,全柔率领部队首先投靠孙策。孙策任全柔为丹杨都尉。孙权任车骑将军时,任命全柔为长史,并升任桂阳太守。全柔曾经派全琮送米几千斛到吴郡,让他交换些东西。全琮到了吴郡后,把米全部散发出去,空船返回去。全柔大怒,全琮跪下磕头说:“我认为我们要换回的东西并不急用,而士大夫正遇到极大的困苦和危难,所以就周济了他们,来不及禀报。”全柔这才改变态度,认为儿子与众不同。当时中州的士人因为逃避祸乱而南下,投靠到全琮家里的人数以百计,全琮倾尽家产帮助他们,和他们同甘共苦,因而远近扬名。后来孙权任命他为奋威校尉,授予他兵员几千人,派他讨伐山越。他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招募,得到精兵一万多人,进军屯守牛渚,逐渐升为偏将军。

汉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的将领关羽围困樊城、襄阳,全琮上书陈述关羽可以讨伐的计谋,孙权当时已经和吕蒙暗中策划袭击关羽的战斗,他担心事情泄露出去,就按下全琮的章表不答复。等到擒获关羽后,孙权在公安安排酒宴,酒宴上,他对全琮说:“您先前陈述这个计谋,我虽然不答复,但今日的胜利,恐怕也是您的功劳。”于是他被封为阳华亭侯。

吴黄武元年,魏国用水军大规模进犯洞口,孙权派吕范督率各位将领抗击魏军,双方的军营互相对峙。敌人多次用轻船进

行攻击,全琮经常身披铠甲,手持兵器,不停地观察警戒。不久,敌人几千人出现在江里,全琮击败他们,杀了他们的将军尹卢。为此孙权晋升全琮任绥南将军,进而封为钱唐侯。黄武四年,授予符节,让他兼任九江太守。

黄武七年,孙权来到皖县,派全琮和辅国将军陆逊攻击曹休,在石亭打败了他。这时丹杨、吴郡、会稽的山越人再次制造寇乱,攻陷所属县城。孙权把三郡的险要之处划分为东安郡,让全琮兼任太守。全琮赴任后,赏罚分明,招引诱导降服的人,几年内,就得到一万多人。孙权调全琮返回牛渚,撤销东安郡。黄龙元年,全琮升为卫将军、左护军、徐州州牧,并娶公主为妻。

嘉禾二年,他督率步兵骑兵五万人出征六安,六安的百姓都四散而逃,许多将领打算分兵追捕他们。全琮说:“趁着别人的危急得到侥幸的成功,采取行动不考虑周全,这不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分兵追捕,得失各半,怎么可以说是周全呢?即使有些收获,也还是不足以削弱敌人,实现国家的希望。倘若和敌人不期而遇,损失不会小的。如果因为不追捕而招致罪过,我宁肯自己来承担,也不敢用侥幸的成功来辜负国家的期望。”

赤乌九年,他升为右大司马、左军师。他为人恭敬随和,善于察颜观色以进献谏言,言词不曾激动,也不曾冒犯。起初,孙权要围攻珠崖和夷州,都是先问全琮,全琮说:“凭着圣朝的威势,攻打什么地方不能获胜呢?不过那里是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大海象屏障似地隔绝其间,那里水土的气息有毒性,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官兵和百姓出入那里,必定患上疾病,转而互相传染,去的人都担心回不来,我们的收获怎么可能得到很多呢?亏损长江边畔的士兵,去谋求万分之一的利益,这就是我还放不下心的原因。”孙权不听他的劝告。军队出动了一年,官兵因患瘟疫死去的人占十分

之八九,孙权非常懊悔。后来他和全琮谈话涉及这件事,全琮回答说:“在那个时候,群臣如有不进行劝谏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忠诚。”

全琮成为王室至亲以后,他的宗族子弟也同时蒙受恩宠贵幸,赏赐累次为千金,但他还是谦虚地对待别人,脸上没有傲慢的神色。赤乌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全恠继承爵位。后来又继承他的事业统领军队,在寿春救援诸葛诞时,他出城首先投降,魏国任命他为平东将军,封为临湘侯。全恠哥哥的儿子全□、全仪、全静等人也投降魏国,均位居郡守列侯。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是广陵郡的县吏,避乱而渡江南下。孙权执政时,吕岱到幕府拜谒孙权,孙权派他出任吴县县丞。孙权亲自审理各县仓库和囚犯,各县的令长和县丞都来进见孙权。吕岱处理法律事务、应对各种问题,都很符合孙权的心意,孙权就调他署理录事,又放他外出补任余姚县长。他招募壮士,得到一千多人。会稽、东冶五个县的强盗吕合、秦狼等人制造骚乱,孙权任命吕岱为督军校尉,和将军蒋钦等人率领军队讨伐他们,终于擒获吕合、秦狼,五个县得到平定,吕岱被任命为昭信中郎将。

汉建安二十年,他督率孙茂等十个将领参加攻取长沙三郡的战斗。而安成、攸县、永新、茶陵四个县的官员一同进入阴山城,聚众抗击吕岱,吕岱进攻并包围他们,很快他们就投降了,三郡得以平定。孙权留下吕岱镇守长沙。安成县长吴弼以及中郎将袁龙等人和关羽勾结,再次进行反叛骚乱。吴弼占据攸县,袁龙屯守醴陵。孙权派横江将军鲁肃攻打攸县,吴弼得以突围逃去。吕岱攻打醴陵,则擒获并斩杀了袁龙。因而他升任庐陵太守。

汉延康元年,吕岱接替步骧任交州刺史。他来到交州后,高凉强盗头目钱博要

求投降,吕岱就秉承孙权的旨意,任命钱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另外郁林少数族强盗进攻围困郡县,吕岱讨伐击败了他们。这时,桂阳、浚阳的强盗王金在南海边界上聚众骚扰,首先作乱成为祸害。孙权又下令吕岱讨伐他们,吕岱活捉了王金,并将他传送到京都。这次战斗,总共斩首俘获一万多人。吕岱又升为安南将军,授予符节,封为都乡侯。

交■太守士燮去世,孙权任命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接替士燮原来的职务。吕岱宣布分出海南的三个郡作为交州,任命将军戴良为交州刺史,海东的四个郡作为广州,吕岱自任刺史。他派戴良和陈时南下赴任,而士徽不接受命令,率兵守卫海口以抗拒戴良等人。吕岱于是上书请求讨伐士徽的罪行,他督率部队三千人昼夜不停地渡海峡。有人对吕岱说:“士徽依赖几代人蒙受的恩惠,为一州人所归顺,不能轻视他。”吕岱说:“现在士徽虽然心怀叛逆的念头,但他想不到我们会突然来到,如果我们秘密进军,敏捷行动,攻其不备,打败他是必然的。倘若行动迟缓,不能速胜,使得他们有了戒备的思想,他们将绕城固守,七个郡的所有少数族,象乌云聚合回声响应,即使有智谋的人,谁能对付得了他们呢?”于是他们出发了,路过合浦,和戴良一块儿进军。士徽听说吕岱来了,果然大为震惊,不知该如何应付,就带领兄弟六个人赤身露体地迎接吕岱。吕岱把他们全部处决了,并把首级送往京都。士徽的大将甘醴、桓治等人率领官民攻打吕岱,吕岱奋勇反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因而他进而被为番禺侯。这时候,除了广州,他重新恢复交州过去的辖区。吕岱平定交州以后,又进军讨伐九真,斩首俘获数以万计。他又派从事到南面宣示国家的教化,以至于境外的扶南、林邑、堂明各王,都派遣使者进献贡品。孙权嘉奖吕岱的功劳,进而任命他为

镇南将军。

吴黄龙三年,由于南方土地清平安宁,就把吕岱调回屯守长沙沅口。正好碰上武陵的少数族蠢蠢欲动,吕岱和太常潘■共同讨伐平定了他们。嘉禾三年,孙权命令吕岱兼领潘■的部众,屯守陆口,后来迁到蒲圻。嘉禾四年,庐陵强盗李桓、路合,会稽东冶强盗随春,南海强盗罗厉等人一下子同时起事,孙权又命令吕岱督率刘纂、唐咨等人分兵讨伐出击。随春马上出首投降,吕岱任命随春为偏将军,让他统领他原先的部队,使他终于成为吴国的一员将领。李桓、罗厉等人都被斩首,首级传送到京都。孙权向吕岱颁发诏书说:“罗厉依仗天险,聚众作乱,自己招致泉首;李桓凶恶狡猾,反复无常,已经投降,再次反叛。国家对他们前后进行讨伐,多少年没有捕获他们,不是您来指挥策划,谁能杀了他们?您忠诚武勇的气节,在这件事情上更加昭著。首恶已经消灭,大小强盗全被震慑,其余的小股匪徒,会像扫地一样地全部消灭。从今以后,国家永远没有被南方牵制的忧虑,三郡安宁,没有令人提心吊胆的惊扰,还得到那里的顽民的归顺,并供给赋税劳役,您的功绩深深地为人叹服。奖赏不超过当月,这是国家通常的规定。如何制定当地适宜的法令,您可以裁决。”

潘■去世后,吕岱接替潘■兼理荆州文书,他和陆逊一起住在武昌,仍然督率蒲圻。不久,廖式制造骚乱,攻击围困城邑,零陵、苍梧、郁林各郡动荡不安。吕岱自己要求马上出兵,他日夜兼程,赶赴战场。孙权派遣使者随后任命吕岱为交州州牧,又派许多将领唐咨等人连续不断地增援吕岱,攻打讨伐了一年,打败了廖式,斩杀了廖式以及他派往各处伪官属,如临贺太守费杨等人,消除了他的党徒,郡县全都平定,吕岱又返回武昌。这年他已经八十岁,但他的身体仍然那么精壮勤劳,对国家大事总要亲身体会,努力干好。奋威将军张

承给吕岱写信说：“从前周公旦和召公□辅佐周王朝《诗经》的《周南》、《召南》写出了歌颂他们的诗篇，现在就是您和陆先生了。尽忠勤勉你们互相争先，功劳尊贵你们互相推让。你们的功业是凭威权完成，你们的教化与道义吻合。君子赞叹你们的德行，小人喜欢你们的善良。加以文书工作繁杂，而您的宾客终日不绝，您虽然疲惫，却不放弃工作，虽然劳顿，却不知倦意，我还知道您上马总是自己跳上去，不用垫脚的东西，如此这般，是您超过廉颇之处，您做起事来多么得心应手啊。《周易》有这样的话，礼仪讲究恭敬，德行讲究丰盛，您为什么能完全占有这些美德呢？”到陆逊去世后，诸葛恪接替陆逊，孙权就划分武昌为两部分，吕岱统领右部，从武昌往西直到蒲圻，都为他管辖。他升为上大将军，孙权任命他的儿子吕凯任副军校尉，在蒲圻督率部队。孙亮即位后，任命吕岱为大司马。

吕岱一身清净地奉行公务，他到过的地方都有可称述的政绩。起初，他在交州，好多年不养家，他的妻子儿女陷于饥饿困乏的境地。孙权听说后，不由得叹息起来，并为此责备群臣说：“吕岱远在万里献身出力，为了国家不辞劳苦地工作，他家里生活困难，我却不能及早了解。你们作为我的股肱耳目，责任心在哪儿？”于是，他赏赐吕岱家中钱米布帛，每年都有固定的数目。

开始，吕岱和吴郡人徐原亲近，这个人慷慨激昂，很有才华志向，吕岱知道他可以成事，就赠送给他交际穿用的巾帻单衣，和他共同探讨问题，后来又举荐他，使他官做到侍御史。徐原的性情忠诚豪壮，喜欢直言不讳，吕岱有时考虑问题有疏漏，徐原就进行谏诤，还公开议论吕岱的过失。有人把他的议论告诉吕岱，吕岱却赞叹说：“这就是我重视德渊的原因。”到徐原死时，吕岱为他痛哭，十分哀伤，还说：“德渊是我

吕岱的益友，现在他遭到不幸，我还能从什么地方得知我的过错呢？”谈论的人都赞美吕岱的这种精神。

太平元年，吕岱年满九十六岁而去世，他的儿子吕凯继承爵位。他留下遗言，让家里人用不上漆的棺木装殓他，给他穿用粗布头巾，麻布单衣，葬礼的仪式务必从俭。吕凯都按他的遗嘱去做。

周鲂，字子鱼，吴郡阳羨人。他从小喜欢学习，被推举为孝廉，担任宁国县长，又调到怀安任职。钱唐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彭式等人象蚂蚁似地聚集起来，制造寇乱。周鲂被任命为钱唐侯相，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他就砍下彭式的头，并消灭了彭式的党徒，因而他升任丹杨西部都尉。黄武年间，鄱阳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彭绮制造骚乱，攻陷所属城邑。朝廷就任命周鲂为鄱阳太守，和胡综合力攻击讨伐，终于活捉了彭绮，送到武昌。为此周鲂加官为昭义校尉。他受命秘密寻找山中一向有声望的家族的头面人物，这些家族的头面人物又是为北方敌人所熟知的，想让他们欺诈引诱魏国大司马扬州州牧曹休。他在回复命令时说，恐怕百姓的头面人物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小人，不能依赖委任，事情有可能败露，不能使曹休上当，他要求派自己的亲信送笺书七条来引诱曹休。

第一条说：“我由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幸能够做您的州民，但由于江河远远阻隔，我的一片敬意无缘表白，只能瞻望您的瑞气光明，这实在是上天造成的。我虽然心怀真诚，但我身分低微，名声地位不明显，即使心怀如饥似渴的仰慕之情，又凭什么来表明呢？狐狸死了头向着土丘，人的感情也是眷恋本原的，无奈为制约我的人所逼迫，只好放弃奉命拜谒的礼节。我每每独自举首在西面顾盼，未曾不日夜劳神哀叹，躺在床上也翻来覆去不能入眠。现在却有了空隙的时间，得以陈述我一向怀

着的愿望,如果不是神灵的启示,我怎么可能表示这番心意呢?我非常仰慕您,所以不远万里地来归顺您。谨此派我的亲信董岑、邵南等人托付叛逃事宜,奉上我的笺书。当前的要事和国内的变故,我另纸列述。希望您降下日月一般的光芒,照耀远方百姓的趋向,永远使归顺的人有所依赖。”

第二条说:“我远在边远的角落,被长江及其支流割绝,还没蒙受恩泽教化的抚慰,因而我在山谷之间,向远方陈述我的情怀,却担心鉴于重大的原则,不能被信任容纳。凡人都有感奋激动之情,处事的方法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产生,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我出仕东吴,主管一郡,最初的愿望已经实现,我决心进行报答,永远不生异心。哪里想到不久前我遭受蛮横的谴责,灾祸就在眼前,危险就象用蛋碰石,如果积极进取,还有离去或留下的选择,如果消极等待,只有诬陷屈死的凶咎。我虽然志向微贱,品行轻贱,但生和死是一个名节问题,看到我将死得不明不白,能不感到怅惘吗?我冒昧地因循古人,因而才知道自己的归宿,并且忠诚地献出自己的感情,吐露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希望您降下春天的雨露,可怜并拯救我的危急,不再对我猜疑,拒绝我的效忠。事情一旦泄漏出去,我受到的惩罚是无法估计的,而对您来说,一则伤害了您仁慈的名声,破坏了您进取的计划,二则杜绝了归向教化的人的念头。希望您远察前代的经验,同情怜悯我,留神您的质疑不要发生错误,迅速赐给我秘密的回音。我一定观望您的举动,等待机会与您密切配合。”

第三条说:“我所接替的原太守广陵人王靖,先前也因为郡内百姓制造变乱,而遭到谴责,王靖努力地自我辩解,但始终也没宽恕他,于是他订立秘密的计划,打算投靠北方,不幸事情败露,对他的惩治连他的婴儿也不放过。我既目睹王靖事件,又看

到东吴之主一旦看不起某人,就不会再厚待他了,虽然可能暂时留用,终究要被消灭。现在他还让我统理郡守职务,这是想责难我以后的成效,是必定要杀我的表现。虽然眼下我还活着,但心里非常忧虑惶恐,焦躁不安,不知我的性命,在什么时候完结。人活在世间,就象骏马从细小的缝隙前飞越过去一样,这样短暂的光阴却要心怀危惧,那滋味能表达出来吗?我只能向您述说我的苦心,一心一意地竭尽自己的忠诚,但又担心由于自己的卑贱,意见不能被采纳。希望您稍微留意详察,考虑一下我的意见。目前这个郡的百姓,虽然表面上降伏了,实际上却在山间草野之中,窥伺时机,想再次作乱,他们作乱时,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东吴之主前不久暗中调遣了许多将领,图谋向北方进攻。吕范、孙韶等人进入淮河,全琮、朱桓奔向合肥,诸葛瑾、步骖、朱然到了襄阳,陆议、潘璋等人讨伐梅敷。东吴之主率中军亲自攻打石阳,另外派他的堂弟孙奂治理安陆城,修建官邸楼阁,运送物资粮食,作为军备。还命令诸葛恪进军关西,长江沿岸各位将领没有还留在那里的,只留下三千多兵力守备武昌,如果您率领一万人马从皖县向南直抵江岸,我就从这里率领官民,作为您的内应。这一带各郡,前后发动起义,都是在接近成功时惨遭失败,这是因为没有外援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如果北方军队出现在边境,向这些郡所属城邑传布檄文,那些思念北方的百姓,谁能不企足而待呢?希望您上观天时,下察人事,其中再参验占筮的结果,则足以证明我前面说的话不虚妄。”

第四条说:“我派去的董岑、邵南从小生活在我家,我喜爱他们信任他们,就象自己的儿子一样,因此特地让他们送去笺函。向他们交代叛逃事宜时,我只要动下眼色,他们就心领神会,不用口齿明言,我的骨肉至亲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还命令他们,到了州府一定扬言去投降,让北方叛逃

过来的人能传递这个消息。我安排这个办法,是把希望寄托给上天的保佑。如果我的行动能够成功,就有保全生命的福运,如果偶然泄漏机密,那就要承受灭族的灾祸。我时常在夜里仰望天空,向星辰祷告宣誓。只是我的真诚微不足道,怎么能使上天感动呢?但事情危急,势单力弱,只能向上天倾诉。我派出使者时,好象活着,又好象死去,形体虽然存在,精神已经消亡,魂魄昏然恍惚。私下我又担心您不能完全相信我的表白,董岑和邵南两人中您可留下其中一个,作为以后的凭信。一旦笺函送到,您却赶他们回来,赶他们回来我只能解释说因为后悔背叛所以回来自首。东吴之主有固定的法令,后悔背叛而回来的人,都按原来的罪行处理。这样一来,我两方面的道路都被堵塞,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我把命运拜托给您,在西面仰望着您,眼泪随着笔尖一起落下。”

第五条说:“鄱阳的百姓,其实多数是愚昧而又剽悍的人,率领他们去作战,他们不会马上响应的,呼吁他们来作乱,他们就会闻风而动。现在虽然已经降服,但他们的盘根错节并没有消除,他们栖身深山,潜藏草莽,叛乱的念头还存在。如今东吴之主企图大规模地兴师动众,甚至把全国的兵力全部派出,长江沿岸空虚,军营船坞的人员大大减少,只有一些刺探情报的奸细。如果利用这个时机发动这里的百姓,一下子便可以得手,不过这得依靠外援,里外密切配合。否则,以后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假如您从皖县的道路进军驻守江边,我将从南面对岸的历口进行配合。如果不直接到江岸,可驻守在百里洲上,使这里的百姓知道北方的军队在那里,他们就能自动把握时机行动。这里的百姓并非苦于饥寒而愿军事入侵,而是苦于征战,因而他们乐于能够归属北方,只是他们走投无路时发动起义,不能及时得到北方的呼应,很快就遭受灾祸罢了。如果您能使石阳和青州、徐

州的各路大军首尾相接,牵制东吴派去的部队,使他们不能迅速退回来,那就是锦上添花了。我出生在长江、淮河一带,通晓当今的事务,深知那一带地形的有利之处,每战必胜。时机不会再次出现,所以冒昧地陈述我的肺腑之言。”

第六条说:“东吴之主对于以前没有攻克石阳怀恨在心,现在他事后行动,自然大规模召募新兵,并且让潘■征发少数民族百姓,人数非常多,听说已预先制定了作战方案,就是将把新兵中的那些体弱者安排在前面,精兵放在后面,攻城时,说是要用体弱的兵填满壕沟,使城邑马上攻陷,即使做不到这样,也可使这场战事有很大的进展。我私下担心石阳城邑小,不能长期阻止去攻打部队,您应该马上去救援,而且确实要迅速机密。王靖的变化,其教训不远。如今我的归顺,成功与否不再由上天决定,正取决于您。如果得到您的援救而投往北方,那么大功一定能告成,如果得到您的援救不及时,那么我将和王靖等人遭遇同样的灾难。以前彭绮任职时,听说他的大营设在逢龙,这个郡的百姓老少都很高兴,并想马上效力。如果他能停留一个月的时间,事情必定大大成功,可惜他的离去就像闪电一样迅速,东吴得以增兵集中力量讨伐彭绮,彭绮这才遭到失败。希望您仔细省察我这些话。”

第七条说:“现在发动大事,除非用爵位称号,否则是无法鼓励人们的。我请求您赐予将军和侯的印玺五十纽,郎将的印玺一百纽,校尉、都尉的印玺各二百纽,我可以借用这些东西授予各个头领,鼓励他们的志气,同时还请求您赐予贵军的旗帜几十面,作为标志,使山越的官兵百姓看见这些旗帜,就知道去留的选择已经决定,接应的援救部队已经布置妥当。另外双方彼此投降叛逃的人每日每月都有,这件事情多少总是能传出一些的。现在我们要进行的重大行动,事情应当严格保密,如果您看

了我的笺函,乞盼加以隐秘。我知道您的智谋有定数,防范的思虑一定很深远,我由于心怀忧虑、焦灼不安,禀报事情罗里罗唆,请您不要怪罪。”

周鲂还就此另外呈报秘密的章表说:“如今北方有逃窜的寇贼,顽固地拒守着黄河、洛水,长期没有行使汉王朝的诛伐大权,独自垄断北方的国土,面对这种情况,我居然不能拿出奇计,提出妙策,上以推广佐助宏伟的教化,下以奉献施展些微薄的力量,因而忧虑的心象被什么撞击似的,使我夜里也不脱衣冠,忘记睡觉。神圣的朝廷象上天一样覆盖大地,它所包容的臣子竟没有什么功绩。朝廷屈尊颁发优厚的命令,让我在前线把强盗曹休引诱进来,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成任务。现在又让我在本郡的范围内寻找为北方强盗所熟知的山谷中的头面人物,使他和北方勾通。我虔诚地考虑,又高兴又不安,私下担心这种人物不可能马上找到,即使找到了,只怕也不可轻信,不如让我来诱骗曹休,在方法上更为妥善。这样我也可以把多年的抱负,正好用在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上,因而我擅自做出决断,竭尽愚顽的见识,撰写了笺函来诱骗曹休,全部内容就象另纸誉录的一样。我知道自己没有古人那样复杂的计谋,加上仓促间献出大致的方略,我也感到惶恐不安,力不从心,担心由于自己的轻率鲁莽,辱没辜负了朝廷的特别安排,因而我预先就感到忧愁焦虑。我听说唐尧总是先请示上天,上天没有反对他的想法,他还要广泛征询下层百姓的意见,所以他能够建立伟大的功勋。如今朝廷英明地策划,想务必使曹休进入设下的圈套内,有神灵的帮助圣人的规范,曹休必定自己送上门,使六军可以一网打尽,大体上不会有漏网的。假如我们的威势象闪电一样运行,天下人会感到非常幸运,谨此呈上章表以报告,并且呈上笺函的草稿。我很担心自己的浅陋,随而又惶恐不安地喘息。”他的章表被

答复准予实施。曹休果然相信周鲂,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马,辎重车辆挤满路上,直接进入皖县。周鲂也集合部队,跟随陆逊拦截曹休,曹休的军队象布帛被撕裂,象瓦片被砸碎,被斩首俘获的人数以万计。

周鲂起初设立这个秘密计划时,郎官频繁地奉诏令来诘问各项事务,周鲂就到州郡官府的门外,就势放下头发表示认罪,所以曹休听到这消息,对周鲂不再有疑虑。事情成功后,军队凯旋,孙权召集众将举行盛大的欢宴,酒兴正浓时,他对周鲂说:“您落下头发,肩负道义,成全了我的大事,您的功名,应当写进史册里。”他为周鲂加官裨将军,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强盗头目董嗣依仗险阻,四处抢劫掠夺,豫章、临川同时遭受他的祸害。吾粲、唐咨曾经率领三千兵马攻打他的巢穴,几个月也没能攻下来。周鲂呈表要求停止进攻,让他能有机会采取适宜的对策来行事。他派遣间谍,传授他们具体的办法,让他们引诱董嗣,伺机杀了这个家伙。董嗣的弟弟十分惶恐,就到武昌向陆逊投降,要求让他们出山到平原地区生活,自己改恶从善,从此几个郡都不再为强盗忧虑了。

周鲂任郡守的职务十三年便去世。他奖励善人,惩罚恶人,威权和恩惠同时实行。他的儿子周处也有文武才干,天纪年间任东观令、无难督。

钟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汉朝鲁相钟离意第七代孙。他年轻时移居永兴,亲自开垦荒田,种了二十多亩水稻。水稻快要熟了,县里有人来认领稻田,钟离牧说:“本来是因为土地荒芜,所以把它们开垦出来。”于是他把水稻给了那个人。县长听说此事,把那人召来关进狱里,打算依法制裁他。钟离牧替那个人求请。县长说:“您仰慕承官,可以自己去做仁义的事情,我是百姓的主事人,应当依靠法令带领下面的人,怎么能冒犯国家的法令听从您

的呢？”钟离牧说：“这里是郡界，由于您的照顾，所以来这里暂时住下。如果因为一点稻米就杀了这个人，我还有什么心思留下呢”。说完他就回去整理行装，准备返回山阴。县长亲自去劝止他，并为他释放了关押的那个人。那个人又惭愧又害怕，带领妻儿把得到的水稻舂出来，共有六十斛米，他全部送还钟离牧，钟离牧闭门不接受。那个人把稻米送来放在路旁，没有人敢去拿。钟离牧由此出了名。

赤乌五年，他从郎中补任太子辅义都尉，又升任南海太守。不久又任丞相长史，改任司直，接着升为中书令。正碰上建安、鄱阳、新都三个郡的山越百姓作乱，朝廷派出钟离牧任监军使者，讨伐平定了骚乱。强盗头目黄乱、常俱等人还把他的部队提供给钟离牧，以充任兵役使用。为此他被封为秦亭侯，任命为越骑校尉。

永安六年，蜀国被魏国吞并，武陵五■的少数民族和蜀国交界，当时人们的议论都担心那些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就任命钟离牧为平魏将军，并兼任武陵太守，他就前往郡治赴任。魏国派汉葭县长郭纯试任武陵太守，他率领涪陵百姓进入蜀国迁陵的边界，在赤沙驻守，引诱招致各少数民族的首领，这些首领有人起来响应郭纯，郭纯还进攻西阳县，郡府内被震惊。钟离牧问府中官员说：“西蜀被颠覆，边境被侵犯，用什么办法来抵抗他们呢？”大家都回答说：“如今这两个县山势险要，各部族以兵马拒守，不可用军队惊动骚扰他们，惊动骚扰了他们，各部族就会互相勾结在一起。应当逐步地安抚他们，可派对他们有恩信的官员宣示教令，进行慰劳。”钟离牧说：“不对。境外

的敌人侵犯境内，欺骗诱惑百姓，应当趁他们的根基不深的时候攻击他们，这是救火贵在迅速的情势。”他发出命令，迅速整理行装，掾史中有阻挠议论的人，就以军法处治。抚夷将军高尚劝钟离牧说：“从前潘太常督率五万兵马，然后才用这些兵马来讨伐五■的少数民族。当时蜀国刘氏和我们联盟友好，各个部族都遵循教化。如今既无往日的外援，而郭纯又已经占领了迁陵，这种情况下您率领三千兵马长驱直入，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钟离牧说：“特殊的事情，怎么能因循守旧呢？”他当即率领他的部队，日夜赶路，沿着山中险要之处行军，走了将近两千里地，追赶到边界上，杀了怀有异心的恶民的头目一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党徒总共一千多人，郭纯等人四散而逃，五■平定了。因此钟离牧升为公安督、扬武将军，封为都乡侯，又调任濡须督。后来再次以前将军的身分授予符节，兼任武陵太守，死在任上。他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官民都很想念他。他的儿子钟离□继承爵位，接替他统领部队。

评论说：山越人喜欢制造叛乱，他们很难安定却很容易骚动，因此孙权没有精力对付外寇，只好用卑恭的言词对待魏国。上述各位大臣，都是平定内乱，使国家保持平静的人才。吕岱清明恭谨，一心为公；周鲂狡诈多谋，善用奇计；钟离牧学习长者，举止有度，全琮具有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才华，他的地位也显赫一时，但他不能约束他那些行为不端的儿子，因而遭到人们的批评，名声也被败坏了。

（尹黎云 译）

三国志卷六十一

吴书十六

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羨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典留州事。

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后,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濬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

先是,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还复故。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黄门侍郎谢宏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宏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之?”壹未答,宏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朗久曰:“君语近之也。”宏谓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濬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濬每进见,无不陈壹之奸险

也。由此壹宠渐衰,后遂诛戮。权引咎责躬,因谏让大臣,语在《权传》。

赤乌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孙虑。

陆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丞相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虽统军众,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五凤二年,讨山贼陈毖于零陵,斩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为武昌右部督。与诸将共赴寿春,还,累迁荡魏、绥远将军。孙休即位,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孙皓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孙皓与晋平,使者丁忠自北还,说皓弋阳可袭,凯谏止,语在《皓传》。宝鼎元年,迁左丞相。

皓性不好人视己,群臣侍见,皆莫敢迁。凯说皓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听凯自视。

皓时徙都武昌,杨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

“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乐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自

顷年以来，君威伤于桀、纣，君明暗于奸雄，君惠闭于群孽。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辜无罪，赏无功，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而诸公卿媚上以求爱，困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败政于淫俗，臣窃为痛心。今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廩库，以待天时。而更倾动天心，骚扰万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比非保国养民之术也。

“臣闻吉凶在天，犹影之在形，响之在声也，形动则影动，形止则影止，此分数乃有所系，非在口之所进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赏轻而罚重，政刑错乱，民力尽于奢侈，目眩于美色，志浊于财宝，邪臣在位，贤哲隐藏，百姓业业，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忧。汉所以强者，躬行诚信，听谏纳贤，惠及负薪，躬请岩穴，广采博察，以成其谋。此往事之明证也。

“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纲纪，晋有其政。又益州危险，兵多精强，闭门固守，可保万世，而刘氏与夺乖错，赏罚失所，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为晋所伐，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

“臣暗于大理，文不及义，智慧浅劣，无复冀望，窃为陛下惜天下耳。臣谨奏耳目所闻见，百姓所为烦苛，刑政所为错乱，愿陛下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

“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不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责也。而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为君计也。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廩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

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下一息此辈，矜哀孤弱，以镇抚百姓之心。此犹鱼鳖得免毒螫之渊，鸟兽得离罗网之纲，四方之民，裨负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国存焉。

“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此无益于政，有损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余。先帝崩后，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计其所长，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官廩，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如此，上应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臣闻殷汤取士于商贾，齐桓取士于车辕，周武取士于负薪，大汉取士于奴仆。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见当今内宠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辅国匡时，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愿陛下简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尽其忠，拾遗万一，则康哉之歌作，刑错之理清。愿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时殿上列将何定佞巧便辟，贵幸任事，凯面责定曰：“卿见前后事主不忠，倾乱国政，宁有得以寿终者邪！何以专为佞邪，秽尘天听？宜自改厉。不然，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定大恨凯，思中伤之，岂终不以为意，乃心公家，义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饰，忠恳内发。

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国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逵、薛莹、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

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桢干，国家之良辅，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各尽其忠，拾遗万一。”遂卒，时年七十二。

子祗，初为黄门侍郎，出领部曲，拜偏将军，凯亡后，入为太子中庶子。右国史华覈表荐祗曰：“祗体质方刚，器干坚固，董率之才，鲁肃不过。及被召当下，径还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顾，器械军资，一无所取，在戎果毅，临财有节。夫夏口，贼之冲要，宜选名将，以镇戍之，臣窃思惟，莫善于祗。”

初，皓常衔凯数犯颜忤旨，加何定谮，构非一，既以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抗卒后，竟徙凯家于建安。

或曰宝鼎元年十二月，凯与大司马丁奉、御中大夫丁固谋，因皓谒庙，欲废皓立孙休子。时左将军留平领兵先驱，故密语平，平拒而不许，誓以不泄，是以所图不果。太史郎陈苗奏皓久阴不雨，风气回逆，将有阴谋，皓深警惧云。

予连从荆、扬来者，得凯所谏皓二十事，博问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为凯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问欲言，因以付之。虚实难明，故不著于篇，然爱其指适皓事，足为后戒，故抄列于《凯传》左云。

皓遣亲近赵钦口诏报凯前表曰：“孤动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谏非也。又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须谋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凯上疏曰：“臣窃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兴，受之于天，修之由德，岂在宫乎？而陛下不咨之公辅，便盛意驱驰，六军流离悲惧，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谣。纵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劳，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

“臣闻有国以贤为本，夏杀龙逢，殷获

伊挚，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师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处朝忠谏，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泉之殿堂，尸骸暴弃。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咸以吴国夫差复存。先帝亲贤，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

“臣闻宰相国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汉有萧、曹之佐，先帝有顾、步之相。而万□琐才凡庸之质，昔从家隶，超步紫闼，于□已丰，于器已溢，而陛下爱其细介，不访大趣，荣以尊辅，越尚旧臣。贤良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

“先帝爱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妾妻之，见单衣者以帛给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在嬖妾，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嬙，外多鰥夫，女吟于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

“先帝忧劳万机，犹惧有失。陛下临阼以来，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乃令庶事多旷，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

“先帝笃尚朴素，服不纯丽，宫无高台，物不雕饰，故国富民充，奸盗不作。而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

“先帝外仗顾、陆、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斗筭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

“先帝每宴见群臣，抑损醇醪，臣下终日无失慢之尤，百寮庶尹，并展所陈。而陛下拘以视瞻之敬，惧以不尽之酒。夫酒以成礼，过则败德，此无异商辛长夜之饮也，是不遵先帝九也。

“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若江渚有难，烽燧互起，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

也。

“今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是不遵先帝十一也。

“先帝在时，亦养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为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

“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则不然，农桑并废，是不遵先帝十三也。

“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於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则不然，浮华者登，朋党者进，是不遵先帝十四也。

“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廩赐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

“夫赏以劝功，罚以禁邪，赏罚不中，则士民散失。今江边将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是不遵先帝十六也。

“今在所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反乱，实由兹起，是为遵景帝之阙，不遵先帝十七也。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先帝时，居官者咸久于其位，然后考绩黜陟。今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狱无冤囚，死者吞声。今则违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

“若臣言可录，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愿陛下留意。”

胤字敬宗，凯弟也。始为御史、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

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

后为衡阳督军都尉。赤乌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永安元年，征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在虎林。中书丞华覈表荐胤曰：“胤天姿聪朗，才通行洁，昔历选曹，遣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沙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蓄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宜在鞶鞶，股肱王室，以赞唐虞康哉之颂。江边任轻，不尽其才，虎林选督，堪之者众。若召还都，宠以上司，则天工毕修，庶绩咸熙矣。”

胤卒，子式嗣，为柴桑督、杨武将军。天策元年，与从兄祗俱徙建安。天纪二年，召还建业，复将军、侯。

评曰：“潘濬公清割断，陆凯忠壮质直，皆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胤身洁事济，著称南土，可谓良牧矣。”

【译文】

潘■，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他成年

后跟宋仲子学习。年龄不满三十,荆州州牧刘表征召他任州江夏从事。当时沙羨县长贪赃枉法,品行恶劣,潘■查实其罪,就杀了他,整个郡都被震动了。后来他担任湘乡县令,政绩很有名气。刘备统理荆州,任命潘■为治中从事。刘备进入蜀郡,留下他主持荆州的事务。

孙权杀了关羽,吞并了荆州的土地,任命潘■为辅车中郎将,授予他兵权。又升为奋威将军,封为常迁亭侯。孙权称帝以后,任命他为少府,进而封为刘阳侯,又升为太常。五■的少数族发动叛乱,相互勾结,孙权就授予潘■符节,让他督率各部队进行讨伐。他对有功者必定进行奖赏,对法令则不允许有人冒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斩首俘获的敌人,大概是数以万计。从此各个部族都衰竭虚弱了,整个地方得到安定平静。

在这以前,潘■和陆逊一起驻守武昌,共同掌管留守的事务,潘■出征回来后,还和过去一样。当时校事吕壹操纵威权,奏请追查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人的问题,这些人被软禁了。黄门侍郎谢玄在谈话间问吕壹说:“顾公的事情怎么样?”吕壹回答说:“情况不大好。”谢玄又问:“如果这个人罢了官,谁能接替他呢?”吕壹没有答复谢玄。谢玄说:“还能是潘太常得到他的职位?”吕壹过了很久才说:“您的话差不多。”谢玄对吕壹说:“潘太常对您经常咬牙切齿,只是道路遥远没有机会下手罢了。如果他今天接替了顾公,恐怕明天就会打击您啦。”吕壹十分害怕,于是他取消对顾雍的追查。潘■请求朝拜孙权,前往建业,打算尽力劝谏孙权。他来到建业后,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劝说而不被采纳,他就大请群臣,想利用宴会的机会拿刀杀了吕壹,他自己去抵罪,这样可为国家除掉祸患。吕壹暗中得知消息,就借口有病不去赴宴。潘■每次进见孙权,没有一次不陈述吕壹的奸诈阴险。因此吕壹的宠幸

就逐渐衰减了,后来终于被诛杀了。孙权把过失归到自己身上,反省了自己,也因此责备了大臣。这事记载在孙权的传记里。

赤乌二年,潘■去世,他的儿子潘翥继承爵位。潘■的女儿许配给建昌侯孙虑为妻。

陆凯,字敬风,吴郡吴县人,丞相陆逊的同族兄弟的儿子。黄武初年担任永兴、诸暨的县长,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因而被任命为建武都尉,统领部队。他虽然统领部队,手中还是舍不得放下书。他喜欢《太玄》,并且论述演绎其中的内涵,他利用《太玄》原理占筮,总是很灵验。赤乌年间,他升任儋耳太守。讨伐朱崖时,他作战有功,又升为建武校尉。五凤二年,他在零陵讨伐山越强盗陈毖,斩杀了陈毖,大获全胜,因而被任命为巴丘督、偏将军,封为都乡侯,又改任武昌右部督。他和许多将领一同前往寿春赴敌,回来后,多次提升,任荡魏、绥远将军。孙休即位后,任命他为征北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豫州州牧。孙皓立为皇帝,陆凯升为镇西大将军,统领巴丘军事,并兼任荆州州牧,进而封为嘉兴侯。孙皓和晋国讲和,使者丁忠从北方返回,劝说孙皓,认为弋阳可以袭击。陆凯劝谏之后,孙皓才没有采取行动。这件事情记载在孙皓的传记里。宝鼎元年,陆凯升为左丞相。

孙皓生性不喜欢别人看自己,群臣被接见时,都不敢违背他的习惯。陆凯劝告孙皓说:“凡是君主和臣子,没有不互相认识的道理。倘若突然发生意外,臣子就不知该怎么护驾才好。”于是孙皓就允许陆凯看他。

孙皓迁都武昌后,扬州一带的百姓要逆流而上,供给他的生活用品,他们为此而忧愁痛苦,加上朝廷政事有许多错误,百姓陷于穷困的境地。陆凯就上书说:

我听说有道的君主,是用康乐使百姓欢乐,无道的君主,是用康乐使自己欢乐。

使百姓欢乐的君主,他自己的欢乐更长久;使自己欢乐的君主,得不到欢乐就会灭亡。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实在应当重视他们的饮食,爱惜他们的生命。百姓安定,那么君主就安定;百姓欢乐,那么君主就欢乐。自近年以来,国君的威势被夏桀商纣的行为所伤害,国君的视听被朝中奸臣所堵塞,国君的恩惠被众多小人所封闭。没有灾害,百姓的生命却被夺去;没有战事,国家的财物却被耗空。处罚无罪的人,奖赏无功的人,使君主出现荒谬的过失,使上天产生怪异的现象。各位王公大臣谄媚皇上以求得宠爱,困扰百姓以求得财富,用不合道义的思想引导国君,用荒淫无耻的习俗败坏朝政,我私下深感痛心。如今邻国和我们关系友好,四方边境没有战争,应当停止劳役,抚养士卒,充实仓库,以等待天时。事实上反而越发惊动天帝的心,骚扰百姓,使百姓不安定,老少叫苦不迭,这不是保守国家养息百姓的办法。

我听说吉凶在天,就象影子随形,回音随声。形动影就动,形止影就止,这个规律是有一定的制约的因素,不受人言的控制。从前秦王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只是因为奖赏轻而刑罚重,政令法令混乱,百姓的力量被君主的奢侈耗尽,君主的眼睛被美色迷惑,君主的志向被财宝污染,奸臣身居高位,贤人隐藏草野,百姓危惧不安,天下人深受痛苦,因此终于有覆巢破卵的忧患。汉王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君主亲自推行诚信,听取谏言,接纳贤人,恩惠顾及下贱的奴仆,他们还亲自拜请隐士,广泛地采纳意见,全面地考察政策,以制定他们建设国家的谋略。这是过去明显的证据。

近年来,汉王朝衰落,出现了三家鼎立的局面。曹氏失去了治国的根本原则,晋国便夺取了他们的政权。另外益州地势险要,蜀国有很多精锐的军队,他们闭门固守,是可以保持万世的基业,但刘氏在给与和剥夺的问题上互相错乱,在赏赐和惩罚

的问题上两下失当。君主为了奢侈恣意妄为,百姓的力量被不急之务消耗殆尽,因此他们被晋国讨伐,君臣都被俘虏。这是眼前明显的证据。

我对万物的规律不通晓,文章也涉及不到正经的道理上,我的智慧浅陋,不再有改善的希望了,我只是私下里为陛下惋惜天下罢了。谨此呈报我的耳目听到和见到的事情,反映百姓服役的繁多苛刻,刑法制定的错杂混乱,希望陛下停止浩大的工程,减少众多的劳役,努力使政策宽缓,减轻苛刻的政令。

另外武昌这个地方,确实是危险而又贫瘠,不是建立京都安定国家养育百姓的好地方。船只停泊,会被激流冲走而沉没;陵上居住,会受山势险峻的威胁。而且有童谣说:“宁肯喝建业的水,也不吃武昌的鱼;宁肯回到建业死,也不留在武昌住。”我听说翼宿出现变化,火星产生怪异。童谣说的话,是天帝的心生成的,这才把安心住在武昌和回到建业去死两下比较,可知天意是知道百姓的苦处的。

我听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称之为国家。如今我们连一年的储备都没有,这是臣下的责任。但各位王公大臣身居高位,利禄连子孙都可以享受,竟没有献身的气节,救国的谋略,只是马马虎虎地向国君进献微小的利益,以求得宠幸。他们残害百姓,根本不为国君着想。自从孙弘组织义军以来,农业耕种已经荒废,他们所到之处不再有赋税输入,在这种情况下,还把一家父子分开服不同的劳役,国家支出的粮食一天天增多,国库积蓄的财物一天天消耗,百姓有妻离子散的怨恨,国家有根基败坏的苗头,却没有人为此感到痛惜。百姓的财力枯竭,靠卖儿卖女度日,征调赋税十分频繁,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所在的地方长官,对这种状况根本不设法扭转。加以朝廷派有监察的官员,他们既不爱护百姓,一心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对百姓的骚

扰,又更为繁杂苛刻。百姓苦于这两头的危害,财力一再消耗。这种情况对国家没有补益,只有损害。希望陛下彻底杜绝这种人的行为,怜悯孤寒贫弱的百姓,以安抚百姓备受折磨的心。这就象鱼鳖得以逃脱有毒害的深渊,鸟兽得以远离布网罗的纲绳,四方的百姓就会络绎不绝地赶来。做到这样,百姓可以得到养息,先王创立的国家可以永存。

我听说五音使人的听觉不清楚,五色使人的视觉不明亮,这些东西对朝政没有益处,对国事只有损害。在从前先帝时,后宫的宫女以及纺织的女仆,数量不超过一百,粮食有积蓄,财货有盈余。先帝去世后,幼主、景帝在位时,改节俭为奢侈,没有遵循先帝的成规。我私下听说纺织的女仆以及各种受牵连而入罪的女子,就有一千的数目,计算一下她们的擅长,也不足以为国家创造什么财富,但她们坐吃国家的粮食,年年如此,这可以说对朝政毫无补益。希望陛下计算他们赋出的劳动,允许她们出嫁,让她们嫁给那些没有妻子的人。这样做,对上顺应天心,对下符合地意,天下人会感到非常幸运。

我听说殷成汤从商人中选取人才,齐桓公从驭手中选取人才,周武王从贱役中选取人才,大汉朝从奴仆中选取人才。英明的君王神圣的人主选取人才都是以贤能为标准,不为身世的卑贱所限制,所以他们的功德充满天下,他们的英名流传史册,他们都不因为要寻找外貌顺眼的臣子,就选取那些喜欢服饰、口齿伶俐、善于逢迎的人。我私下发现,当今内官得到宠爱的臣子,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都不是合适的人选;在他们的职务上,他们都不是合适的材料。他们不能辅助国家,匡扶时政,只能互相结党营私,陷害忠臣,杜绝贤能。希望陛下考察文武百官,让他们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州牧督将,要藩屏镇守境外;公卿尚书,要努力推广仁义教化。让他们对上辅

佐陛下,对下拯救百姓,各自竭尽忠诚,即使万分之一的疏漏,也要弥补,这样,歌咏康乐的乐曲就会奏响,刑法措置的条理就会清楚。希望陛下留意思考我这些愚陋的建议。

当时殿中列将何定花言巧语,阿谀奉迎,得到孙皓的宠幸,操纵朝政,陆凯当面斥责何定说:“您看历史上侍奉君主不忠诚,一心扰乱国家政事的人,哪有一个能够得到好死的?为什么还要专门干奸佞邪恶的事情,污染皇上的耳朵呢?您应当自己改正错误,否则,我将要看着您遭受意外的祸患。”何定非常憎恨陆凯,想中伤他,但陆凯始终不放在心里,而是一心为了国家,内心的正义感都流露在脸上,呈表上疏都是直陈其事,不加掩饰,那种忠恳之情可以说发自肺腑。

建衡元年,陆凯患病,孙皓派中书令董朝询问他想留下的遗嘱,他说:“何定不能重用,应当授予他外部的职务,不应当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奚熙是个小吏,他是由浦里草野起家,想重蹈严密的故辙,也不可听从。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薛莹、滕以及我的同族弟弟陆喜、陆抗,他们有的清正无私,忠诚勤勉,有的体魄卓越,才华出众,都是社稷的栋梁,国家的良佐,希望陛下多加注意,向他们征询重大的事务,让他们各自尽忠,弥补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疏漏。”他说完这番话,就去世了,当时他七十二岁。

他的儿子陆祗起初任黄门侍郎,后来外出统领部队,被任命为偏将军。陆凯去世以后,他入宫任太子中庶子。右国史华■呈表推荐陆祗说:“陆祗血气方刚,身体强壮,统率部队的才能,连鲁肃也不如他。在他被征召时,他当下直接返回奔赴京都,半道经过武昌,竟没有回去看看父母。武器装备,军用物资,他一点儿也没拿走。在战场上,他果敢刚毅,面临财物,他很有气节。夏口是与强盗交界的要冲,应当选派

优秀的将领镇守那里。我私下考虑,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陆祚。”

起初,孙皓对陆凯多次触犯他的尊颜、违抗他的旨意而常常怀恨在心,加上何定不止一次地诬陷陆凯,孙皓对陆凯更加恼火。但由于陆凯是朝中重臣,难以用法令制裁他,同时陆抗当时在疆场上任大将,所以孙皓只好设法忍下这口气。陆抗去世后,孙皓终于把陆凯家里的人流放到建安。

有人说,宝鼎元年十二月,陆凯和大司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暗中策划,利用孙皓拜谒太庙的机会,打算废黜孙皓,拥立孙休的儿子。当时左将军留平领兵在前面开路,所以陆凯就秘密地把计划告诉留平,留平拒绝了,不同意他们的计划,但也发誓不把这个计划泄漏出去,因此他们的阴谋没有成功。太史郎陈苗呈报孙皓,说天空久阴不下雨,风气回旋,将有阴谋发生,孙皓也非常警觉害怕。

我连着从来自荆州、扬州的人口中得知陆凯劝谏孙皓的二十件事情,广泛地询问吴郡人,多说不知陆凯有这份章表。另外考察那些文字,都表达得特别直率,恐怕不是孙皓所能容忍的。有人认为陆凯是藏在书箱里,没敢公开出来,在他病危时,孙皓派董朝探望并询问他的遗言,他才就势交给了董朝。这件事情的虚实难以辨别,所以没有写进正文中,但我喜欢他对孙皓那些事情的批评,这些批评足以为后世所戒,所以抄列在陆凯传记的后面。

孙皓派亲信赵钦口头传达诏令,答复陆凯先前呈报的章表,说:“我每次行动都必定遵循先帝的制度,有什么不对?您的劝谏没道理。另外建业的宫殿不吉利,所以避开它,而且西宫的房屋已经朽坏,必须计划迁移京都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迁移?”陆凯上书说:

我私下看到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协调,五星失光泽,官员不忠诚,奸党相勾结,这是陛下不遵循先帝旧制所造成的。一代

帝王的兴起,是从上天接受的命运,是由道德修行的结果,哪里在于宫殿呢?而且陛下不向国家的辅臣征求意见,就极力想奔驰过去,六军流动转移,官兵悲伤惶恐。由于冒犯了天地,天地降下灾害,儿童也唱出那支歌谣。即使陛下自己得以安全,百姓陷入忧愁痛苦之中,又怎么来治理国家?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一条。

我听说占有国家应当把贤能作为根本,夏代杀害龙逢,殷代逮捕伊挚,这是前世的明证,今日的教训。中常侍王蕃心怀美德,通达事理,身处朝廷,忠诚方直,这是国家的重要的镇石,是我们伟大的吴国的龙逢,而陛下曾恨他的苦口劝说,讨厌他的直言应对,将他在宫殿大堂上枭首示众,又把他的尸体扔在野外,国内的百姓都为他伤心,有识的人士都为他哀悼,都以为吴国的夫差又活过来了。先帝亲近贤士,陛下反其道而行之。这是陛下不遵从先帝的第二条。

我听说宰相是国家的柱石,不能不用强有力的人,因此汉朝有萧何、曹参的辅佐,先帝有顾雍、步骧的助理。而万口才智微小,资质平庸,从前混迹家奴之中,跳步蹿上朝廷,这对于万口来说,已经足够了,就象对于器皿来说,已经满得流了出来。但陛下喜欢他的细微之处,不了解他的大节,就用重要的辅臣之职抬高他的身价,使他超越原有的大臣。贤良之人感到愤慨,智谋之士感到耻辱。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三条。

先帝抚爱百姓超过抚爱童稚的孩子,百姓没有妻室的人,他把自己的妾嫁给他们,看到身穿单衣的人,就把布帛送给他们,枯骨没有收容的,他就取来埋葬,而陛下均背道而驰。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四条。

从前夏桀殷纣的灭亡,是由于妖冶的妇人,幽王厉王的祸乱,是由于宠幸的妻妾,先帝以此为借鉴,用这些教训约束自

己,所以他的身边不安排荒淫邪恶的女色,后宫没有大量旷怨的女子。如今宫中的女子数以万计,她们并没有充塞在妃嫔的行列中,宫外有很多光棍,宫内女子在呻吟。风雨异乎寻常,正是由此引起的。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五条。

先帝为各种重要的国事忧愁劳苦,还担心有失误之处。陛下登基以来,只知道在后宫游玩,为女色所迷惑,这才使得众多的事务荒废,下面的官员为非作歹。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六条。

先帝非常崇尚朴素,衣服不全是华丽,宫室没有高台,器物不要雕饰,所以国家富强,百姓充足,奸盗不起。而陛下征调州郡的财力,使百姓枯竭,土地一片黄色,宫中满是朱紫。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七条。

先帝对外仰仗顾雍、陆逊、朱治、张昭,对内则亲近胡综、薛综,因此各项工作生机勃勃,国内一片清平安宁。如今外臣不能承担责任,内官不是合适人选。陈声、曹辅都是才识浅薄的小官,是先帝抛弃的对象,陛下却宠幸他们。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八条。

先帝每次宴请群臣,总是限制酒量,臣下终日没有失礼的过错,文武百官,都能够坦率地陈述他们的意见。而陛下却把瞻仰的礼节加以限制,使群臣因为陪您没完没了地饮酒而惶恐。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过量就会败坏德行。您这样喝酒与商辛整夜狂饮没有什么不同的。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九条。

从前汉朝的桓帝、灵帝亲近宦官,大大地失去民心。如今高通、詹廉、羊度,都是宦官小人,而陛下却用尊贵的爵位赏赐他们,把军队的权力交给他们。倘若江岸有战争,烽火交互燃起,那么羊度等人的武功是不可能抵御外寇的,这一点十分明显。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条。

如今宫女大量闲着,而宦官们还奔波于州郡,挑选登记民间的女子,有钱行贿的

就舍弃,没钱行贿的就抢走,怨声载道,母女生离死别。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一条。

先帝在世时,也抚养各王和太子,如果使用奶妈,奶妈的丈夫就免除劳役,赐予钱财,供给粮食,并按时打发奶妈回家,看望她的弱子。如今却不是这样,夫妻活活拆散,丈夫仍然要服劳役,儿子随后死去,这些家庭便成了空户。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二条。

先帝叹息地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饮食为生存的依靠,其次才是穿衣。这三件事理,我都牢记在心里。”如今却不是这样,农业和养蚕业同时荒废。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三条。

先帝挑选人才,不受地位卑贱的约束,从民间任用他们,用事业考验他们,推举的人不作假,受任的人不欺妄。如今就不是这样,华而不实的人被提升,朋比为奸的人被进用。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四条。

先帝对于作战的士兵,不要他们服其他的劳役,使他们春天只是播种粮食,秋天只是收割稻谷,江岸有了战事,就要求他们拼死效力。如今作战的士兵,还要服各种劳役,供给的粮食却不充足。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五条。

凡是奖赏都是用来鼓励功劳的,惩罚则是用来禁止邪恶的,赏罚不适当,士兵和百姓就会离散。如今江边的将士,死亡不被哀悼,劳苦不被奖赏。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六条。

现在在地方治所的监察官员,已经变得繁多混杂,加以又有宫内的使者,在其中扰乱,一个百姓十个官员,怎么能忍受这种负担呢?从前景帝时,交■叛乱,实际上就是由这种情况引起的。这算是遵从景帝的缺漏,没有遵从先帝的第十七条。

校事的职务,往往是官民的仇敌。先帝的末年,虽然有吕壹、钱钦,不久都诛杀了,已向百姓赔罪。如今重新设立校曹,听

任这些官员处理事务。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八条。

先帝的时候,做官的人全都长时间地待在某个职位上,然后考察他们的政绩,决定他们的升降。如今州县的官员,有的就任职没几天,就征召升任调遣,迎新官,送旧员,道路上熙熙攘攘。劳民伤财,此事最为严重。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十九条。

先帝每次审察有关断案的报告,总是留心加以细究,因此监狱没有受冤枉的犯人,被处死的人也都不叫屈。如今则与此相反。这是不遵从先帝的第二十条。

假如我的话可以录用,请收藏在盟府中,如果这些话是虚妄的,那就处治我的罪过。希望陛下对我的话加以留意。

陆胤,字敬宗,陆凯的弟弟。起初他担任御史、尚书选曹郎,太子孙和听说他的名声,就用特殊的礼节对待他。正好赶上全寄、杨竺等人投靠鲁王孙霸,和孙和争权夺利,暗中对孙和进行诬陷,陆胤受牵连被捕入狱。各种残酷的刑具都用尽了,陆胤始终没有其他供辞。

后来他担任衡阳督军都尉。赤乌十一年,交■九真少数民族强盗攻陷城邑,交州陷于混乱。朝廷任命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进入南方地界,用恩惠信誉开导那里的人,致力于开展招降纳叛的工作,高凉的头目黄吴等人及其党徒三千多家都出来投降。陆胤又率军南下,进一步表示诚意,把财礼送给那里的人。强盗头目一百多人,百姓五万多户人家,全都深居山里不受约束,因而他们没有不磕头谢恩的,交州一带从此清平安宁。因此陆胤被加官安南将军。他又去讨伐苍梧建陵的强盗,打败了他们。他前后出动兵员八千多人,以满足军事行动上的需要。

永安元年,他被调任西陵督,封为都亭候,后来又调到虎林。中书丞华■呈表推荐陆胤说:“陆胤天资聪明,才能全面,品

行清白,从前他担任选曹的职务,留下的事迹记忆犹新。不久他到了交州,奉行宣示朝廷的恩典,流亡的百姓都归顺他,海角一片安宁清静。苍梧、南海,每年有暴风瘴气的灾害。暴风就刮断树木,飞沙走石,瘴气就雾气密布,飞鸟不去。自从陆胤到了交州,暴风瘴气就绝迹了,商人旅客可以平安地往来,百姓不再流行瘟疫,庄稼也有了丰富的收成。交州的州治靠着大海,由于海水的渗流,秋天水咸,陆胤又安排蓄水,使百姓得以吃上香甜的食物。仁惠的春风吹遍大地,感化了人类和神灵,他终于凭借皇上的威势,召回聚集了流离的百姓。到他接受诏令应当离开交州时,百姓感激他的恩德,以至于忘记留恋故土的感情。扶老携幼,甘心象影子一样追随他,群众没有怀有异心的,不须烦劳军队保卫。自从将领们集合部众作战以来,都是使用威势胁迫对方,没有象陆胤那样使用恩德信誉团结对方的人。他在交州肩负使命,已经十几年了,宾客都持有特殊的礼俗,这是搜刮珍宝的机会,但他家里没有粉黛饰珠的妻妾,室内没有玳瑁犀象的收藏。和目前的臣子相比,实在很难多得。应当把他安排在京都,辅佐王室,以奏响唐、虞时代那种康乐的颂歌。长江沿岸的任务较轻,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干,虎林地区选用大将,胜任的人很多。如果把他召回京都,用高级官职宠幸他,那么上天赋予的使命都能很好地完成,各项宏伟的功业也会兴旺发达。”

陆胤去世后,他的儿子陆式继承爵位,任柴桑督、扬武将军。天策元年,和堂兄陆祗一起被流放到建安。天纪二年,又召回建业,恢复将军的职务以及侯爵。

评论说:潘■公正清明,做事果断;陆凯忠诚豪壮,质朴方直,志节气概都非常光明磊落,有大丈夫的气魄。陆胤一身清白,事业有成,在南方的土地上名声显赫,可以说是优秀的州牧。

(尹黎云 译)

三国志卷六十二

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后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败，仪徙会稽。

孙权承摄大业，优文征仪。到见亲任，专典机密，拜骑都尉。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从讨羽，拜忠义校尉。仪陈谢，权令曰：“孤虽非赵简子，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邪？”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将军，后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复授兵，仪自以非材，固辞不受。黄武中，遣仪之皖，就将军刘邵，欲诱致曹休。休到大破之，迁偏将军，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又令教诸公子书学。

大驾东迁，太子登留镇武昌，使仪辅太子。太子敬之，事先咨询，然后施行。进封都乡侯。后从太子还建业，复拜侍中、中执法，平诸官事，领辞讼如旧。典校郎吕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权怒，收嘉系狱，悉验问。时同坐人皆怖畏壹，并言闻之，仪独云无闻。于是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仪对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

不倾移。权遂舍之，嘉亦得免。

蜀相诸葛亮卒，权垂心西州，遣仪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称意，后拜尚书仆射。南、鲁二宫初立，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为傅尽忠，动辄规谏，事上勤，与人恭。

不治产业，不受施惠，为屋舍财足自容。邻家有起大宅者，权出望见，问起大室者谁，左右对曰：“似是仪家也。”权曰：“仪俭，必非也。”问果他家。其见知信如此。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贍贫困，家无储畜。权闻之，幸仪舍，求视蔬饭，亲尝之，对之叹息，即增俸赐，益田宅。仪累辞让，以恩为戚。

时时有所进达，未尝言人之短。权常责仪以不言事，无所是非，仪对曰：“圣主在上，臣下守职，惧于不称，实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听。”事国数十年，未尝有过。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权叹曰：“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

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

约,年八十一卒。

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策薨,权为讨虏将军,以综为金曹从事,从讨黄祖,拜鄂长。权为车骑将军,都京,召综还,为书部,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刘备下白帝,权以见兵少,使综料诸县,得六千人,立解烦两部,详领左部、综领右部督。吴将晋宗叛归魏,魏以宗为蕲春太守,去江数百里,数为寇害。权使综与贺齐轻行掩袭,生虏得宗,加建武中郎将。魏拜权为吴王,封综、仪、详皆为亭侯。

黄武八年夏,黄龙见举口,于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命综作赋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实惟兵精。圣人观法,是效是营,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黄、农创代,拓定皇基,上顺天心,不息民灾。高辛诛共,舜征有苗,启有甘师,汤有鸣条。周之牧野,汉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绪。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乃自在昔,黄、虞是祖,越历五代,继世在下。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将恢大繇,革我区夏。乃律天时,制为神军,取象太一,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云,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赫然特立,六军所望。仙人在上,鉴观四方,神实使之,为国休祥。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念曰惟休。”

蜀闻权践阼,遣使重申前好,综为盟文,文义甚美,语在《权传》。

权下都建业,详、综并为侍中,进封乡侯,兼左、右领军。时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将军吴质颇见猜疑,综乃伪为质作降文三条:

其一曰:“天纲弛绝,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无居民,风尘烟火,往往而处,自三代以来,大乱之极,未有若今时者也。臣质志薄,处时无方,系于土壤,不能翻飞,遂为曹氏执事戎役,远处河朔,天衢隔绝,虽望风慕义,思托大命,愧无因缘,得展其志。每往来者,窃听风化,伏知陛下齐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极,流化万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焘。英雄俊杰,上达之士,莫不心歌腹咏,乐在归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闻吉日,龙兴践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纲,将使遗民,睹见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诛项,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质不胜昊天至愿,谨遣所亲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托降叛,间关求达,其欲所陈,载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陈平委楚归汉,书功竹帛,遗名后世,世主不谓之背诞者,以为知天命也。臣昔为曹氏所见交接,外托君臣,内如骨肉,恩义绸缪,有合无离,遂受偏方之任,总河北之军。当此之时,志望高大,永与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后嗣继立,幼冲统政,谗言弥兴。同侪者以势相害,异趣者得间其言,而臣受性简略,素不下人,视彼数子,意实迫之,此亦臣之过也。遂为邪议所见构会,招致猜疑,诬臣欲叛。虽识真者保明其心,世乱谗胜,余嫌犹在,常惧一旦横受无辜,忧心孔疚,如履冰炭。昔乐毅为燕昭王立功于齐,惠王即位,疑夺其任,遂去燕之赵,休烈不亏。彼岂欲二三其德?盖畏功名不建,而惧祸之将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贾贖为名,托叛南诣,宣达密计。时以仓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传而已。以为天下大归可见,天意所在,非吴复谁?此方之民,思为臣妾,延颈举踵,惟恐兵来之迟耳。若使圣恩少加信纳,当以河北承望王师,款心赤实,天日是鉴。而光去经年,不闻咳唾,未审此意竟得达不?瞻

望长叹，日月以几，鲁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见待稍薄，苍蝇之声，绵绵不绝，必受此祸，迟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质贯穿仁义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谓光所传，多虚少实，或谓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质构谗见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质若有罪之日，自当奔赴鼎镬，束身待罪，此盖人臣之宜也。今日无罪，横见譖毁，将有商鞅、白起之祸。寻惟事势，去亦宜也。死而弗义，不去何为！乐毅之出，吴起之走，君子伤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愿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于臣质也。又念人臣获罪，当如伍员奉己自效，不当侥幸因事为利。然今与古，厥势不同，南北悠远，江湖隔绝，自不举事，何得济免！是以忘志士之节，而思立功之义也。且臣质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乱，柄夺于臣，诸将专威于外，各自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虚，纲纪毁废，上下并昏，想前后数得降叛，具闻此问。兼弱攻昧，宜应天时，此实陛下进取之秋，是以区区敢献其计。今若内兵淮、泗，据有下邳、荆、扬二州，闻声响应，臣从河北席卷而南，形势一连，根牙永固。关西之兵系于所卫，青、徐二州不敢彻守，许、洛余兵众不满万，谁能来东与陛下争者？此诚千载一会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计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时，驱马来出，隐度今者，可得三千余匹。陛下出军，当投此时，多将骑士来就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两军不能相究虚实，今此间实羸，易可克定，陛下举动，应者必多。上定洪业，使普天一统，下令臣质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见纳，此亦天也。愿陛下思之，不复多陈。”

其三曰：“昔许子远舍袁就曹，规画计较，应见纳受，遂破袁军，以定曹业。向使曹氏不信子远，怀疑犹豫，不决于心，则今天下袁氏有也。愿陛下思之。间闻界上将阎浮、赵楫欲归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

今臣款款，远授其命，若复怀疑，不时举动，令臣孤绝，受此厚祸，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复托命陛下矣。愿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实闻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质已入为侍中矣。

二年，青州人隐蕃归吴，上书曰：“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达。於邑三叹，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气蒙引见。”权即召入。蕃谢答问，及陈时务，甚有辞观。综时侍坐，权问何如，综对曰：“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而才皆不及。”权又问可堪何官，综对曰：“未可以治民，且试以都辇小职。”权以蕃盛论刑狱，用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与之亲善，常怨叹其屈。后蕃谋叛，事觉伏诛，普见责自杀。据禁止，历时乃解。拜综将军，兼左执法，领辞讼。辽东之事，辅吴将军张昭以谏权言辞切至，权亦大怒，其和协彼此，使之无隙，综有力焉。

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

凡自权统事，诸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略皆综之所造也。初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长吏遭丧，皆不得去，而数有犯者。权患之，使朝臣下议。综议以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后必绝。遂用综言，由是奔丧乃断。

赤乌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干，天纪中为中书令。

徐详者字子明，吴郡乌程人也。先综死。

评曰：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各见信任，辟之广夏，其檠椽之佐乎！

【译文】

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他本来姓氏起初担任县吏，后来在郡府任职，北海郡郡相孔融嘲弄是仪，说“氏”字是民无上，可以改为“是”，于是他就把“氏”改为“是”。后来他投靠刘繇，到江东避乱。刘繇的军队失利后，他就迁到会稽。

孙权继承掌管大业后，因为是仪文笔优美，他征用了是仪。是仪一到，就为孙权喜爱信任，让他专门掌管机要，任命他为骑都郎。吕蒙打算袭击关羽，孙权就征询是仪的意见。是仪赞赏吕蒙的计划，就鼓励孙权采纳吕蒙的意见。是仪参加了讨伐关羽的战斗，被任命为忠义校尉。是仪表示推辞，孙权命令说：“我虽然不是赵简子，您怎么不能委屈自己做个周舍呢？”平定荆州以后，孙权以武昌为都邑，任命是仪为裨将军，后来封他为都亭候，署理侍中的职务。孙权还想授予他兵权，他自认为不是将才，就坚决推辞不接受。黄武年间，孙权派是仪到皖县投奔将军刘邵，打算把曹休引诱过来。曹休一到，就被打得大败。是仪升为偏将军，入宫主持尚书的职务，另外全面管理所有的官员，还兼理狱讼的事务，又让他教各公子学习。

皇帝的大驾迁移到东方，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孙权让是仪辅佐太子。太子敬重他，有事先征询他的意见，然后才付诸实施。进而他被封为都乡候。后来他跟随太子返回建业，又被任命为侍中、中执法，管理百官事宜、兼理狱讼事务不变。典校郎吕壹诬告原江夏太守刁嘉诽谤国家大政，孙权很生气，逮捕刁嘉关进监狱，彻底查验审问。当时在场的人都害怕吕壹，异口同声地说听到刁嘉的诽谤，唯独是仪说没有听到。于是是仪接连几天被追查，孙权下达的诏令也变得严厉起来，群臣都为是仪捏把冷汗。是仪回答说：“如今刀锯已经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怎敢替刁嘉隐瞒，而自

取灭亡，成为不忠的死鬼呢？只是因为人知道的东西应当有来龙去脉。”他还是据实回答审问，言词没有改变。孙权就放了他，刁嘉也得以免罪。

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孙权对西部的州郡非常关切，就派是仪出使蜀国，发展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仪出使的结果很合孙权的心意，后来就任命是仪为尚书仆射。南阳王和鲁王两宫刚设立时，是仪在本来职务的基础上，又兼任鲁王的傅相。是仪嫌弃两宫的地位相接近，就上书说：“我私下认为鲁王具有天生的美德，加上他文武双全，根据目前的情况，应当让他镇守四方，作为国家的藩屏辅佐。宣扬德行的美好，展示威权的声势，这是国家的良好法度，也是海内人士所盼望的。只是我的言词粗俗，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我认为两宫的地位应当有升有降，以确定上下的次序，宣明教化的根本。”他的章表反复呈报。他担任鲁王的傅相却能尽忠，经常进行规劝。他侍奉君主勤勉，对人也很谦恭。

他不治理产业，不接受施舍，修建的房舍仅仅能容身。邻居有人修建大住宅，孙权出行看见了，询问修建大住宅的人是谁，手下的人回答说：“好象是是仪家。”孙权说：“是仪节俭，肯定不是他。”询问的结果，果然是别人家。是仪就是这样为孙权所了解信任的。他的服饰不求精细，饮食不求重样，经常救济贫困的人，家中没有积蓄。孙权听说后，光临他家，要求看看他家的饭菜，并亲口品尝，不由得对此叹息，马上增加是仪的俸禄赏赐，扩充是仪的田地住宅。是仪屡次推辞，把恩典作为忧虑。

他时常向孙权进献建议，但不曾谈别人的短处。孙权曾经责备他，说他不涉及具体事务，没有是非观念。他回答说：“英明的君主在上面，臣下坚守职责，只担心不称职，实在不敢用愚陋的管见，向上干扰天子的视听。”他为国家服务几十年，不曾有过失。吕壹逐一诬陷文武大臣，有的一个

人就被告发罪行多达四次,唯独无法诬陷是仪。孙权赞叹地说:“假如人人都象是仪那样,哪里还用得着科律法令呢!”

到他因病卧床不起时,他留下遗言让家里人给他用不上漆的棺木,用通常的衣服装殓,务必按节约的原则办事。他八十一岁去世。

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他从小就是孤儿,母亲带他逃避战乱来到江东。孙策兼任会稽太守时,胡综才十四岁,任门下循行,留在吴郡和孙权一起读书。孙策去世后,孙权任讨虏将军,任命胡综为金曹从事。胡综参加了讨伐黄祖的战斗,被任命为鄂县县长。孙权任车骑将军时,住在京城,他把胡综召回,任书部,和是仪、徐详共同掌管军国机要。刘备攻下白帝后,孙权因为身边现有的兵员太少,就派胡综到各县选人,得到六千人,设立两部解烦兵,徐详兼任左部督,胡综兼任右部督。吴国将领晋宗叛变归顺魏国,魏国任命晋宗为蕲春太守,距离长江几百里,他多次侵犯边境危害百姓。孙权派胡综和贺齐轻装行动,突然袭击,活捉了晋宗。为此胡综被加官建武中郎将。魏国任命孙权为吴王时,也把胡综、是仪、徐详都封为亭候。

黄武八年夏天,黄龙出现在夏口,因此孙权称帝,依照这个吉兆改变年号。还制作一面绣有黄龙图案的大牙旗,经常树在中军,各路兵马的行动,都要看牙旗的指挥。孙权又命令胡综作赋说:

乾坤刚刚分化,三才得以生成。狼弧显示征兆,实在只能强兵。圣人观察天象,效法并且经营,开始制造兵器,以求大功告成。黄帝神农创业,奠定皇家根基,上顺天帝仁心,下绝百姓祸灾。高辛诛杀共工,虞舜讨伐有苗,夏启战于甘野,成汤出征鸣条。周代有个牧野,汉朝有个垓下,没有不用武力,决定功业统绪。皇皇赫赫大吴,实由上天降德,治理神圣威武,唯取皇天法

则。是从往昔开始,祖述黄帝虞舜,经历五个朝代,在后相承继胤。应时接受天命,发祥拥有南土,将要恢复正道,变革我邦华夏。于是律从天时,建立神武大军,取象本于太一,设置五将三门。快则如同闪电,慢则如同行云,进退均有法度,简约而不苛烦。四种灵物分布,黄龙居于当中,配制日月图案,其实就是太常。太常高高独树,六军注目观望。仙人独自在上,俯视观察四方,神灵确在使令,为国降下吉祥。大军打算转向,黄龙先行动移,金鼓不必奏鸣,静然变化所施,暗中若有神助,可谓神秘多奇。从前有周王室,赤乌衔来瑞书,如今我邦大吴,黄龙吐出命符。契合河图洛书,举动道义同向,天助人和齐备,都说必有吉祥。

蜀国听说孙权登基,派使者进一步发展过去的友好关系。胡综起草盟约的文稿,文采和内容都很优美。这件事记载在孙权的传记里。

孙权在建业建立京都,徐详、胡综同时担任侍中,进而封为乡候,兼任左右领军。当时魏国投降的人中有的说,魏国的都督河北振威将军吴质颇为朝廷猜疑,胡综就为吴质假造投降书,共有三条:

第一条说:“国法败坏废弃,四海分崩离析,百姓痛苦不堪,士人到处流亡,兵匪所到之处,城邑没有人家,风尘烟火交加,处处可以看见。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大乱的严重程度,没有能比得上如今这个时代的。我吴质志向浅薄,处世无方,被生活的土地所局限,不能展翅高飞,竟为曹氏服务,为他们当兵打仗。我身在遥远的河朔,和天衢隔绝,虽然仰望风范思慕大义,想归顺天命,惭愧的是没有机会能使我施展抱负。每当遇到去过吴国的人,我私下探听了吴国的风情教化,敬知陛下与天地同德,与日月共明,神圣威武的体魄,完全是从大自然得到的,因而能够推行上天的准则,使之传布万里,从长江以南的地

区,家家户户都蒙受恩泽。英雄豪杰以及得道的人士,没有不发自肺腑地歌颂,并以归顺为快乐。今年六月底,敬闻吉日子里,黄龙腾起,陛下登基,恢复光大正道,整饬治理国法,将使我们这些被遗弃的百姓,见到真正的君主。从前周武王讨伐殷纣,殷民倒戈,汉高祖诛杀项羽,四面楚歌。和目前的形势相比,均不可同日而语。我吴质无法抑制自己如同昊天一样的最大愿望,谨派我亲信的同郡黄定恭敬出使,呈报章表,并向陛下拜托叛降事宜。长途跋涉,以求沟通,我想陈述的内容,均列在后面。”

第二条说：“从前伊君离开夏朝,投奔商朝,陈平背弃楚军,归顺汉军,他们的功绩记载在史册,他们的美名流传在后代。国君不认为他们的举动是背叛行为,这是因为国君认为他们懂得天命。我从前为曹氏所接纳,外表托名君臣关系,实际如同骨肉至亲,情义深长,只能凝聚一起,不可能分离,因而授予我一个方面的职责,让我统率黄河以北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志向十分远大,决心永远与曹氏同生死,共存亡,只担心功勋没有建立,事业没有成就。到了曹氏文帝死后,幼主执政,谗言就四处兴起。同朝做官的人倚仗势力对我进行迫害,志趣不同的人用他们的话进行挑拨离间,而我的天性孤傲,一向不肯向他人屈服,看那几个人,目的确实是要压垮我,这当然也是我的过失。终于我被邪恶的议论所陷害,招致幼主的猜疑,诬蔑我想叛变。虽然了解真情的人担保我的心是清白,但世道混乱,谗言兴盛,幼主对我还留有疑心,我常常担心有一天会意外地遭受无辜冤屈,因而我忧虑的心极其痛苦,好象在薄冰或火炭上行路。从前乐毅在齐国为燕昭王立下功劳,燕惠王即位后,由于猜疑就褫夺了他的职位,他终于离开燕国到了赵国,他的功业并未因此减损。他哪里想对燕国离心离德呢?是因为担心功名不能再有建树,而且担心灾祸即将来临。先前我

曾派魏郡人周光以做生意为名,到南方把叛逃的想法带过去,明确告诉他我的秘密计划。当时由于时间仓促,不敢马上使用章表,让周光传递口信而已。我认为天下的大致归宿已经可以看出来,上天的意旨所指向的,除了吴国又有谁呢?这里的百姓都想做陛下的奴仆,他们伸长脖颈翘着脚跟,只怕吴国的大军来得太迟了。假如陛下降恩,对我稍微给予信任接纳,我必定用黄河以北的土地迎候天子的大军,我的一片忠心赤诚,天上的太阳可为明鉴。然而周光南下一年,却没有一点音讯,不知我的这番意思他究竟能否转达过去。我仰望南天,长声叹息,每日每月都在盼望着,即使鲁人盼望齐卿高奚敬仲,又怎么能和我的心情相比呢?另外我现在所受的待遇逐渐淡薄,各种谗言象苍蝇的声音,连绵不绝,我肯定会遭受谗言的祸害,只是早晚的事情罢了。我私下考虑,陛下没有垂示神明的慰勉,一定是认为我吴质贯彻仁义之道,不做这样的事情,以为周光转达的话,虚假的可能性大,真实的可能性小,或者以为其中设有其他机关,却不知我吴质遭到谗言而被猜疑,正担心受到更大的迫害呢!况且我吴质倘若有罪时,必定会自己奔向鼎镬,捆束自己,等待处治,这恐怕是臣子应当做的事情。眼下我没有犯罪,而是意外地受到谗言毁谤,将要发生商鞅、白起那样的悲剧。权衡形势,离开魏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毁谤而死,不能体现出道义,为什么不离开呢?乐毅的出奔,吴起的逃跑,君子同情他们的不被礼遇,没有人否定他们的行为。希望陛下以古比今,不要猜疑责怪我吴质。或许陛下认为,作为臣子,既然得罪了君主,就应当象伍员那样奉献个人,自己效力,不应当侥幸地利用事态谋取利益。然而现在和古时的情况不同。南北距离遥远,又有江湖隔绝其间,如果不发动兵变,怎么能达到脱身的目的呢?因此我只能忘掉志士的气节,考虑立功的事宜。

况且我又认为曹氏的后继人,并非天命所托,政治衰弱,刑法混乱,朝政大权被臣子篡夺,许多将领在外面滥用威势,各自为政,不能同心,军队衰败,仓库空虚,国法废弛,君臣同样昏聩。我想陛下前后多次获得魏国的叛逃者,这里的消息应该全部听说了。兼并弱小,攻击昏君,应当顺应天时。眼下正是陛下进取的时机,因此我才敢忠实地奉献我的计划。现在如果进军淮水、泗水一带,占领下邳、荆州、扬州这两州,会闻风而动,起兵响应,我从黄河北岸席卷南下,几方面的军事力量联成一体,无论根基还是芽株,都会永远坚固。关西的军队被他们守卫的地盘所牵制,青州、徐州这两个州不敢撤离守备,许昌、洛阳剩下的兵力不足一万,谁能到东方和陛下争锋呢?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能不深刻地思考,细致地谋划吗?至于我驻守的地方,本来就盛产马匹,加以羌人胡人经常在三四月间水草丰盛时,赶马出来,粗略估计目前的情况,可以搞到三千多匹。陛下出兵,应当利用这个时间,多带些骑士就势利用这里的马。以上所谈的计划都是根据我掌握的具体情况预先制定的。凡两军对垒,对方的情况是无法彻底弄清虚实。如今这里的情况陛下已经得知确实虚弱,很容易就能大功告成,陛下只要采取行动,响应的人一定很多。上天确定的宏伟事业,就是使整个天下统一起来。下令让我吴质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劳,这是天意,如果我的建议不被采纳,这也是天意。希望陛下考虑一下,我不再多说了。”

第三条说:“从前许子远背叛袁氏,投靠曹氏,他为曹氏出谋划策,分析利害关系,都被采纳接受,终于打败袁氏军队,从而奠定了曹氏的事业。假如曹氏不相信许子远,怀有疑心,犹豫不决,不能在心里拿定主意,那么现在的天下就归袁氏所有。希望陛下考虑一下。我暗中听说边境上的将领阎浮、赵楫想归顺伟大的教化,但倡导

和应和的配合不够迅速,以致失败灭亡。现在我一片忠心,从远方献身陛下,如果再有疑点,不及时采取行动,使我孤立无援,陷于绝望,遭受那种惨重的祸患,只怕天下的英雄壮士想立功的人,不敢再归顺陛下了。希望陛下考虑一下。天帝地神,他们肯定也听到了我的话。”这篇文章传布以后,吴质却在魏国已经入朝任侍中了。

黄龙二年,青州人隐蕃归顺吴国,他上书说:“我听说殷纣王专行无道,微子预先逃出,汉高祖宽仁英明,陈平率先投靠。我二十二岁,抛弃了我的国家,归顺有道的君主,仰仗陛下的神灵,得以平安到达。我来到以后,逗留多日,而主事的人把我视同投降的人,没有被精细地加以区别,使我的微言大义不能送达陛下。我感到郁闷,经常叹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谨此来到宫阙,呈报章表,希望能蒙受召见。”孙权当下诏见隐蕃。隐蕃回答问题,以及陈述当世政务,他的言谈很有见地。胡综当时陪坐,孙权问他隐蕃发表的议论如何,胡综回答说:“隐蕃呈上的章表,言语夸张好象东方朔,巧言诡辩好象祢衡,而才能却比不上那二位。”孙权又问隐蕃能够承担什么官职,胡综回答说:“他不能治理百姓,暂且用京都的小职务试试。”孙权因为隐蕃大谈刑狱问题,就让他任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都称赞隐蕃有辅佐君王的才干,郝普和他尤为亲近友善,经常抱怨叹惜隐蕃的屈才。后来隐蕃阴谋叛乱,事情败露,他被处死。郝普因为受到谴责而自杀。朱据被软禁起来,过了好长时间才赦免。孙权任命胡综为偏将军,并让他兼任左执法,统理辞讼事务。辽东事件时,辅吴将军张昭因为劝谏孙权言辞过于急切,孙权也很生气,那些调解他们君臣关系,使他们之间没有产生嫌隙的人中,胡综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胡综生性嗜好多喝酒,酒后就狂呼大叫,放纵情怀,或是手推酒杯向前,用力打左右

的人。孙权爱惜他的才能,没有责怪他。

从孙权执政以来,凡是各种文诰策命,写给邻国的书信,大体上都是胡综草拟的。起初由于国内国外事情繁多,专门制定科律,重要的官员遇到丧事,都不得离开职守,但多次有人违犯律令。孙权为此担忧,让朝廷大臣在下面讨论解决的办法。胡综的建议认为应当制定法律条文,用极刑告示众人,只要在一个人身上施用法律,以后必然杜绝违法的现象,于是采用他的意见,从此奔丧的现象就杜绝了。

赤乌六年胡综去世,他的儿子胡冲继

承爵位。胡冲性情温和,有文才,天纪年间任中书令。

徐详这个人,字子明,吴郡乌程人,在胡综之前就死了。

评论说:是仪、徐详、胡综,都是孙权时期参与创办事业的人。是仪清明忠诚,坚贞素朴;徐详多次出使,沟通君命;胡综既有文采,又有才略。他们都被信任。用宏伟的大厦作比喻,他们恐怕都是椽木那样的辅助材料吧。

(尹黎云 译)

三国志卷六十三

吴书十八

吴范刘□赵达传
第十八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也。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举有道，诣京都，世乱不行。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

初，权在吴，欲讨黄祖，范曰：“今兹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刘表亦身死国亡。”权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军出，行及寻阳，范见风气，因诣船贺，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权恐失之，范曰：“未远，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刘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岁，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权以难范，范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备卒得蜀。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降诈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覘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后权与魏为好，范曰：“以风气言之，彼以貌来，其实有谋，宜为之备。”刘备盛兵西陵，范曰：“后当和亲。”终皆如言。其占验明审如此。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决。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

初，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权曰：“若终如言，以君为侯。”及立为吴王，范时侍宴，曰：“昔在吴中，尝言此事，大王识之邪？”权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绶带范。范知权欲以厌当前言，辄手推不受。及后论功行封，以范为都亭侯。诏临当出，权恚其爱道于己也，削除其名。

范为人刚直，颇好自称，然与亲故交接有终始。素与魏滕同邑相善。滕尝有罪，权责怒甚严，敢有谏者死，范谓滕曰：“与汝偕死。”滕曰：“死而无益，何用死为？”范曰：“安能虑此坐观汝邪！”乃髡头自缚诣门下，使铃下以闻。铃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范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为吴范死，子以属我。”铃下曰：“诺。”乃排阁入。言未卒，权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乃免滕。滕见范谢曰：“父母能生长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为！”

黄武五年，范病卒。长子先死，少子尚

幼,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刘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乱避地,客游庐陵,事孙辅,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辅异焉,以为军师,军中咸敬事之,号曰神明。

建安中,孙权在豫章,时有星变,以问惇,惇曰:“灾在丹杨。”权曰:“何如?”曰:“客胜主人,到某日当得问。”是时边鸿作乱,卒如惇言。惇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究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惇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赵达,河南人也。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或难达曰:“飞者固不可校,谁知其然,此殆妄耳。”达使其人取小豆数斗,播之席上,立处其数,验覆果信。尝过知故,知故为之具食。食毕,谓曰:“仓卒乏酒,又无佳嘉,无以叙意,如何?”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从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时坐有他宾,内得主人情,主人惭曰:“以卿善射有无,欲相试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饮。又有书筒上作千万数,著空仓中封之,令达算之。达处如数,云:“但有名无实。”其精微若是。

达宝惜其术,自阡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孙滕少师事达,勤苦累年,达许教之者有年数矣,临当喻语而辄复止。滕他日赍酒具,候颜色,拜跪而请,达曰:“吾先人得此术,欲图为帝王师,至仕来三世,不过太史郎,诚不欲复传之。且此术微妙,头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语。然以子笃好不倦,今真

以相授矣。”饮酒数行,达起取素书两卷,大如手指,达曰:“当写读此,则自解也。吾久废,不复省之,今欲思论一过,数日当以相与。”滕如期往,至乃阳求索书,惊言失之,云:“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遂从此绝。

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权问其法,达终不语,由此见薄,禄位不至。

达常笑谓诸星气风术者曰:“当回算帷幕、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昼夜暴露以望气祥,不亦难乎!”闲居无为,引算自校,乃叹曰:“吾算讫尽某年月日,其终矣。”达妻数见达效,闻而哭泣。达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谬误耳,尚未也。”后如期死。权闻达有书,求之不得,乃录问其女,及发棺无所得,法术绝焉。

评曰:三子各于其术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于大者远者,是以有识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译文】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因为专攻历数,通晓占候,在郡内有名气。他被推举为有道,应该到京都去,由于世道混乱,没有去成。正赶上孙权在东南一带兴起,吴范就投靠孙权,为孙权服务。每当有了灾难的先兆,他总是事先推算,说出灾难的情状,他的方术多有效验,因而名声显赫。

起初,孙权在吴郡,打算讨伐黄祖,吴范说:“今年少有吉利,不如明年。明年是戊子年,荆州的刘表也会人死国亡。”孙权到底还是去征伐黄祖,结果不能取胜。第二年,军队出动了,走到寻阳,吴范观察征候,就到船上庆贺,并催促军队紧急行动。大军一到就打败了黄祖,黄祖乘夜色逃跑了。孙权担心让黄祖脱身,吴范说:“他跑不远,肯定会活捉黄祖。”到了五更时分,果然捕获黄祖。刘表果然死了,荆州被瓜

分了。到了壬辰年,吴范又禀告说:“在甲午这一年,刘备必定得到益州。”后来吕岱从蜀国回来,说刘备的部属离散零落,死亡将近半数,他们作战肯定不会取胜。孙权用吕岱的话责难吴范,吴范说:“我所说的是天道,吕岱所见的是人事而已。”刘备后来果然得到了蜀地。

孙权和吕蒙策划袭击关羽,和亲信的大臣们商量,多数人说不行。孙权就此事询问吴范,吴范说:“可以捕获关羽。”后来关羽在麦城,派使者请求投降。孙权问吴范说:“他究竟能否投降?”吴范说:“他有逃跑的征候,说投降是假的。”孙权就派潘璋截断关羽的道路。侦察的人员回来,说关羽已经离去了。吴范说:“虽然离去,但不能脱身。”孙权问关羽被擒获的时间,吴范说:“明天中午。”孙权就装置日晷设下漏刻,等待这个时辰。到了中午,关羽没有押到,孙权问其中的原因,吴范说:“时间还没到正午呢。”过了一会儿,有风掀动帷幕,吴范击掌说:“关羽押到了。”很快,外面高呼万岁,传报擒获了关羽。

后来孙权和魏国建立友好关系。吴范说:“从征候来看,他们用礼貌的态度来,其实有阴谋,应当对他们防范。”刘备在西陵大动干戈,吴范说:“以后必定和议并结为姻亲。”结果都象他说的一样。他的占候效验就是如此清楚明了。孙权任命吴范为骑都尉,兼任太史令,并多次登门征询,想知道他的决断。吴范对自己的法术很珍惜,并加以保密,不把最重要的方法告诉孙权,孙权因此憎恨他。

起初,孙权当将军时,吴范曾经禀告说江南有帝王的征候,在亥年和子年之间有大福大吉。孙权说:“如果最后象您说的一样,就封您为候。”到孙权即位做了吴王,吴范当时出席孙权举办的宴会,他说:“从前在吴中时,我们曾经谈过这事,大王还记得吗?”孙权说:“有这事。”接着就叫来手下的人,给吴范佩上候爵的绶带。吴范知道孙权想用这种办法搪塞以前的诺

言,就用手推挡不接受。到了后来论功行赏时,封吴范为都亭候。诏令就要发出时,孙权恨他对自己吝惜他的法术,就除掉了他的名字。

吴范为人刚直,很喜欢夸耀自己,但和亲友的交往则是有始有终。他平时和魏滕因同乡关系互相友善。魏滕曾经犯过罪,孙权对他的责罚和恼怒都很严重,胆敢提出劝谏的人就处死。吴范对魏滕说:“我和你一起死。”魏滕说:“你死了也没用,为什么要死呢?”吴范说:“怎么能因为顾虑这一点,就对你的事坐视不管呢?”于是他剃去头发,自己捆绑自己,来到宫门外,让铃下进去通报。铃下不敢,说:“肯定要死的,我不敢禀告。”吴范说:“你有孩子吗?”铃下说:“有。”吴范说:“假如你为我死了,你的孩子就交给我。”铃下说:“好吧。”他就推门进去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孙权就大怒,想就使用戟投刺他。他倒退着逃出来。吴范乘机冲进去,跪下叩头,把头叩出血来,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流着眼泪。过了很久,孙权心里消气了,这才赦免了魏滕。魏滕见了吴范感激地说:“父母能生我养我,却不能使我逃脱死亡。大丈夫的知己朋友,有你一个足够了,哪里用得着很多呢!”

黄武五年,吴范因病去世。他的长子在他之前已经死了,小儿子还年幼,因此他的事业就失传了。孙权追念他,召募管辖的三个州里象吴范、赵达那样透彻地掌握占候法术的人,封为千户候,始终一无所获。

刘■,字子仁,平原人。因遭受祸乱逃避在外,寄居在庐陵,服事孙辅。由于他懂得天文,通达占术,在南方显露名声。每当有了水灾旱灾寇侵贼乱,他都事先推断日期,没有不准确的。孙辅对他很惊异,就把他作为军师,军内都恭敬地服事他,称他为“神明”。

建安年间,孙权在豫章,当时有星宿异

变的现象,询问刘■,刘■说:“灾难在丹杨。”孙权问:“什么样的灾难?”刘■说:“客人压倒主人,到某日将得到消息。”当时边鸿在作乱,结果就象刘■说的一样。刘■对于各种法术都精通,尤其通晓太乙星,太乙星的任何变异他都能推算出这种变异所决定的事情,透彻地掌握其中的奥妙。他著书一百多篇,名儒刁玄称赞他,认为他是奇才。刘■也珍爱他的法术,不肯告诉别人,所以世人没有谁能够知道他的法术的。

赵达,河南人。他从小跟汉朝侍中单甫学习,用心专一细密。他认为东南方向有帝王的征候,可以躲避灾难,所以离开家乡,渡过长江。他研治九宫一算的法术,深究其中玄妙的道理,因此他能当机立断,应对如神,以至于计算飞蝗,猜测藏物,没有不灵验的。有人难为赵达说:“飞动的虫子本来是无法核实的,谁知道它们的数目是多少,这恐怕是诳人的。”赵达让那个人取来几斗小豆,洒在席子上,他马上推断豆子的数目,验查以后果然不假。他曾经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老朋友为他备办饭食。他吃完以后,老朋友对他说:“仓促间缺酒,又没有好菜,没办法叙谈情谊,怎么办?”赵达就拿盘内的一只筷子,反复纵横地比量着,然后说:“您东墙下面有美酒一斛,还有鹿肉三片,怎么能说没有?”当时座中没有其他客人,他从自己的心里推算出主人的真实情况。主人羞愧地说:“因为您善于猜测有无,想试试罢了,谁知竟如此灵验。”于是他拿出酒,两人畅饮起来。还有人在书简上写个上千万的数目,放在空仓库里,密封起来,让赵达计算。赵达推算的和书简上的数目一样,他还说:“这个仓库只是有名无实。”他的推断就是这样精确微妙。

赵达珍惜自己的法术,象阚泽、殷礼都是著名的学者优秀的人才,他们亲自屈尊登门学习,赵达都保守秘密,不告诉他们。

太史丞公孙滕从小就拜赵达为师,刻苦学习多年,赵达答应教给他也有年数了,每次将要传授时,总是又把话咽了下去。有一天公孙滕送给赵达酒食,他察颜观色,选择时机跪下来请求赵达传授给他。赵达说:“我的祖先得到这个法术,想谋求做帝王的老师,从政以来三代了,不过是个太史郎,我实在不想再传授下去了,况且这个法术微妙,开始用乘法,结尾用除法,是一次算清的方法,就是父子关系也不能告诉。不过因为你非常好学,不知疲倦,现在我真正地把底细交给你。”饮酒几巡,赵达起身拿来帛书两卷,厚如手指。赵达说:“如果抄读这本书,那么自己就会明白了。我好久不看了,没再检查一下,现在我打算思考归纳一遍,过几天一定给你。”公孙滕如期前往,到了以后,赵达装着找书,然后惊呼书丢了,说:“我女婿昨天来了,肯定是他偷去的。”于是两个人的关系从此断绝。

起初,孙权出师征伐,每次都让赵达进行一些推算,结果都象他说的一样。孙权询问他的推算方法,他始终不说,因此他被冷遇,利禄官位与他无缘。

赵达经常嘲笑那些搞星气风术的人说:“应当在帐幕里盘算,不出门户就知道天道,你们反倒白天黑夜地站在露天下观察气象征候,不也太艰苦吗?”他闲居无事,就用他的算法推算自己,而后他叹息道:“我算出我的寿限是某年某月某日,那时我大概要死了。”赵达的妻子屡次看到赵达推算的效验,听了这话就哭泣起来,赵达想安慰妻子的心,就重新推算,说:“先前算错了,死期还没到呢。”后来他如期死去。孙权听说赵达有书,索求没有得到,就审问他的女儿,并发掘他的棺木,均一无所获,他的法术失传了。

评论说,这三位先生对于各自的法术都很精通,他们的用心也很玄妙,但君子同样运用心力,应当用在大处远处,因此,有识之士都鄙弃他们的法术,而取用有实际

功用的学识。

(尹黎云 译)

三国志卷六十四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第十九

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待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为左辅都尉。

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

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猱猿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准。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

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曰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间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

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臬，种党归义，荡涤山藪，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帅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汉之卫、霍，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思饮至之旧章。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

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恪屯于柴桑。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彗，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聘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

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譖，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恪知逊以此嫌己，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会逊卒，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

久之，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与弟公安督融书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弃万国，群下大小，莫不伤悼。至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恻，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践尊号，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观，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近汉之世，燕、盖交遘，有上官之变，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与贼犬牙相错，当于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犹恐贼虏闻讳，恣睢寇窃。边邑诸曹，已别下约敕，所部督将，不得妄委所戍，径来奔赴。虽怀怆但不忍之心，公义夺私，伯禽服戎，若苟违戾，非徒小故。以亲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

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人，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魏以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度，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缘遏，大笑之，不即严兵。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缣布各万匹。

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

恪乃著论谕众意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凡敌国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仇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

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夫差自恃强大，闻此邈然，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至于临败悔之，岂有及乎？越小于吴，尚为吴祸，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自古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于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诒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萧、霍之任，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俛仰年老，而仇敌更强，欲匆颈谢责，宁有补邪？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虻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

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歿，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

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黜兴矣。

秋八月军还，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诮？”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

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

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初，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缊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人。”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事屋栋中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及将见，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恪答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省书而去。未出路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阴谋，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费酒。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斫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乃除地更饮。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

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中子竦，长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闻恪诛，车载其母而走。峻遣骑督刘承追斩竦于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数十里，为追兵所

逮。格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

初，竦数谏恪，恪不从，常忧惧祸。及亡，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闻震雷电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乞情尽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伯叔诸父遭汉祚尽，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业。爰及于恪，生长王国，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服事累纪，祸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属以万机之事。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末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侍中武卫将军都乡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诏，见其奸虐，日月滋甚，将恐荡摇宇宙，倾危社稷，奋其威怒，精贯昊天，计虑先于神明，智勇百于荆、聂，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勋超朱虚，功越东牟。国之元害，一朝大除，驰首徇示，六军喜踊，日月增光，风尘不动，斯实宗庙之神灵，天下之同验也。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訾声成风。国之大纲，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品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乞情反，能不憺然！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析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土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剑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弘哉！昔栾布矫命彭越，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朝哀察。”于是亮、峻听恪故吏斂

葬，遂求之于石子冈。

始恪退军还，聂友知其将败，书与滕胤曰：“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滕胤字承嗣，北海剧人也。伯父耽，父胄，与刘繇州里通家，以世扰乱，渡江依繇。孙权为车骑将军，拜耽右司马，以宽厚称，早卒，无嗣。胄善属文，权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常令损益润色之，亦不幸短命。权为吴王，追录旧恩，封胤都亭侯。少有节操，美容仪。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为丹杨太守，徙吴郡、会稽，所在见称。

太元元年，权寝疾，诣都，留为太常，与诸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孙亮即位，加卫将军。

恪将悉众伐魏，胤谏恪曰：“君以丧代之际，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臣民，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借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以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胤白日接宾客，夜省文书，或通晓不寐。

孙峻字子远，孙坚弟静之曾孙也。静生嵩。嵩生恭，为散骑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马，精果胆决。孙权末，徙武卫都尉，为侍中。权临薨，受遗辅政，领武卫将军，故典宿卫，封都乡侯。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

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峻曰:“竦、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峻、胤虽内不沾洽,而外相包容,进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五凤元年,吴侯英谋杀峻,英事泄死。

二年,魏将毌丘俭、文钦以众叛,与魏人战于乐嘉,峻帅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寿春,会钦败降,军还。是岁,蜀使来聘,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

峻欲城广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谏止,不从,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钦说峻征魏,峻使钦与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峻与胤至石头,因饯之,领从者百许人入据营。据御军齐整,峻恶之,称心痛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以后事付琳。

孙琳字子通,与峻同祖。琳父绰为安民都尉。琳始为偏将军,及峻死,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吕据闻之大恐,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琳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琳。琳闻之,遣从兄宪将兵逆据于江都,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合众击据,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告胤取据,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琳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琳。琳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急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诏发兵。融等不从,胤皆杀之。胤颜色不变,谈笑若常。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将士见公出,必皆委琳就公。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举兵向官,乃约令部曲,说吕侯以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

无离散者。时大风,比晓,据不至。琳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

琳迁大将军,假节,封永宁侯,负责倨傲,多行无礼。初,峻从弟宪与诛诸葛恪之谋,峻厚之,至右将军、无难督,授节盖,平九官事。琳遇服宪薄于峻时,宪怒,与将军王□谋杀琳。琳杀悖,宪服药死。

魏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叛,保城请降。吴遣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帅三万人救之。魏镇南将军王基围诞,钦等突围入城。魏悉中外军二十余万增诞之围。朱异帅三万人屯安丰城,为文钦势。魏兖州刺史州泰拒异于阳渊,异败退,为泰所追,死伤二千人。琳于是大发卒出屯钜里,复遣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万人攻魏,留辎重于都陆。异屯黎浆,遣将军任度、张震等募勇敢六千人,于屯西六里为浮桥夜渡,筑偃月垒。为魏监军石苞及州泰所破,军却退就高。异复作车箱围趣五木城。苞、泰攻异,异败归,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尽焚异资粮。琳授兵三万人使异死战,异不从,琳斩之于钜里,而遣弟恩救,会诞败引还。琳既不能授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

琳以孙亮始亲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还建业,称疾不朝,筑室于朱雀桥南,使弟威远将军据入苍龙宿卫,弟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幹、长水校尉□分屯诸营,欲以专朝自固。亮内嫌琳,乃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琳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琳。亮妃,琳从姊女也,以其谋告琳。琳率众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遂围宫。使光禄勋孟宗告庙废亮,召群司议曰:“少帝荒病昏乱,不可以处大位,承宗庙,以告先帝废之。诸君若有不同者,下异议。”皆震怖,曰:“唯将军令。”琳遣中书郎李崇夺亮玺绶,以亮罪

状班告远近。尚书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杀之。

典军施正劝琳征立琅邪王休，琳从之，遣宗正楷奉书于休曰：“琳以薄才，见授大任，不能辅导陛下。顷月以来，多所造立，亲近刘承，悦于美色，发吏民妇女，料其分者，留于宫内，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余人，习这苑中，连日续夜，大小呼嗟，败坏藏中矛戟五千余枚，以作戏具。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自是大主所创，帝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帝于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诸宗亲，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过重，曾无一言以谏陛下，而与敌往来，使传国消息，惧必倾危社稷。推案旧典，运集大王，辄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斩承。以帝为会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侧。”

琳遣将军孙耽送亮之国，徙尚于零陵，迁公主于豫章。琳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休既即位，称草莽巨，诣阙上书曰：“臣伏自省，才非干国，因缘肺腑，位极人臣，伤锦败驾，罪负彰露，寻愆惟阙，夙夜忧惧。臣闻天命棐谏，必就有德，是以幽、厉失度，周宣中兴，陛下圣德，纂承大统，宜得良辅，以协雍熙，虽尧之盛，犹求稷契之佐，以协明圣之德。古人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虽自展竭，无益庶政，谨上印绶节钺，退还田里，以避贤路。”休引见慰喻。又下诏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兹际会，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庙。朕用恍然，若涉渊冰。大将军忠计内发，扶危定倾，安康社稷，功勋赫然。昔汉孝宣践阼，霍光尊显，褒德赏功，古今之通义也。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据右将军，皆县侯。幹杂号将军、亭侯。□亦封亭侯。琳一门

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琳奉牛酒诣休，休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布以言闻休，休衔之，恐其有变，数加赏赐，又复加恩侍中，与琳分省文书。或有告琳怀怨侮上欲图反者，休执以付琳，琳杀之，由是愈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许焉，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皆令装载，所取武库兵器，咸令给与。将军魏邈说休曰：“琳居外必有变”，武卫士施朔又告“琳欲反有征”。休密问张布，布与丁奉谋于会杀琳。

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琳闻之，不悦。夜大风发木扬沙，琳益恐。戊辰腊会，琳称疾。休强起之，使者十余辈，琳不得已，将入，众止焉。琳曰：“国家屡有命，不可辞。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还。”遂入，寻而火起，琳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烦丞相也。”琳起离席，奉、布目左右缚之。琳叩首曰：“愿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吕据？”琳复曰：“愿没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据为奴乎！”遂斩之。以琳首令其众曰：“诸与琳同谋皆赦。”放仗者五千人。□乘船欲北降，追杀之。夷三族。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斫其木而埋之，以杀鲁育等故也。

琳死时年二十八。休耻与峻、琳同族。特除其属籍，称之曰故峻、故琳云。休又下诏曰：“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琳兄弟所见残害，可为痛心，促皆改葬，各为祭奠。其罹恪等事见远徙者，一切召还。”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也。父逸，汉末避乱江东，官至长沙太守。兴少有士名，孙

权时除上虞令，稍迁至尚书左曹，以五官中郎将使蜀，还为会稽太守。时琅邪王休居会稽，兴深与相结。及休即位，征兴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外黄侯。

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杨湖田，作浦里塘。诏百官会议，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兴迁为丞相，与休宠臣左将军张布共相表里，邦内失望。

七年七月，休薨。左典军万彧素与乌程侯孙皓善，乃劝兴、布，于是兴、布废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践阼，加兴侍郎，领青州牧。彧谮兴、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兴、布，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

评曰：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若躬行所与陆逊及弟融之书，则悔吝不至，何尤祸之有哉？滕胤厉修士操，遵蹈规矩，而孙峻之时犹保其贵，必危之理也。峻、琳凶竖盈溢，固无足论者。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协张布之邪，纳万口之说，诛夷其宜矣。

【译文】

诸葛恪字元逊，是诸葛瑾的大儿子。从小就出了名。二十岁官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人随侍太子孙登讲论六艺，在一起做太子的宾友。从中庶子转升为左辅都尉。

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脸很长，像驴，孙权大会群臣时，叫人牵一头驴进来，在驴脸上贴了长标签，上面写了诸葛子瑜几个字。诸葛恪跪下来说：“请给我一支笔增加两个字。”孙权同意了他的要求给他笔。诸葛恪在标签下面接着写了“之驴”二字。在座的人都欢笑起来，孙权于是把驴赐给

了诸葛恪。过几天又见了面，孙权问诸葛恪说：“你父亲和你叔父哪个更有才能？”诸葛恪回答说：“我父亲好一些。”孙权问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我父亲知道应该为谁做事，我叔父不知道，所以说我父亲好一些。”孙权又大笑起来。叫诸葛恪为大家依次斟酒，斟到张昭面前，张昭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不肯再喝，对诸葛恪说：“这不是敬养老人的礼节。”孙权说：“你如果能让张公理屈辞穷，那么他就应当喝酒了。”诸葛恪反驳张昭说：“过去师尚父九十岁时，还执旗持钺，仍然没有告老。现在带兵打仗的事，将军在后，吃饭喝酒的事，将军在前，怎么能说不敬老呢？”张昭终于无话可说，于是满满喝了一杯。后来蜀国的使节到来，群臣都来会见，孙权对使节说：“这位诸葛恪喜欢骑马，回去后告诉你们丞相，给他送匹好马。”诸葛恪立即跪下拜谢。孙权说：“马还没有送到为什么就谢恩呢？”诸葛恪回答说：“蜀国是陛下的外马房，今天下了恩诏，马一定会送到的，怎么敢不谢恩呢？”诸葛恪的才思敏捷，都和这类事相似。孙权觉得他很寻常，想安排具体的事情考察他，任命他代理节度的职务。节度掌管军队的粮食供应，往来文书繁琐，不是他的爱好。

诸葛恪以为丹杨山势险峻，人民大都果敢强劲，以前虽然发兵征讨，只是得到边缘县份的平民，其余处在深远山区的人，不能全部捉住，多次自己请求出任丹杨的长官，说三年之间就可以得到武士四万人。众人商议都认为丹杨郡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个郡邻接，面积数千里，山谷万重，住在偏僻的深山老林里的人，没有进过城，没有见过官吏，都拿着武器在野外，最后老死在丛林中。一贯作恶而逃亡的人，都结合在一起逃窜。山里出产铜铁，他们自己铸造铠甲兵器。那里的习俗爱好武功，演习对阵，崇尚力气，他们登山越险，

穿过荆棘丛生的地方,好像鱼儿在水里游动,猿猴在树上腾跃一样。时刻在观察寻找可乘的机会,出来骚扰劫掠,往往要官府出兵征讨,寻找他们藏身的巢穴。他们打仗时蜂拥而来,打败了就像鸟儿一样四处逃窜,自前世到现在,一直不能控制他们,都认为是困难的事。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听说这件事后,也认为这件事难以办到,叹息说:“诸葛恪不可能使我家兴旺,将要使我们遭灭族之祸了。”诸葛恪尽力陈述必定取胜的道理。孙权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兼任丹杨太守,拨给他手执柴戟的骑兵三百人。授官仪式完毕后,命令诸葛恪准备好仪仗,击鼓吹箫,引导回家,当时诸葛恪只有三十二岁。

诸葛恪到任后,就写信给四郡所属县的长官,让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管辖的地界,整顿建立军队,服从教化的平民,都让他们定居下来。于是部署诸将领,分兵扼守于幽深险要的关口,只管修缮好营房工事,不和他们交战,等到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就纵兵收割,连种子都不留下来。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又收不回来,平民都已定居,山里一点粮食都进不去,于是山里的人饥饿穷困,渐渐地出山投降。诸葛恪又告诫下属说:“山里的人改掉恶习服从教化,都应当安抚慰问,让他们迁居到外县,不得嫌弃怀疑,扣押拘禁他们。”白阳县长胡伉得到投降的山民周遗,周遗过去是作恶的山民,被困难所逼迫暂时出山,内心还打算反叛,胡伉把他绑送到郡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教令,就杀了他巡行示众,并把这件事写了公文上报朝廷。百姓听到胡伉因捉人而犯罪被杀,知道官府只是想让山民出山而已,于是扶老携幼出山,一年过后,降服的人数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诸葛恪自己率领一万人,其余的人分给了诸将。

孙权称许他的功劳,派遣尚书仆射薛综慰劳他的军队。薛综先移文给诸葛恪等

人说:“山越的人民依仗险要的地势,不肯臣服已经有几代了,对他们宽容一些就动摇不定,逼急了就狼狈逃窜。皇帝发怒,命令将军西征,在朝内授给神奇的策略,军队的威名远震在外。兵器没有染上血迹。铠甲不曾沾上汗水。元凶首恶就被杀掉,党羽归顺了正义,清除深山密林地区的盗寇,进献俘虏十万人。这样野外不再有遗留下来的贼寇,城邑里也没有残存的奸人了。不但扫除了凶恶,而且又充实了兵员。藜藿稂莠,都变为有益的草,魑魅魍魉,也变成了勇猛的战士。虽然这实际是国家的声威加于他们的缘故,但也确实是元帅亲自到达所造成的。虽然《诗经》赞美俘虏敌人,审讯祸首,《易经》称许杀掉罪魁;周朝的方叔、召伯虎,汉朝的卫青、霍去病,怎么能和将军相提并论?功绩越过了古人,勋劳超过了前世。主上欣喜高兴,在远处赞叹您的功劳。感念《四牡》诗所记载的慰劳使者归来的遗典,思慕凯旋归来告庙庆祝的旧礼制。所以派遣中台近官,迎接并犒劳赏赐将军,以表彰伟大的功绩,慰问辛勤劳苦的将士。”授予诸葛恪威北将军,封他为都乡侯。诸葛恪请求率兵屯田于庐江皖口,用轻兵袭击舒县,乘其不备俘获其民众回来。又往远处派遣侦察人员,察看道路与险要的地方,打算夺取寿春,孙权认为不可。

赤乌年间,魏国司马宣王谋划攻打诸葛恪,孙权正要发兵接应,望气的人认为出兵不利,于是让诸葛恪迁移到柴桑驻扎。诸葛恪给丞相陆逊写信说:“杨敬叔讲述高雅的理论,以为现在有作为的人物所剩无几,坚守道德和事业的已经没有几个人,应当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对上兴盛国家大事,在下互相珍重爱惜。又厌恶世俗之人喜欢互相毁谤,使已有成就的人,中途有所损伤,将要进用的人,思想不痛快。我听到这些,喟然叹息,实在使人拍节激愤。我以

为君子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孔子的门徒大约三千人,其中特别突出的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人,有亚圣的德名,但是各有所短,颡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端木赐不安分守己,何况他们以下的人,缺点就更多了!而且仲尼不因这几个人有缺点而不把他们当作朋友,不以人的所短弃其所长。更何况现在选拔人才,应当比古时候宽容,为什么呢?现在的形势错综复杂,而德才兼备的人缺乏,国家各部门的官员,常常苦于没有人担任。如果性情不邪恶,志在贡献才力,便可奖励任用,让他们在本职工作中尽量发挥才能。如果大体上称职,个人生活作风有不足的地方,都应当宽容,不应该一一责备。并且对有才能的人不能从细微处苛刻要求,如果苛刻要求的话,那么古时的圣贤也不是完美无缺,何况和他们相差甚远的人呢?所以说用道德完善的标准衡量人就困难,用普通人的标准衡量人就容易,这样贤明还是愚钝就可以知道了。自汉朝末年以来,中原士大夫如许子将之辈,之所以不断毁谤非议,有时甚至引起祸端,追究其原因,并非为了大仇,只是因为没用礼教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专门以公正的道理来责备别人。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礼教,别人就不服气。以公正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别人就受不了。内心不佩服别人的行为,又受不了别人的责备,那么就不能不互相怨恨。互相怨恨的情绪一产生,小人就会有机会在中间钻空子。钻了空子,那么多次传播的谣言,日积月累的谗言,就会杂乱并至,即使让非常了解非常亲近的人听到这些话,也难以判断真假,何况是已经有了隔阂,本来就不明白事理的人呢?所以,张耳、陈馥到了互相杀害的地步,萧育、朱博不能友好到底,其原因就在这里。不放过别人的小过失,在细小的事情上互相责备,久而久之,家家户户就会互相埋怨,一国之内

就不会有品行完美无缺的士人了。”诸葛恪知道陆逊听了谗言而猜疑自己,所以就多方面阐述这个道理并称赞它的深刻含义。恰巧赶上陆逊死了,诸葛恪升为大将军,受假节称号,驻扎在武昌,代替陆逊兼任荆州刺史。

过了一段时间,孙权生了病,而太子的年龄尚小,于是征召诸葛恪以大将军的身分兼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兼太子少傅。孙权病重了,召见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把后事托付给他们。

第二天,孙权死了。孙弘平时与诸葛恪不和,害怕被诸葛恪惩处,就封锁孙权死去的消息,想假传皇帝的诏书除掉诸葛恪。孙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诸葛恪,诸葛恪请孙弘来商量事情,在座席上杀了他,于是发布孙权的死讯,穿上丧服。给弟弟公安督诸葛融写信说:“本月十六日乙未时,大行皇帝抛下万国,所有大小臣民,莫不悲伤悼念。至于我们父子兄弟,都受到特殊的恩典,不只是凡庸的下属,所以悲恸非常,肝心都已破碎分裂。皇太子在丁酉日即皇帝位,我的悲哀和喜悦交错在一起,不知所措。我身受临终遗命,辅助幼主,自己私下估量,才能不及博陆而受姬公负图的托付,害怕达不到霍光辅佐汉昭帝的成效,惟恐损伤了先帝托付重任的英明,所以忧虑惭愧,惶惶不安,想了很多很多事。况且老百姓厌恶当权者,一有行动,就受到注视,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现在我以愚笨的资质,处在保傅高官的位置上,困难多而智谋不足,任务重而谋略短浅,谁可以做我互相依靠的帮手呢!近汉之世,燕王和盖长公主互相勾结,造成上官桀等人图谋杀害霍光的祸乱,现在我处于和那时差不多的境地,怎么敢安适犹豫呀!弟弟所驻扎的地方,与贼人的地界犬牙交错,现在应当整顿军需器械,鼓励将士,比平时要更加

警戒防备,要想到不辞万死,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以报效朝廷,不辱没我们的先人。又诸将防守各有自己的地界,要担心贼人听到皇帝死去的消息,任意入侵。边境各官署,已经另下约束的文书,所属各领兵将官,不得任意放弃自己的防守任务,直接赶来奔丧。虽然都怀有悲伤不已的心情,但是公义胜过私情,伯禽丧服未完就领兵出征,如果违背了公义,就不只是小过错了。以亲近的人作样子,去纠正疏远的人,这是古人明确告诫的。”诸葛恪改授太傅。于是裁除多余的军政官员,取消设置耳目之事,免除拖欠的赋税,取消关税,各项政事都注重给百姓以恩惠,百姓没有不高兴的。诸葛恪每次出外,百姓引颈相望,都想看看他的相貌。

当初,孙权于黄龙元年迁都建业,黄龙二年修筑东兴堤以阻挡湖水。后来征伐淮南郡,反而被湖内的船只打败,因此废堤不再修治。诸葛恪于建兴元年十月在东兴征集人力,再次修筑大堤,左右两端依山各筑城一座,每城留下一千人,让全端、留略分别守卫两城,诸葛恪率军回建业。魏国因吴军进入它的疆界,耻于受到侮辱,命令大将胡遵、诸葛诞等人率军七万人,想围攻两坞,图谋毁坏阻遏湖水的堤坝。诸葛恪发兵四万人,日夜赶路前往救援。胡遵等人命令各部造浮桥渡过湖面,把军队摆在堤上,分兵进攻两城。城建于高而险峻的地方,仓促之间攻克不下。诸葛恪派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等为先头部队。当时天寒下雪,魏国的诸将领聚会饮酒,见留赞等人的兵少,因而解开并放下铠甲,不拿矛戟。只带着头盔拿着刀和盾,解除戎装沿着堤岸戏嬉,并且哈哈大笑,不去严格整顿军队。留赞等人的士兵一上岸,立即鼓噪呐喊,乱砍乱杀。魏军受到惊扰,四散逃跑,争着渡过浮桥,桥毁坏断裂,跌入水中,又互相践踏。乐安太守桓嘉等人同时被淹

死,死者有几万人。过去叛变的将领韩综为魏国的前军监督,也被杀掉了。缴获车辆牛马驴骡各数千,物资器材堆积如山,整顿军容,班师而回。进封诸葛恪为阳都侯,加授荆州、扬州牧,管理监督内外诸项军队事务,赐给黄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一万匹。

诸葛恪于是有了轻敌的思想,刚在十二月战胜敌人,第二年春天,便又想出兵打仗。诸位大臣以为多次出兵征伐,将士疲劳,都一齐劝说诸葛恪,诸葛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坚决争谏,被人扶出来。

诸葛恪于是就撰写了一篇文章晓谕众人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不能有两个皇帝。做皇帝的不从事兼并天下的工作而单想把帝位传给后世子孙的,古今都未曾有过。以前战国时代,各个诸侯都自己依仗着地广兵强,互相可以援助,说这样政权就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别人不能危害他,于是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害怕劳苦。致使秦国得以渐渐强大,终于吞并了他们,这都是过去的事实。至于近代的有刘景升在荆州,拥有兵卒十万人,资财粮食堆积如山,但他不及时趁曹操力量还很微小的时候,与他尽力竞争,反而坐观他强大起来,吞灭了诸袁。北方全部平定之后,曹操率领三十万军队向荆州开来,当时虽然有聪明的人,但却不能出谋划策,于是刘景升的儿子,反缚双臂请求投降,成为俘虏。凡敌对的国家都想互相吞并,就像有仇的双方互相都想除掉对方。有仇敌而让他日益强大,祸患不在自己,就在后代身上,这是不能不做长远的考虑呀。过去伍子胥说:‘越国十年生养蕃衍人口,十年教育训练,二十年以后,吴国也许会战败而变成沼泽地呀。’夫差依仗着吴国强大,听到这些话后不屑一顾,所以杀了伍子胥而没有防备越国的思想,以至于到快要战败时才知道后悔,难道还来得及吗?越国比吴国弱小,

尚且是吴国的祸患,何况比越国强大的呢?过去秦国只有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尚且以此作为根据地吞并了六国,现在贼人全部得到了秦、赵、韩、魏、燕、齐六国九州之地。这些都是出人才产军马的地方。今天拿魏国比较古代的秦国,土地数倍于秦;拿吴国和蜀国和古代的六国相比,没有六国的一半大。然而今天之所以能抵抗魏国,只是因为曹操时候的兵员,到现在已经消耗完了,以后出生的还没有长大,正是贼方人少衰弱还未强盛的时候。加上司马懿先杀了王凌,接着他自己也死了,他的儿子还小,就独自执掌大权,虽然有智谋的人,但是不能得到任用。现在去征伐魏国,正是它倒霉的时候。圣人是会紧紧地抓住时机的,说的就是今天呀。如果顺着众人的想法,怀着苟且偷安的计划,以为长江天险可以世代保持,不考虑魏国的过去和现在,而以现在的状况轻视以后的变化,这正是我长长叹息的缘故啊。自古以来,应当全力以赴增加人口,现在贼方人口年年月月增加,只是因为年龄还小,还不能够使用。如果在十几年以后,魏国的人口一定比今天多一倍,而我国驻扎强兵的地方,都已经空虚,看来只有这些人可以定大事。如果不早使用他们,徒然端坐,使他们白白地老去,再等十几年,大约要减少一半人口,而其子弟的人数也是不够的。如果贼方人口增加一倍,而我方兵力损失一半,虽然让伊尹、管仲来策划攻打它,也未必能把它怎么样。今天不通晓长远打算的人,一定以为我的这些话是迂腐的。祸患没有到来而预先忧虑,这是众人以为是迂腐的地方。但等到灾难来临,然后叩头屈膝,这样虽然有智谋的人,也不能想出办法了。这是古今的通病,不光是今天一时的情况。过去吴国开始以为伍子胥的想法是迂腐的,所以大难临头而没有办法解救。刘景升不能考虑到十年以后的事,所以没有什么留给他

的子孙。今天我诸葛恪并没有具备大臣的才能,而被大员委任给萧何、霍光一样的重任,智慧与众人相同,思想不能考虑很远,如果不在今天为国家开拓疆域,瞬息之间年龄就会老了,那时仇敌更强大,想刎颈自杀以谢罪责,难道还有什么用处吗?现在听说众人因为百姓尚且贫困的缘故,想尽量让他们休养生息,这是不知道忧虑大的危难,而只喜欢做小恩小惠的事呀。过去汉高祖幸运地已拥有三秦之地,但他为什么不闭关守险,自己享受娱乐,却要出关攻打楚霸王,身上带着创伤,衣服甲冑上生了虱蚋,将士忍困受苦,难道是喜欢打仗而忘记了安宁吗?这是考虑敌我最终不能长久共存呀。我每次读到荆邯劝说公孙述出兵谋取天下的谋略,近来又见到家叔父上表陈述与贼人争夺天下的计策,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的。我整夜辗转反侧,所考虑的就是这些,所以分条陈述我愚笨的想法,送到诸君的身旁。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志向计划不能实现,想让后来的人知道我所忧虑的事,以后再谋求解决的办法。”众人都以为诸葛恪这些议论是想为自己的主张必须实行寻找借口,然而没有人敢再辩驳。

丹杨太守聂友平素与诸葛恪友好,他写信劝谏诸葛恪说:“大行皇帝本来就有遏制东关的计划,计划没有实行。现在您辅佐大业,完成先帝的遗志,若贼寇从远方来送死,将士们依赖皇朝威德,很快就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这岂不是宗庙神灵和国家的福音吗?因此目前应当暂且按兵不动,保养锐气,观察到可乘之机再行动。如今乘着打了胜仗的形势,又想大量出兵,于天时不利,而勉强任意办事,我心里觉得不安。”诸葛恪写了前面的文章之后,又写信答复聂友说:“足下虽然讲了顺其自然的道理,然而没有看到胜负存亡的大局。仔细读一读我这篇文章,就可以得到启发明白道理了。”于是他违背众人的意见出兵,

大批征发各州郡二十万人马,百姓骚乱,诸葛亮开始失去了人心。

诸葛亮打算在淮南炫耀武力,驱赶老百姓,有的将军提出疑问说:“现在率军深入边界上的老百姓,必定相率远逃,恐怕士兵劳苦而战功很少,不如只围困合肥新城。新城被围困,救兵一定会到,等救兵来到再想办法打败它,便可以大获全胜。”诸葛亮听从了这个建议,军队折回包围了新城。战斗持续了几个月,新城没有攻下,士卒劳苦不堪,因天气暑热而饮用生水,患腹泄和脚气病的人有一多半,死的伤的到处都是。各营军官天天报告病人很多,诸葛亮以为是说假话,想杀汇报的人,从此没有人敢报告了。诸葛亮内心考虑攻新城是失策。又耻于攻城不下,愤怒的颜色表现在脸上,将军朱异有一些不同看法,诸葛亮发怒,立刻剥夺了他的兵权。都尉蔡林屡次陈述用军之计,诸葛亮都不采纳,他就骑马投奔魏国去了。魏国知道吴国战士疲劳多病,于是让援兵前进。诸葛亮率军离去。士卒又伤又病,一路上都是,有的困顿倒毙于坑沟之中,有的被敌人俘虏,活着的愤恨不已,死去的更使人痛心,大大小小都呼天号地。而诸葛亮安然自如。外出在中洲上住了一个月,打算到浔阳县去开垦田地,召他回去的诏书接连不断,才慢慢领兵回来。从此广大人民对他失望,对他的怨恨情绪也产生了。

秋八月军队回到建业,排列仪仗队由人引导着,回到大将军府。随即召见中书令孙嘿,厉声说道:“你们怎么敢几次胡写诏书?”孙嘿惶恐惧怕辞谢出来,因疾病发作回家。诸葛亮出征离开以后,选曹奏准任命的令、长等各级官员,一概罢免重新任命。他愈来愈显得威严,经常怪罪人,要进见他的人,没有不惶恐不安的。又改换警卫人员,用他亲近的人来担任,又命令军队严阵以待,想向青州、徐州进军。

孙峻因为民众的许多怨恨,大家对诸葛亮的厌恶,就构陷他想制造祸乱,与孙亮商量,置酒请诸葛亮赴宴。诸葛亮将要晋见孙亮的晚上,精神烦躁不安,整夜不能入睡。天亮了起来准备洗漱,闻到水里有腥臭味,侍候他的人递给他衣服,衣服也有臭味。诸葛亮对这种变故很奇怪,换了水又换了衣服,臭味和原来一样,感到惆怅伤感,很不愉快。整装完毕快步走出来,狗咬住了他的衣服,诸葛亮说:“狗不想让我走吗?”回来坐下。过了一会儿又起身,狗又咬住他的衣服,诸葛亮让随从赶开狗,就登车而起。

当初,诸葛亮将要出征淮南,一个孝子穿着丧服走进内房,随从的人禀报了这件事,诸葛亮命令在外房盘问孝子,孝子说:“不知不觉就走进来了。”当时内外守卫的人,都没有看见,众人都觉得很奇怪。在他出行之后,所坐厅堂的大梁从中间断了。从新城出来住在东兴,白虹出现在他的船上,回来后拜祭蒋陵,白虹又环绕着他乘坐的车子。到将要朝见时,停车在宫门外面,孙峻已在帷帐内埋伏了士兵,恐怕诸葛亮不按时进来,事情泄露,孙峻便自己出来见诸葛亮说:“使君如果身体不舒服,自然可以等以后再朝见,我会向主上详细禀告。”想用这些话试探诸葛亮。诸葛亮回答说:“应当自己坚持入朝。”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人秘密写条子给诸葛亮说:“今天陈设不同于往常,担心有其它原因。”诸葛亮看了条子后省悟离去,还没走出宫殿内门,碰到太常滕胤,诸葛亮说:“突然感到腹痛,不能忍着上朝了。”滕胤不知道孙峻的阴谋,对诸葛亮说:“您自从行军回来后还没有朝见,今天主上设酒宴请您,您已经到门口了,应该尽量进去才是。诸葛亮犹豫着又返回来。带剑穿鞋上殿,拜谢了孙亮,坐在位置上。酒斟上来,诸葛亮怀疑而没有喝,孙峻因而说:“使君的病还没有

痊愈,应当带有常服的药酒,自己可以取用它。”诸葛恪的心情于是安定了,另喝自己准备的酒。酒喝了几轮,孙亮回到内殿。孙峻起身上厕所,脱掉长衣,穿着短装,出来说:“有诏书拘捕诸葛恪!”诸葛恪受惊站起来,还没有拔出剑来,孙峻的刀连接砍来。张约也从旁边砍孙峻,伤了他的左手,孙峻随手砍张约,砍断了他的右臂。武装卫士都跑上殿来,孙峻说:“要杀的是诸葛恪,现在已经死了。”命令刀剑入鞘,于是打扫干净继续喝酒。

以前,有童谣说:“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就是影射石子岗,建业城南有长长的丘陵,名叫石子岗,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钩落,就是装饰皮带的东西,民间叫它钩铬带。诸葛恪果然被苇席裹了身体用竹蔑束在腰上,被抛到石子岗上。

诸葛恪的长子诸葛绰,任骑都尉,因为和鲁王的事有牵连,孙权把他交给诸葛恪,让诸葛恪教育他,诸葛恪用药酒毒死了他。第二个儿子诸葛竦,任长水校尉。小儿子诸葛建,任步兵校尉。听到诸葛恪被杀的消息,用车子载着他们的母亲逃跑,孙峻派骑督刘承于白都山追上,杀死了诸葛竦。诸葛建得以渡过长江,想往北逃奔魏国,走了几十里路,被追兵捉住了。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和常侍朱恩等人,都被灭绝了三族。

当初,诸葛竦屡次劝谏诸葛恪,诸葛恪不听从,因此常常忧虑惧怕惹祸。诸葛恪死后,临淮人臧均上表请求收葬诸葛恪,说:“臣听说响雷闪电,不会是一整天,大风猛吹,很少终日不停,然而还要接着飘云下雨,用以滋润万物。这样看来,天地发威不能持续十二天,帝王发怒,不应该任性尽情。臣狂妄愚昧,不知道忌讳,胆敢冒着破家灭身的罪名,以请君王的恩泽。念及已故太傅诸葛恪能继承父祖遗留的杰出功

勋,他的几位伯叔父遇到汉朝国运已尽,九州鼎立,分别依托魏、蜀、吴三方,都能忠实勤劳,兴隆帝王的事业。到了诸葛恪,生长在吴国,被吴主的教化所陶冶,得到英拔俊伟的名声,服事吴主已有几十年了,没有萌生祸乱之心,先帝把伊尹、周公一样的重任托付给他,把日理万机的大事交付给他。诸葛恪生性刚愎自用,骄傲自负而盛气凌人,不能谨慎地维护国家政权,使国内安定,为了建功立业,使军队辛劳在外,不满一年三次出兵,使军民白白地消耗,掏空了府库所藏物资,独自把持政权,罢免任用官吏都由着他的意见,凭借刑法威吓百姓,大小官员都不敢出声。侍中武卫将军都乡侯孙峻和他一起受先帝委托的诏命,看到他侵权暴虐,一天甚于一天,恐怕将要使天下动荡不安,使国家政权倾覆危亡,他奋威大怒,精诚贯通于天,计谋考虑比神明还高超,智慧勇敢百倍于荆轲、聂政,亲手拿着锋利的刀,诛杀诸葛恪于殿堂之上,功勋超过了朱虚侯和东牟侯。国家的大害,一个早上被扫除,用快马驮着他的头颅巡回示众,全军欢呼跳跃,日月增添了光辉,风尘已经平息下来,这实在是祖先的神灵在天上和人间显示的征兆。今天诸葛恪父子三人的头颅,悬挂在市中已经几天了,观看的人有好几万,骂声汇积成大风。国家使用重刑,没有人不受到震动,老老少少,都看到了这种景象。人们观察万物时,都是乐极生悲,看到诸葛恪显贵兴盛,世上没有比得上他的人,身居台辅之位,经历了好多年,今天被诛杀灭族,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看到这个情景,感情自然会起伏不平,能不感到悲伤吗?况且已经死去的人,与土壤同归一处,凿挖砍刺的刑罚,不可能再施加了。希望圣朝效法天地,发怒不超过十天,让他的乡亲或者过去的部下和百姓,用士兵的标准收验他,赐给他三寸厚的薄棺。从前项籍,还得到礼遇埋葬的恩赐,韩

信也获得了收殓的恩惠,在这里汉高祖显现了如神之明的声誉。希望陛下发扬三皇的仁德,开启怜悯的心情,让国家的恩泽也加到罪犯的尸骸上,受到永无休止的恩惠,把这些恩德宣扬到远方,使天下人民有所惩戒又有所劝勉,岂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吗?过去栾布违反汉高祖的诏令祭奠彭越,臣憎恨这种作法,不先请示皇帝,而独断专行纵情蛮干,他没有被杀掉,实在是侥幸呀。今天臣下不敢公开宣扬我的愚情,以显露皇上的恩惠,只好恭敬地写这份表文,冒昧陈述想法,乞求圣明的主上哀怜采纳。”于是孙亮、孙峻允许诸葛恪的过去的部下收殓埋葬他,就在石子岗找到了他的尸体。

当初诸葛恪撤退军队回来时,聂友知道他将要败亡,曾写信给滕胤说:“当人强盛的时候,可以把山推倒,使河流改道;一旦失败处于困境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就各式各样了。说到这些,使人悲叹。”诸葛恪被杀后,孙峻猜忌聂友,想调任他为郁林太守。聂友的病发作忧虑而死。聂友字文悌,是豫章郡人。

滕胤字承嗣,北海剧县人。他的伯父滕耽、父亲滕胄和刘繇是乡里世交,因为世道混乱,他们渡过长江依附刘繇。孙权做车骑将军时,任命滕耽为右司马。滕耽素以为人宽厚著称,但他过早地去世,没有继承人。滕胄善于写文章,孙权用宾客的礼节接待他,军队和国家的文件,经常让他修改润色。不幸他也短命。孙权做吴王后,追记过去的情义,封滕胤为都亭侯。滕胤从小就很有志节操守,仪表秀美。成年后娶公主为妻。三十岁时,他离家出任丹杨太守,又改在吴郡、会稽任职,所到之外都为人们称扬。

太元元年,孙权卧床不起,他来到京都,留任太常,和诸葛恪等人一起接受遗

诏,辅佐朝廷。孙亮即位后,他加官为卫将军。

诸葛恪准备率领军队攻打魏国,滕胤劝诸葛恪说:“您在先君去世新君继任之际,接受了象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入朝安定本国朝政,出都摧毁强大敌人,名声响彻海内,天下人没有不被震动的,百姓的心里盼望得以依赖您而安宁。如果突然在大兴劳役之后,出动军队攻伐,就会使百姓疲惫,国力消耗,远方的君主也有了防范。如果攻打城邑不能取胜,野外作战没有收获,这样就会丧失以前的功劳,招致以后的责备。不如按兵不动,见机行事。况且战争是重大的事情,这种事情要依靠众人的力量才能成功。众人如果不高兴,您难道能独自安心吗?”诸葛恪说:“众人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看计谋的实际,只图苟且偷安的结果,而您又认为他们是对的,我还指望什么?由于曹芳昏愤顽劣,魏国的政权控制在臣子的手中,那里的官民本来就有异心。现在我利用国家的财力,凭借战胜的威势,进攻哪里不能取胜呢?”他任命滕胤为都下督,主持统理留守事务。滕胤白天接待宾客,夜里披阅文书,有时通宵不眠。

孙峻,字子远,他是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静生下孙贻,孙贻生下孙恭。孙恭任散骑侍郎。孙恭生下孙峻。孙峻从小就擅长射箭骑马,精明勇敢,胆大果断。孙权末年,他升为武卫都尉,任侍中。孙权驾崩前,他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兼任武卫将军,按惯例主管宿卫,封为都乡侯。诸葛恪被诛杀以后,他升任丞相大将军,督理朝廷内外所有军务,授予符节,进而封为富春侯。滕胤让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的岳父辞去官职,孙峻说:“鲧和禹罪过不相连累,滕侯要干什么?”孙峻和滕胤虽然内里没有什么恩惠,对外却互相包容。孙峻提升

滕胤的爵位为高密侯,两个人象以往一样地共事。

孙峻一向没有显赫的名声,他骄横阴险,杀害的人很多,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奸淫宫女,和公主鲁班私通。五凤元年,吴侯孙英企图谋杀孙峻,孙英因事情败露被处死。

五凤二年,魏国将领■丘俭、文钦率领部众叛乱,和魏人在乐嘉开战。孙峻率领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击寿春,正赶上文钦因失败而向吴国投降,军队就返回来了。这一年,蜀国派使者来行聘礼,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人想利用会见蜀国使者的机会杀了孙峻。事情败露,孙仪等人自杀,被处死的人有几十个,而且连及公主鲁育。

孙峻打算在广陵修筑城墙,朝中大臣知道那里不能修筑城墙,但因为害怕孙峻没有人敢说。只有滕胤劝谏阻止孙峻,孙峻不听,他的工程结果没有成功。第二年,文钦劝孙峻出征魏国,孙峻派文钦和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从江都进入淮河、泗水一带,谋取青州和徐州。孙峻和滕胤来到石头,就势为他们饯行,他带一百多随从进入吕据的军营,吕据指挥军队整齐肃穆,孙峻厌恶他,就推说心痛离开了。于是他梦见自己被诸葛恪击打,因恐惧发病而死,当时他三十八岁,把后事托付给孙谡。

孙谡,字子通,和孙峻是同一个祖父。孙谡的父亲孙绰是安民都尉。孙谡起初任偏将军,到孙峻死后,他任侍中中卫将军,统领朝廷内外所有军务,接替孙峻主持朝政。吕据听说后大怒,他和许多将领联名,共同呈表推荐滕胤任丞相。孙谡改任滕胤为大司马,接替吕岱驻守武昌。吕据率军返回,派人通报滕胤,想共同废黜孙谡。孙谡听说这消息,派他的堂兄孙虑率兵在江

都迎击吕据,派天子使臣去命令文钦、刘纂、唐咨等人联合攻击吕据,派侍中左将军融、中书丞丁晏告诉滕胤,要捉拿吕据,并劝说滕胤应当迅速离开。滕胤认为灾祸连及自己,就扣留华融和丁晏,部署部队来自卫,召见典军杨崇、将军孙咨,把孙谡作乱的事情告诉他们,强迫华融等人,让他们写信责问孙谡。孙谡不听,反而呈表告发滕胤谋反,对将军刘丞许下封爵的诺言,让他率领骑兵急速攻打围困滕胤。滕胤又胁迫华融等人,让他们假造诏令征调部队。华融等人不干,滕胤把他们都杀了。滕胤神色不变,谈笑如同往常。有人劝说滕胤率兵到苍龙门,将士看到您出来,必定离开孙谡投奔您。当时夜色已经很深,滕胤倚仗和吕据有约定,又很难发动部队突围,就以命令约束部下,说吕侯已经在附近的道路上,所以他的部下都为他竭尽死力,没有逃离的人。当时天刮大风,将近拂晓,吕据没有到。孙谡的部队大规模开战,终于杀了滕胤和他的将士几十个人,夷灭滕胤三族。

孙谡升为大将军,授予符节,封为永宁侯。他倚仗自己的尊贵,非常傲慢,经常干无礼的事情。起初,孙峻的堂弟孙虑参与诛杀诸葛恪的阴谋,孙峻厚待他,他官做到右将军、无难督,授予他符节和伞盖,让他总理朝中九官的事务。孙谡给孙虑的待遇比孙峻的时候少,孙虑很生气,他和将军王■企图谋杀孙谡。结果孙谡杀了王■,孙虑便服毒而死。

魏国大将军诸葛诞占据寿春叛魏,他保守城邑请求投降。吴国派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率领三万兵马前往救援。魏国镇南将军王基率军包围了诸葛诞,文钦等人突破了魏国的包围,进入城内。魏国把朝廷内外二十多万部队都调来增加对诸葛诞的包围。朱异率领三万人马屯守安丰城,作为文钦的援军。魏国兖州刺史州泰在阳渊抗击朱异,朱异败退,被州泰追击,

死伤两千人。孙詡这时大规模出动部队，屯守钹里，再派朱异率领将军丁奉、黎斐等人的五万人攻打魏国，把辘重部队留在都陆。朱异驻守黎浆，派将军任度、张震等人召募壮士六千人，在驻地西面六里处架设浮桥在夜间渡过去，修筑半月形的堡垒。但他们被魏国监军石苞和州泰打败，军队退却奔向高地。朱异再次制造车箱围逼五木城。石苞和州泰攻打朱异，朱异败回，魏国太山太守胡烈用五千奇兵从隐秘的道路袭击都陆，把朱异的军备粮食全部焚毁。孙詡授予朱异三万人，让朱异决一死战，朱异不服从命令，孙詡钹里杀了他，而派弟弟孙恩去救援，正赶上诸葛诞战败，孙恩便率兵返回。孙詡既不能救出诸葛诞，又使部队遭到惨败，还亲自杀死著名的将领，因而没有人不怨恨他。

孙詡因为孙亮开始亲自主持朝政事务，对他提出很多责难，他十分害怕。返回建业，他推托有病，不去朝拜孙亮，在朱雀桥南边修建宫室，派弟弟威远将军孙据进入苍龙宿卫，弟弟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孙闾分别驻守各个军营，想用这个办法垄断朝政，巩固自己。孙亮心里嫌弃孙詡，就追查鲁育被杀害的原委，责怪恼恨虎林督朱熊、朱熊的弟弟外部督朱损没有纠正孙峻的错误，就命令丁奉在虎林杀了朱熊，在建业杀了朱损。孙詡提出劝告，不被采纳，孙亮终于和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商量诛杀孙詡。孙亮的妃子是孙詡堂姐的女儿，她把密谋告诉孙詡。孙詡率领部众连夜袭击全尚，派弟弟孙恩在苍龙门外杀了刘承，于是包围了皇宫。孙詡派光禄勋孟宗到宗庙祭告废黜孙亮，又召集群臣商量说：“年轻的皇帝荒淫昏愤，不能处于皇位，奉祀宗庙，已经祭告先帝把他废黜了。各位如有不同意的，提出异议吧。”大家都很震惊，说：“完全听将军的命令。”孙詡派中书郎李崇夺取孙

亮的印玺绶带，把孙亮的罪状向各地颁布。尚书桓彝不肯署名，孙詡恼怒，便杀了他。

典军施正劝孙詡征立琅邪王孙休，孙詡听从他的建议，派宗王孙楷向孙休奉献章表说：“我由于才能薄弱，被授以重任，却不能辅佐引导陛下。近几个月来，发生了很多事情。陛下的亲信刘承喜欢女色，征调官民家中的女子，挑选其中漂亮的，留在宫廷里面。选取部队中的年轻人十八岁以下的三千多人，在御花园中训练他们，日夜不停，大呼小叫，破坏仓库里的矛戟五千多枝，用来作娱乐器具。朱据是先帝的老臣，他的儿子朱熊和朱损都继承了父亲本性，以忠诚道义自立于世。从前杀害小公主的，本来是大公主发难的，天子不重新查清事情的原委，就杀了朱熊和朱损。对陛下劝谏，不被采纳，所有的臣下没有不暗中叹息的。天子在宫中制作小船三百多艘，用金银做成，技工昼夜不得休息。太常全尚，几代蒙受恩泽，却不能督察各亲属，因而全端等人弃城投奔了魏国。全尚的地位过于贵重，竟没有一句话劝谏陛下，却与敌人有往来，派人传递国家的消息，恐怕一定要危害国家。推究过去的典制，气运集中在大王身上，所以我们就在本月二十七日捉拿全尚，斩杀刘承。让天子为会稽王，派孙楷前去迎接。百官翘首盼望，站在道路两侧。”

孙詡派将军孙耽送孙亮去封国，把全尚流放到零陵，把全公主迁到豫章。孙詡心里洋洋得意，侮辱百姓崇拜的神灵，竟然烧毁设在大桥桥头的伍子胥庙，还破坏浮屠祠，斩杀道人。孙休即位以后，他自称“草莽臣”，到宫殿上书说：“我私下自我反省，才能不是国家栋梁之材，只是由于是天子的近亲，地位才居于所有大臣之上。这样必然损害了官爵的信誉，败坏了天子的名声，使我的罪责充分暴露。寻思我的罪恶，只有空出我的位置来，为此我日日夜夜

都感到忧虑恐惧。我听说上天的意旨是辅助诚信,必定亲近有德行的人,因此周幽王和周厉王失去法度,周宣王则由衰微而复兴。陛下具有神圣的德行,因而继承了帝位,应当得到优秀的辅佐,来协调和乐的局面。即使象唐尧那样伟大的君主,还要寻找象后稷和契那样的助手,来协助英明神圣的德行。古人有言说:‘施展能力来承担官职,没有能力的人就辞职。’我虽然竭力施展自己的能力,但对各种政务没有什么补益,谨此呈上印玺绶带符节斧钺,退回故里,以让开贤人的道路。”孙休召见他,安慰劝导他,又下诏书说:“我由于德行不良,在京外守卫屏障,赶上这个机会,众位王公大夫找到我这个人,让我奉祀宗庙。我为此怅然,好像徒步趟过深渊的流水。大将军忠诚的计谋发自内心,匡扶危急,平定叛乱,使国家安宁康乐,功勋卓著。从前汉宣帝登基,霍光的地位尊贵显赫。褒扬德行,奖赏功劳,这是古今普通的道理。所以任命大将军为丞相、荆州州牧,食邑五个县。”孙恩任御史大夫、卫将军,孙据任右将军,都封为县侯。孙干为杂号将军,封为亭侯,孙闾也封为亭侯。孙詡一家五人得到侯爵,都掌管禁卫军,权力压过天子,这是在吴国朝廷大臣中不曾有过的事情。

孙詡奉献牛酒,送给孙休,孙休不接受。孙詡就送给左将军张布,酒喝到尽兴时,他口出怨言说:“当初废黜幼主时,很多人劝我自己做皇帝。我认为陛下贤惠英明,所以把他迎接回来。皇帝没有我,就不能即位。如今我奉献礼品被拒绝,这是把我和一般的大臣同样看待,我必须重新改变计划。”张布把这话告诉孙休,孙休便惦记在心,害怕孙詡作乱,多次给予孙詡赏赐,还再给孙恩加官侍中,让他和孙詡分担批阅文书的职务。有人告发孙詡怀恨在心,欺侮皇上,企图造反,孙休把这个人抓起来交给孙詡,孙詡把这个人杀了。从此

孙詡更加惶恐,他通过孟宗要求外出屯守武昌。孙休答应了他的要求,竟然命令孙詡督率的中营精兵一万多人,都让他们跟着孙詡启程,孙詡取走的武器仓库中的兵器,全让他们带走。将军魏邈劝孙休说:“孙詡驻守在京外必定有阴谋活动。”武士施朔也告发“孙詡谋反有苗头”。孙休秘密询问张布,张布和丁奉策划在腊祭聚会时杀了孙詡。

永安元年十二月七日,建业城内传播流言,明说腊祭聚会有变故,孙詡听到这话,不高兴。夜里狂风拔出树木,扬起飞沙,孙詡更加恐慌。八日举行腊祭聚会,孙詡推托有病。孙休极力让他起身,派出使者十多个,孙詡没有办法,准备入宫,众人阻止他。孙詡说:“国家多次有命令,不能推辞。可以预先组织好部队,做家里起火,利用这个机会我可以迅速返回。他终于入宫,不久他家里火烧了起来,他要求回去。孙休说:‘外面士兵本来很多,不值得劳动丞相。’孙詡起身离开席位,丁奉和张布暗示手下人把他捆了起来。孙詡跪下磕头说:‘我愿意流放到交州。’孙休说:‘您为什么不流放滕胤、吕据?’孙詡又说:‘我愿意沦为官家奴才。’孙休说:‘为什么不让滕胤、吕据做奴才?’于是杀了孙詡,拿着孙詡的头命令他的部众说:‘所有和孙詡同谋的人都赦免。’顿时孙詡的部众有五千人放下兵器。孙闾乘船想投降北方,被追兵赶上杀了。夷灭了孙詡的三族。发掘出孙峻的棺木,拿走他的印玺绶带,把棺木砍碎,才把尸体掩埋,这是因为他杀害鲁育等人的缘故。

孙詡死时二十八岁。孙休认为和孙峻、孙詡同族是耻辱,特地从宗族中取消他们的名字,提到他们时就称为“死峻”、“死詡”。孙休还下诏令说:“诸葛恪、滕胤、吕据是在没有罪的情况下被死峻、死詡兄弟残酷杀害的,足以使人痛心,马上都给他们

改葬,分别为他们祭奠。那些受诸葛恪等人连累而被流放远方的,一概召他们回来。”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他的父亲濮阳逸在汉朝末年避乱到了江东,官做到长沙太守。濮阳兴年轻时有才子的名气,孙权时提拔他任上虞县令,逐渐升至尚书左曹,以五官中郎将的身分出使蜀国,回来后任会稽太守。当时琅邪王孙休住在会稽,濮阳兴和他交情深厚,密切往来。到孙休即位时,就征召濮阳兴任太常卫将军,治理军队和国家的要事,封为外黄侯。

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在丹杨修建湖田,筑起浦里塘。孙休下令百官聚集一起商讨此事,大家都认为费工很多而湖田不能保证成功,只有濮阳兴认为能够成功。于是就召集许多士兵和百姓前去施工,工程的费用不可胜数,士兵死的死,逃的逃,有的人干脆自杀,百姓非常怨恨濮阳兴。

濮阳兴升为丞相,和孙休宠信的大臣左将军张布互相成为内外的援势,国内的人民感动失望。

永安七年七月,孙休驾崩。左典军万

□平时和乌程侯孙皓友善,就劝濮阳兴和张布,于是濮阳兴和张布废黜孙休的嫡子,迎立孙皓为帝。孙皓登基后,为濮阳兴加官侍郎,让他兼任青州州牧。不久万□就诬陷濮阳兴和张布追悔先前废嫡立主的事情。十一月初一,百官入宫朝拜时,孙皓乘机收捕濮阳兴和张布,流放到广州,半路上又派人追杀他们,夷灭三族。

评论说:诸葛恪的才华气质,干练谋略,都为国人所称道,但是他又骄横又吝啬,即使是周公也会一无所成,何况这些毛病发生在诸葛恪身上。矜夸而且气势凌人,能不失败吗?倘若他能亲身实行他给陆逊以及弟弟诸葛融信中谈到的处世原则,那么悔恨的事情不会发生,又怎么能有灾祸呢?滕胤努力涵养士人的操守,循规蹈矩,但在孙峻时期还保持尊崇的地位,这是他的境遇必定危险的道理。孙峻、孙綝恶贯满盈,本来就不足挂齿。濮阳兴身居宰相的位置,他的思虑没有放在治理国家上,却去协助张布的邪恶,采纳万□的劝说,遭到诛灭恐怕是理所当然的。

(罗新 尹黎云 译)